

虎
魔
劍
俠



許吟秋著

武俠擊
技小說

虎
魔
劍
俠

下集

華新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虎魔劍俠

下集

實價壹元二角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許吟秋

發行者 王璞

印刷者 華新書局

總發行

北京西單中商場
天津大胡同路東

華新書局

外埠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武俠擊
技小說

虎魔劍俠目次

第六回

白蓮觀中綉鸞涉巨險
紅柳村內世傑締良緣

第七回

百花亭前英雄伏俠女
五柳莊上莽漢激仙師

第八回

光怪陸離小俠墮色網
朦朧惝恍青姑蹈情罟

第九回

戴月披星請來梅花俠
盜砂點穴攻破崑崙山

武俠擊
技小說

虎魔劍俠

下冊

許吟秋著

第六回

白蓮觀中綉鸞涉巨險
紅柳莊內世傑締良緣

却說阮綉鸞瞞住父母，飛上土牆，要往白蓮觀搭救同族阮家巧兒，綉鸞乃有名的黑衣女俠，各種本領俱皆精到，不弱於乃兄阮平，她在途中一陣躑躅，早來到白蓮觀外，綉鸞先往觀前觀後，巡視一番，方纔一聳嬌軀，躍上牆去，探頭對院中一看，見下面乃是一片廣場，僅正北有楹殿宇，殿內也黑黝黝的，沒有絲毫燈亮射出，綉鸞瞧見這種情景，知道此處並非正殿，尤其不是什麼客舍雲房，她當又竄房越脊，躡過兩層院落，見靠西一所房屋之中，燈燭輝煌，人聲歡笑，且有猜拳勸酒的聲音哩，綉鸞瞧看至此，急忙撲到西屋後脊，用個夜叉探海式兒，由溜水簷倒挂下去，再從窗戶白紙之上，用舌尖舐個小窟窿兒

閉着一目向內瞧時，只見大廳正中地上，擺着一席豐盛酒筵，上首坐着一位中年道士，年紀約有四十上下，靠着那道士肩下，便是一位公子，綉鸞認識此人，正是綽號花蝶兒的潘智，潘智對席兩個人兒，長得十分尷尬，綉鸞聽見阮興說過必係什麼高才計澤，她再瞧主位之上坐着一位妙齡道姑，容貌秀麗舉止輕薄，那不問而知必係觀主慧空仙姑，綉鸞見她手執銀壺，正勸潘智等人飲酒，並聽她笑吟吟的言道：「四公子兒你心境怎樣如此狹窄，料想那一個小姑娘兒，還有什麼想不開的，假若今夜再勸不醒，到了明天晚上，爲師給你一種妙藥，拿酒沖上，哄那女子飲了，包你不消費一點事兒即能成其良緣哩。」綉鸞聽了女真子言語，心內便暗暗罵道：「好個不識羞恥的賤人，真是傷天害理，玷辱清門，將來不知怎樣遭報應哩，綉鸞正在如此詛罵之際，忽聽潘智苦笑求道：「師父既有這樣靈藥，何不就在今夜賞給弟子哩。」潘智如此說後，她復見慧空仙姑笑言道：「徒兒有所不知，俺那一種妙藥，不是輕易使用得的，假若阮家小姑娘

兒，自己能够回心轉意，你二人魚水和偕，自有充分快樂，豈不比用藥強的多哩」。綉鸞因其說得此等污濁，不能再聽下去，當即一縮柳腰，仍舊回到房上，她想阮興白日之言，說巧兒是被監在觀後密室於是即擰轉身軀，望觀中最後一層殿宇躡去，綉鸞剛剛到了那兒，還沒跳下房去，便覺得自己脊領後面，有一股兵刃風來，綉鸞趕忙掉回臉兒，見身後追上的人，正是席間那個道士，手拿一柄雪亮亮的寶劍，向個人劈頭砍來，綉鸞那敢怠慢，拔出腰間鴛鴦寶劍，急架相還，二人敵對四五回合，那道士托地跳出窗外。用劍指着綉鸞問道：「呔，你這女子，姓甚名誰，怎敢來此觀中窺探啊」。綉鸞聽他此問，不便說出個人姓名，遂即厲聲喝斥道：「好個妖道，你不必問俺姑娘姓名，只問你們自己幾個人兒，辦的一些什麼事啊」。那道士正是玉清道人，他見綉鸞綺年玉貌，體段嫵娜，便早起了不好心意，他想自己在此白蓮觀中，人多眼雜，如何能够憤心如願，俺不如假作敗陣，將她引到廟外荒郊，那時用點法術將其禁住，豈

不由自己爲所欲爲嗎，玉清道人想至此處心內連說有理，當假作嗔怒神情，與阮綉鸞再鬪幾合，然後故意賣個破綻，虛砍一劍，望觀外敗陣而逃，綉鸞第一因年青，第二沒有戰鬥經驗，她見這道人劍法錯亂，落荒而逃，便認爲他真敗了，於是卽行躍出廟外，如飛趕去，玉清道人跑了百十步兒，卽停住脚步，與他復鬥幾合，這樣且戰且走，沒有多大工夫，引到一座森林地方，玉清道人至此時候，再不像方纔怯戰，便卽止步按劍言道：「你這女子不識好歹，俺老爺見爾年青，退讓好幾次兒，你還苦苦追趕，緊緊相逼，現在，我確不能再讓你了，過來，吃老爺一掌，玉清道人如此說罷，卽對綉鸞劈面照了一掌，玉清道人這種掌兒乃是有名的陰陽仙掌，從手中發出去的爲陰掌兒，擊在敵對的人身上，既不疼痛，也不麻痺，更沒一點傷損破壞，只是那被擊之人，却卽昏昏迷迷，如飲旨酒，如醉瓊醪，立刻失掉一切知覺，撲地倒落塵埃，任憑人家如何處治，假若要其甦醒，仍須玉清道人翻過手背再擊一陽掌兒，方如大夢初

回，宿醉纔醒哩，如今說那玉清道人，擊了綉鸞一掌，見她當時頭輕脚重，站立不住，咕咚一聲，倒落塵埃，王清道人瞧了，哈哈大笑兩聲，即行飛步上前，俯下身軀，打算將綉鸞揹入林中，施行那輕薄之事，沒想他剛走至跟前，即見一道紅色光線，蜿蜿蜒蜒，勢若遊龍，疾若閃電，由那遠遠天空裏面，一直向自己面上刺來，玉清道人本是崑崙門中弟子且練有紫電劍術如今一見這種紅光，便知是飛劍來到，他當下一伏身軀，向前躍了三五丈兒，回首呵了一聲，由口中吐出一道紫光也如同怪莽出洞巨蛟騰空，化作一柄紫光飛劍，凌空直上與飛來的那隻紅劍，在空中掀刺衝搏，左右盤迴，互相敵鬪起來，玉清道人在此緊急之時，對綉鸞心還未死，又當踏步上前，打算將她藏入林內，但他方纔興此念頭，即聞對面樹林之中。有人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玉清道人急忙舉目看時，只見路北松林之中，轉出一位少年女尼，頭戴白綾昆盧帽，身穿銀灰絲縐百摺衣，腰繫粉紅蝴蝶絲兒，白襪雲履手執犀尾塵拂，笑吟吟的走了來，玉

清道人借着晶瑩月光，對來的女尼仔細一看，他兒頭兒却像潑了一桶冰水，原來這位女沙門不是別人，却係太華上人門徒，與自己前師烏衣客一同學道，法名叫作白雲仙子是也。那惡道瞧看明白之後，心中轉怒恨道：「這個女亡人兒，平日仗着師姑地位，把我看不上眼，如今俺已擺脫崑崙，皈依禪剛教下，即便俺師尊烏衣客道長來了，也要與他見個高下，俺何必如此懼怕她哩，玉清道人想罷，當對白雲仙子厲聲喝道：「白雲師姑，你在江蘇茅山蓮花寺中，修煉你的劍術，却爲什麼奔波千里跑來山西臨汾地面，要多管貧道的事啊」。白雲仙子聽他如此的說，當用拂塵笑一笑指道：「好個無知的孽畜，你自亡叛離教規，違悖師訓，拜在五雲教祖門下爲徒，已經是無廉無恥，忘恩負義之徒，如今却又來到這裏，陷害良善人家女子，此等惡因巨惡人神俱不能恕你師烏衣客道長，業已飛劍傳書，通知各位師伯師叔，陳述爾的十大罪惡，並言遇見了你，無論牛擒，無論梟首，好歹要將你置於死地，以爲將來效尤者之警戒啊」。玉

清道人聞聽之後，便哈哈大笑一聲道：「好個無識賤婢，俺瞧在前師面上，方纔叫你一聲師姑，現在爾既翻轉臉皮，說出這許多狠話，俺也不能再行容情，和你客氣一絲半毫了」。白雲仙子聽了此言，滿心生嗔，隨即伸出纖纖玉手，對半空中的芙蓉劍兒，連指幾指，催得那柄紅光飛劍，儼如狂龍醉酒猛虎中風，一陣刺刺騰騰，只望紫電劍極力逼去，那玉清道人見此情況，焉肯示弱，遂亦口啊真言，向空中連道幾聲「疾……」，他那一隻紫電飛劍，更如山蛟受創，怪莽負傷，愈加發出她那野性，拚命的向上抵敵。白雲仙子見自己的飛劍，急切不能奏功，她當又使出幻化之術，對那劍喝聲「變變」，那半空的芙蓉寶劍，即由一變成二，二變成四，四變成八，八變成十六，如此變變化化，天空裏面便有千百隻燦爛紅光，自紫電劍圍圍圍去，玉清道人見她用此身外身法，當下微微一笑，於是急忙咬破舌尖，向半空中噴去，她那血光起處，也就化無數飛劍，將芙蓉劍一一敵住，白雲仙子，看見玉清道人有此法術，心中亦自詫異

，她正準備收回飛劍。再用天心五雷正法擊他，沒想到此時候，忽抬頭看見西南天空，飛來一道黃色光芒，長徑約八丈四五尺兒，寬有一尺左右，飛到的時候，戛戛然如同裂帛之聲，一直奔向紅紫兩道光線裏去，來回盤旋沒有幾遭，白雲仙子見那黃色之光，即向紫電劍颼的壓去，只聽咯吱一聲響亮，玉清道人那柄飛劍，便被拽擊下三四丈，白雲仙子看見此種情態，仔細對那黃光一看，心中便孜孜歡喜道：「我道這飛劍來得奇突，原來是師兄鐵面和尚法明到來哩，白雲仙子剛思至此，即見松林裏面跳出一個胖大和尚，頭戴黃色僧帽身穿黃布衲衣，足登黃色鞋襪，手挽珊瑚念珠，他一跳出林來，即對玉清道人指着罵道：「該死孽畜，爾即違反教規，悖逆師言，不爲道中人之所理，就該銷聲匿跡，遠遁山林，偷生苟活過這一世，却爲什麼恬不知恥，還要現身人世，來作這一些傷天害理事兒，現在，爾師烏衣道長，已撒下天羅地網，捉拿於你，你還不快束手就縛，讓俺送上崑崙仙峯聽候師祖發落尙待洒家來費事嗎？」玉清

道人見是鐵面和尚法明，心中更覺驚訝，他到此時知道恐懼無益，只好硬着頭皮上前言道：「師叔在上，聽弟子有下情上稟」法明見他對於方纔之言，完全不睬不理，反如此來和自己周旋，於是心中不覺勃然大怒向他大聲喝斥道：「胆大的畜生，俺教你快快就縛，跟我去見爾師烏衣道長，此尚是一片慈悲之心，指給你一條生路，爾現在還有什麼理由分辯嗎」。玉清道人明知狡辯不成，便擬收劍逃逸，法明那裏容他抽身，即用手望空一指，但見那隻黃龍飛劍，一時比一時猛烈，一刻比一刻緊逼，鬥到約有兩鐘熱茶時候便即倏奮神威，向紫電劍劃然刺去，好個玉清道人，他因爲自己的飛劍，被困於黃龍芙蓉包圍之中，他也是藝高人胆大，一面暗暗誦唸催劍秘訣，將他二人敵住，一面却又打狠主意，欲用陰陽仙掌去擊白雲仙子，沒想他剛起此念頭，即見黃龍劍緊迫下來，最後更聞法明禪師，口中喃喃有詞，唸動真言，用手指導他的劍兒，撤開了敵門，一直向自己頂門上劈來，玉清道人當欲收劍抵當，怎奈芙蓉劍纏繞不放，

倘不用劍抵拒，則自己赤手空拳，性命堪虞，玉清道人如此稍一猶疑，黃龍劍却早刺到，他當下只吓得魄散魂飛，正擬借劍光逃走之時，忽見一團斗大黑氣，由自己脚下往上疾滾，及至升到頭頂上面，只聽沙哪一聲巨聲，驚得跌倒於地，待他抬起頭來看時，則見一隻黑色飛劍，起在半空，將黃龍劍敵住，玉清道人看見之後，認得是師妹慧空仙姑的墨葵寶劍，你道他如何認得，原來崑崙崑崙兩派劍術，各有不同形式，各有玄奧機宜，崑崙劍術，發放出去，其形如同長虹，如同龍蛇夭矯，崑崙派的劍術，釋放出來，則是一團圓形，滴滴溜溜上直滾，所以玉清道人一見便認得哩，法明禪師看見對方來了助手，便向白雲仙子低聲吩咐道：「賢妹趁此時機，赶快進入松林，將那阮家女子馱起，送往貧僧飛龍寺中。」待俺降伏此等妖孽，回到飛龍寺內，再設法救他避醜得了。」白雲仙子聽了師兄之言，便急奔往林內，將阮綉鸞輕輕抱起，再解下她身上絲縲，縛於背上，然後便向芙蓉仙劍一招手兒，收了回來，她即借着閃爍劍光，凌空直上，徑

往雲中山去了，這裏玉清道人因得慧空仙姑幫助，自己便抖起胆來，惟他二人劍術，距離法明禪師尚差的多，所以鬪來鬪去，還是不得絲毫便宜。玉清道人鏖戰正甜之際，忽然不見芙蓉仙劍，他當舉目四下一望，只見白雲仙子駕着劍光，將那美女背起走了，他想今夜一場好事完全被其破壞，當下心中憤火中燒，恨恨不已，因把這一腔怨毒之氣，全移往法明禪師身上，遂即向慧空忿忿言道：「師妹，這個和尚正是法明，平日對於崆峒教中人，不獨瞧看不起，還每次從中爲難，你我今夜同心協力，務必將其制倒，第一可替教中道友，吐口惡氣，第二報到師祖爺跟前，也是一件大功勞啊」。慧空仙姑聞說，心中便大喜道：「師兄言語甚有理，你我一面和他比拚劍術，一面另用法術傷他罷了」。慧空仙姑說到這裏，隨由身上掏出一塊絲巾，名叫「五香奪魂帕」兒，施展出來，善能奪去人的魂魄，任你法術甚精，道行深遠，只要聞見他的香氣，必即褫魂落魄，毀命傷生哩，慧空仙姑取出她的法寶，便將玉清道人情情一拉，二人搶到上風頭站定，隨即抖開帕兒，

對法明禪師迎面連愧幾愧，法明禪師乃是久經大敵之人，見那妖婦突搶上風，知道必要施展邪術，他當一面用心提備，一面定睛仔細看去，只見妖婦掏出一塊紅色巾子對着自己劈面抖來。法明禪師恐她邪術厲害，便忙立在坎位上面，使個返風撲火法兒，用手一指，平地便捲起一陣狂風，反向他二人立處撲去，慧空仙姑因他能轉風勢，即忙收起五香奪魂帕，却又伸手懷內，取出一隻晶瑩瑩玉鐺，噹一聲祭起空中。便直望法明禪師頂上落來，法明知道此鐺名喚乾坤白玉釧，專門打的大羅天仙，不壞古佛，實係有點來歷，如今見他來打自己，當下微微一笑，便即抖開黃布僧衣袖子向上一迎，那隻乾坤白玉釧兒，不偏不歪，不左不右，吱的響噥一聲，便墮入他袖裏去了，慧空仙姑瞧見自己寶貝，被法明禪師輕輕收去，她心中一陣嗔怒，便唸動催劍訣兒，將他那柄墨葵寶劍，催得疾如怒馬，兇似瘋牛，望黃龍劍極力攻去，玉清道人見她法物不能取勝，因亦咒動紫電劍兒拚命向前進攻，法明禪師見他二人形色狼狽，發出兇狠，心中覺暗暗

好笑，當由腕上褪落沈香念珠，拋入空去，只見半天雲裏，立時閃出萬道光霞千層瑞靄，那一串蠶豆大的珠兒，共是百零八顆，祇在一剎時間却變得磐石大從那霞光霧氣裏面，化作千千萬萬串兒，望他二人頭上落去，玉清道人因是崑崙派中出身，知道法明禪師此種念珠神奇無比，變化多端，實是非常厲害得很，他當忙轉回身子，知會慧空師妹一聲，便急借着劍光，凌虛逃遁，慧空仙姑走得略遲一步沉香念珠早落下來，幸她身子靈活躲避工夫伶俐肩上也還早着了一下，慧空仙姑起在半空裏面，差點不摔落下來，她當緊咬牙根，負創逃逸，飛奔崑崙山棲霞觀去了，法明見他二人逃遁，便亦不去追逐，隨即一招手兒招回沉香念珠，自己遂駕着黃龍劍光，回歸雲中山飛龍寺中，幫助師妹白雲仙子，搭救阮綉鸞小姐不提，如今且說阮平的父母，次日清早起來，不見綉鸞出房，當令婢僕前去看視，豈知回報轉來，說小姐業已不在房中看那床鋪被褥等等形狀，想是昨夜已出去了，阮老夫婦聞聽此言，心中大爲詫異，當即一面派出人去

，到各親族家中詢問，一面叫來賽方朔阮平，告訴綉鸞忽然不見情形。阮平聞說這件事體，亦是暗暗納悶，後來還是阮興聽說，方將自己姪女巧兒，如何失蹤，綉鸞小姐如何盤詰，以及允諾搭救等話言兒，向主人詳細訴說一遍，阮家二老聽他言畢，只急得兩淚交流，顏色慘變，阮平心中亦是焦灼，但恐二位老人急壞，當下只就一面斥退阮興，一面勸慰二老道：「爹娘只管放寬心腸，憑着孩子這身本領，好歹也要搭救妹子回家哩」。阮平正在堂上安慰父母，忽報舅爺韓昭韓慶來到，他心想韓氏雙傑春間別後，今日又突如其來降臨，定可幫助尋覓妹子，阮平將他弟兄延入，擺上洗塵酒宴，沒想韓昭爲人機靈。看出親父親母不樂神色，當時誤會意思，只說姊姊在人家裏，不得公婆歡喜，所以纔向個人做顏色哩，後來聽見姊丈阮平，將綉鸞失蹤之事說出，他弟兄疑團方釋，但胸頭無名烈火，却又高漲五千餘丈，恨不得立時立刻，要去到白蓮觀中，一方面搭救綉鸞巧兒出險，一方面拿住慧空仙姑，和那花螭兒潘智，替

地方除掉這一大害，嗣經阮平一再勸解，他弟兄只好按下氣兒，等到天晚再去施爲，好容易盼到，金烏西墜，玉兔東升，賽方朔阮平，同着玉面羅漢韓昭，鐵面金剛韓慶郎舅三人，扭身紮抹停妥，各人俱換上夜行衣服，帶好兵刃暗器，便一同出了花園後門，踏上大道，望白蓮觀如飛奔去，走了不多時候，早經過清風堡村口，再加緊下面脚步，即來到白蓮觀外了，阮平因聽阮興之言，知道巧兒被藏於觀後，他卽領韓氏雙俠，繞至廟後牆外，決定阮平韓昭入內救人，韓慶在外巡風，他二人遂即一擲身軀，跳上牆頭，對廟內四下裏一望，見各處俱已黑越越的，沒有一點燈火，僅正東一棟平房裏面透出一絲紅光阮平便由牆頭之上。拾起一塊磚兒，向院中輕輕擲去，聽見裏面無人聲，二沒犬吠，他當知會玉面羅漢韓昭卽行先跳下去，韓昭見了，隨亦跟着躍入，當由賽方朔在前，玉面羅漢在後，二人鵝行鴨步，悄悄行至東窗下面，阮平便舐破窗戶紙兒，用日向內一張，見屋中陳設粗陋，像是一個下人屋子，裏面有一老年婦

人，盤膝坐在床上，雙手合十，滿臉淚痕，口中喃喃唸道：「南無救苦救難藥師王菩薩，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阮平見這老婦神態，好像阮興說的李齋婆兒，他當下一扣窗扉，輕輕叫聲開門，那房內不是別人，正係巧兒姨母李齋婆，她因瞞住觀主，偷偷給阮興送了信兒，眼巴巴盼着她的母親，將巧兒搭救出險，誰知到更深夜靜，觀中突然喧騰起來，都說房上有了強人，少時聽見一陣兵刃聲音，廝鬥得非常厲害，但到結果的時候，巧兒仍然沒有走，李齋婆到此時候，第一替外甥女担着心，第二恐自己送信之事，被觀主察訪出來，那必定要遭其危害，李齋婆因此兩種關係，心內很是就憂，今天薄暮之時，她見潘家四公子兒，急忙忙來到廟內，聲稱奉了潘老員外之命，將觀主慧空仙姑，道友玉清真人敦請去了，聽說有什麼要事商量李齋婆心懷着驚懼，恐怕他們要擺佈巧兒，所以便於房中合十唸佛，請求菩薩大發慈悲。保佑她外甥女兒脫險哩，李齋婆正在此等時候，忽聽窗外有人低喚「開門」，她驟然聞見這樣

聲息，不覺吓一大跳，後來又聽外面的人說道：「李齋婆，你別害怕，我是受了阮興託咐，搭救你甥女巧兒來的。」李齋婆聽這句話胆量陡然增長，當忙跳下火炕，將門拔開，見外面站着二爺好漢，皆穿的黑色衣服，紮縛緊湊，手執雪白閃亮鋼刀端的是俊貌堂堂，英氣勃勃哩，容方朔見這老嫗啓了門兒便沒待其開言，即向她低聲的問道：「李齋婆，你那巧姑被架來後，曾有甚人前來搭救她嗎。」李齋婆聞說，遂把昨夜兵刃之聲，如此如彼，向阮平述說一遍，並言那種聲音，在屋上廝鬥很久，後來便向廟外去了，待至四更左右玉清道人和俺的觀主，先後敗陣回來，情形極爲狼狽，觀主並且負了傷兒，俺們下人在旁服伺，只見那道入咬牙切齒，怒氣沖沖的憤恨道：「好塊肥嫩的羊肉羔兒，眼見吃到口裏，却被賊禿顛兒到來，將她生生奪去，俺這仇恨終久是要雪報的啊。」阮平聽了齋婆之言，想到綉鸞妹子的下落似乎尚沒危險，他當和韓昭一商量，即令齋婆在前領導，去救阮興姪女巧兒，他三人行至秘室近旁只聽

有男女譁笑聲浪又有女子哭罵的聲音，李齋婆聽見之後，急忙停住脚步，附在阮平耳邊低低言道：「好漢爺爺，屋內哭泣女子，正是您要搭救的阮巧兒，這說話的男人，乃係花蝴蝶郎君潘智啊。」阮平見她說畢此言，便即縮回身軀如飛的逃回去了，他因聽見慧空仙姑不在觀內，玉清道人亦赴清風堡潘占彪家中，自己遂亦放着胆子，同韓昭直逼密室，堵住房門口兒，厲聲高喝道：「呔！潘智小子聽着，俺是臨汾縣的官人，合奉縣太爺的差遣，捉拿你這欺壓善良，盜劫民女的強賊啊」。潘智今夜之時，聽說巧姑仍是不從，他當向師父慧空仙姑，討得那種靈藥，正自來到密室裏面，要用酒給她強灌下去，現在聞得阮平之言，心中大吃一驚，繼而轉思想道：「臨汾縣內官府，俱和俺爹有深交情，且我幹的這件事兒，又沒有他人知道，官家怎會差人辦案，如今聽這口氣，想是昨夜來的那女子餘黨，待俺竄躍出去，將他收拾了罷，潘智想到這裏，也是藝高人胆大，便一面脫去英雄太氈，一面吹滅棹上燈光，提起身前一張椅子，

由窗內拋擲出去，他自己便亦隨那椅兒，一個紫燕穿簾姿式躡到院中，立定脚兒，舉目向四下裏一看，見東南牆角屋簷之下，站着兩籌漢子。自穿黑色夜行衣服，手執秋水明燦鋼刀，一個箭步，就躍至面前而來，潘智跟着他的父親，會過不少綠林人物，今見阮韓二人裝束，絕對不像官府差人，當即擎定手上寶刀向他二人一指道：「你這兩個囚囊，胆敢冒充縣府官人，來管俺公子爺閑事，如今趁早說出真名實姓，受何方差遣何人主使，深夜來到觀中窺探，因為何事，俺公子乖念爾等愚昧，還能手下留情，釋放逃生，倘有半字支吾，却教爾等進來有路，出去無有門啊」，阮韓二爺聽這小子狂言，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賽方朔更走上前一步，對花蝴蝶厲聲的罵道：「潘智小子，你頭上胎毛方脫，口中乳臭未乾，竟敢信口開河，說出此等豪言壯語，俺老爺和你同州同府同縣同鄉，姓阮名平，外號人稱賽方朔，你的年紀沖幼，許其不知，回家問問爾父潘占彪，他自會說出俺老爺的英名哩」。潘智聽見。「賽方朔」

三個女兒，心中便卜通跳了一下，因知道阮平爲人，異常正直，最易用假言欺騙，他於是，將刀刃往下一垂，抱拳含笑的言道：「老英雄如此說來，乃係阮老世伯了，愚晚年幼無知，適纔言語多有莽撞，請老世伯格外原諒得了，」阮平見他突然改變態度，當即向其微微笑道：「潘家哥兒，你現在既能敦睦鄉里，把俺當作父執，那你自己辦錯的事情，也該從速設法補救，免得兩方動起干戈，傷了彼此的和氣啊」。潘智聽說故意一怔，即對阮平這等的說道：「世伯此言差矣，想愚晚年方二十正在習藝上進之時，怎敢在外胡作非爲，來招世伯的干涉哩」。賽方朔聽見潘智此言，完全是意圖胡賴，當即向其呵斥一聲道：「你這小子在俺面前，不用裝腔推暈，賣痴作呆，怎樣夥人架走阮家巧兒，怎樣逼成親，俺妹子阮綉雲前來搭救，如今一日一夜未歸，她到現在是活是死，是逃逸遭擒，你總得說句實話啊」。潘智聞聽此言，方才明白昨夜來的女子，乃是阮平胞妹，名字叫作阮綉慧的，他到此時知道撒謊，已是不成，然而動

起手來，師父等人又不在廟中，僅憑自己這點技藝，那絕對非阮平敵手古話兒說的，「好漢不吃眼前虧」又道：「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俺如今何不忍口氣兒，使個「金蟬脫殼」之計先將身子抽了出去，尋俺師夫和玉清師伯到來，那時再和他對壘赴敵，馳驟爭持，各人顯出各人能耐得哩。潘智這麼想罷，便即上前一邁步兒，對賽方朔笑笑的言說道：「老世伯此種言語。想是聽了外面閒言，所以纔來質問小侄哩」。阮平見他還是狡展，遂即冷笑說道：「潘智小子，俺是看在鄉誼面上，不忍向爾緊逼，只要你覺悟過錯，獻出巧兒，並將俺綉鸞真實下落，招供出來，俺看在你年紀幼小，舉動無知便輕輕饒恕你這次初犯，爾如今不辨厲害，還要一味抵賴狡展，少時招上俺的性子，管教你後悔也無及哩」。韓昭見那小子非常狡滑，今聽姊丈之言，便躡步向前大聲喝道：「你這小子不用抵賴，俺們如今進到房去，假定裏面沒有阮家巧兒，那便波平浪靜，沒有話說，倘若將其搜尋出來爾能承認怎樣處罰哩」。潘智聽了韓昭之言，心想他們

如若進入密室，將巧兒搜尋出來，自己那時再想脫身，誠恐無及，俺如今三十六計，只有走爲上策了，潘智想到這裏便即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當對阮平點頭言道：「老世伯此位英雄之言，甚是有理，現在就請二位進房搜尋得哩」。

賽方朔見他毫不猶豫，一口應承，自己反倒疑惑起來，因即叫他上前帶路，潘智此時心裏，只打算一個走字，今見阮平要自己帶路，當即假意答應，他將阮韓二位英豪引至那個密室門前，便笑笑的往裏讓道：「阮老伯父，你二位前面請吧」。賽方朔與玉面羅漢俱是英雄心性平日爽直慣的今見潘智卑詞笑容，揖讓先進還只道他很懂禮節，不敢跨在自己面前，於是坦然不疑，大踏步的走入，他二人剛一進重門兒，遙見裏面一間房中，燈燭輝騰，陳設華麗，靠北一張象牙床上，坐着一個年青美貌女子，兩臂反翹，外面長衣悉被剝去，渾身上下僅留着一點貼體的紗服，滿臉淚痕，正哭得十分悲痛哩。阮平乃是正直之人，看見這種事體，心內如何不氣，他當時大吼一聲，回轉頭來，正要抓那花蝴蝶潘智時，忽見他由

門旁向左一轉，便即踪影毫無了，阮韓二位見此情形，一齊大爲詫異，當欲追去搜尋之時，忽聽嗤……的響亮聲起，他二位脚下站的地方，却如同磨豆腐的磨盤似的，陡然徐徐旋轉起來，阮平韓昭知道中了匪人奸計，正欲向房外躡躍，但他二位方纔與此念頭那脚下的旋轉，便逐漸逐漸的加疾，再過不得一會工夫，竟像小兒玩的風車輪子，呼呼……的飛轉起來，阮韓二位英雄，到此時候，別說想要躡躍，就是脚下也站立的不穩了，他二人經過這陣疾轉之後，真是頭暈腦旋，眼目昏花，最後實在支持不住，只能頹然坐下了去，他二人身子剛貼地上。稍微閉目休息，及至覺得不旋轉了，睜眼向四下裏瞧時，見滿屋皆是漆黑，阮平當下探手懷中，取出百步夜光筒向各處迴環一照，只見眼前這種屋子，和進來時大不相同阮平看見大驚，即與韓昭起身看時，這屋子裏面所有門窗俱都是鋼鐵鑄的，且皆關得水泄不通，賽方朔見這情形，心中氣沖牛斗，便向韓昭忿忿的言道：「賢弟，這是愚兄一時大意，上了賊人圈套，却將

賢弟也帶累了。」韓昭聽了阮平之言，便勉強的苦笑言道：「姊丈且勿焦灼，待我將這門戶看看，有沒有出去的道路啊。」韓昭一面說着，一面走上前去觀看，見這門是生鐵鑄的，裏面一沒門門，二沒鎖鑰，是從外面倒拽上的，關得像鐵桶一般，韓昭見到這裏，心中亦甚着急，因又接過百步夜光筒兒，向屋內上下仔細探照，僅靠西頭石牆之上，鑿有一個窗戶，窗眼約有一尺見方，韓昭發現這窗扉兒，心頭不覺大喜，便向阮平笑笑說知，及至他躡躍上去，用手扳住窗沿舉夜光筒向外一照，他兜頭却如同潑上冰水，渾身都一齊涼透骨了，原來韓昭見那窗之外，滿釘得有鐵柵欄，鐵柵欄的柱子，都有胳膊肘的粗細哩，阮平見他跳下來，默默不則一聲，當問他看見一些什麼，韓昭當將鐵柵欄堅固不易出險的話言一向阮平約略的說出，賽方朔聞言之後，便微微的一笑，急忙探手去到懷中，取出一柄小利刃兒，約有八寸長短，外面鯊魚皮的鞘子，滿鑲金珠寶石，煞是美麗精緻極了，韓昭見他抽出鞘來，便是一陣閃爍寒光，明於秋

水，跟着吐出冷颯颯的彩色，逼得人毛髮直豎，遍體寒慄，他因接過手中，仔細睇看，見這短劍刃口，僅有一張紙薄，煞是鋒芒尖銳無比哩，玉面羅漢看到這裏，便連聲誇道：「好劍呀……」。阮平聽他如此讚美，即笑笑的問道：「賢弟知道此劍是一寶物，但能鑑別牠的來歷嗎」。韓昭聞說之後，又反覆的聽了一回，便向叅方朔言道：「小弟看此利刃，好像當年戰國之時專諸刺王僚，直穿猶狻寶鎧的魚藏劍哩」。阮平聽說，將頭點了一點道：「愚兄本來只有祖傳青虹寶劍，無此神物，乃係今次離開飛龍寺時，恩師鐵面僧人賜給俺的，他說此劍尖如秋毫，刃比紙薄，吹毛不過，削鐵似泥，吩咐愚兄僅帶身旁，遇到萬分艱危的時候，方可拿出使用，如今你我中賊奸計，陷此石室，你且將這寶物，削削窗上鐵柱，試看師尊所囑之言如何哩。」韓昭聞聽姊丈之言，心中不覺大喜。當用平步升天委式，躡了上去，一手扳着窗眼邊沿，一手擎着魚藏劍去削，韓昭因見鐵柱過於粗巨，劍身又如此纖薄，他恐猛然砍去，柱子不能折

斷，反將寶物損毀，所以僅用二分氣力，輕輕的向上一割，說也奇怪，那麼茶盃粗的鐵柱，一經此利劍削到，便聽得咣吱一聲響亮，真如並剪斷交梨鋒快聲脫，整整齊齊的成兩截了，韓昭試驗成功之後，心中愈加喜悅，當即揮動利劍，一陣連砍帶削，將那八九根鐵柱兒，早削得寸截寸斷，韓昭當跳下來，把劍交還阮平，便又一擰身軀，重新貼住窗沿，用夜光筒對外一照，見外面乃是塊廣場，並無什麼機關設備，且沒有人防守，韓昭回頭對阮平言道：「姊丈，你我此刻不走，更待何時哩。」玉面羅漢如此說罷，即挺一挺健腰，一個平沙落雁姿式，便由窗內側身躍出，賽方朔跟着韓昭後面只略墊墊腳兒，也就出到外面院中了，阮韓二人脫離險境，彼此方纔道了一聲「慚愧」，即見鐵面金剛韓慶，由房上跳落下來，他見二位兄長身上滿是塵土便問怎麼一回事體，韓昭當把潘智軟語欺騙，身陷機關受困密室，破窗出險等事情約略說了一回，韓慶聞聽之後哈哈大笑起來，阮平見他笑得奇突，便問什麼事情，韓慶當即說道：

「二兄入觀之後，小弟便在外面巡風，經過不到一頓飯時，突見廟牆之上，墮落一位少年，形容異常驚異，舉止十分慌張，小弟逆料此人，必是花蝴蝶潘智，當即乘其不備，一脚踢倒在地，並用刀鉞威脅，吓出他的實話，方知二兄在內遇險，小弟聽了這種信兒，心中着實焦急，便將其急急細縛，拋置林內，不意進得廟來，二兄却已安全脫險哩，賽方朔聞聽拿住潘智，心中甚是喜悅，當復到那下屋裏面，找來李齋婆引至密室之中，將阮巧兒救出，再向各處搜尋一遍委實沒有綉鸞踪跡，阮平即令李齋婆兒，攙起阮巧姑，韓慶重行走到廟外，將花蝴蝶扛於肩上，大家方纔離開白蓮觀，一齊踏上了回程，少時來到紅柳村莊，阮家二老因為耽心女兒，通宿沒有睡覺，今見攙着一個女子來家，還道是綉鸞當只喜得眉開眼笑，及至李齋婆將人放落，二老認得是阮巧兒，便又眼淚婆娑，詢問綉鸞消息怎樣，阮平因為父母年高，生恐說出真實話來，驚吓着老人，便即撒個謊兒，說只在今天夜裏，好歹將妹子尋覓回莊，阮平這樣安慰

了父母，一時天色大明，即同韓氏雙俠，去外面廳堂之上，審問花蝴蝶潘智。那小伙子雖然狡滑，却吃不住恫嚇，他經三傑一陣威脅哄騙，便即供出實言，由他打獵歸途，碰見阮家巧兒說起，直至前日晚上，玉清道人追趕女刺客兒，松林之外比鬪劍術，以及慧空仙姑幫陣負傷，其中一切經過情形，如此如彼，詳詳細細供述出來，阮平聽說白雲仙子，鐵面和尙法明等法號兒，心中不覺暗暗喜悅道：「這斷言語如果屬實俺妹子有法明師尊，白雲師姑相助，他性命決然無傷，但恐這篇言詞，乃是玉清道人編的假話，那安危便難預卜了阮平想到這一點上，遂和韓氏雙俠商量，暫將潘智軟禁起來，一日三餐好生看待，並吩咐所有家人，切勿露出風聲等待綉鸞有了下落，那時，再行放他不遲，阮平將這事體處理完畢，便與雙俠各去休息，挨至天色晚後，他郎舅三人，重復紮縛倭倭安，直奔白蓮觀去了，如今按下這邊，且說九頭獅子潘定邦，只因潘智在他師父觀內，突然失踪，那被劫來的阮家巧兒，亦同時沒有了踪跡，潘定邦忖度這

件事兒，必係紅柳村阮家，請來什麼奇異之士，搭救那個姑娘。自己兒子倚仗本領與人動起手來不是殞喪性命必係被人劫走哩，潘定邦如此想後，當又請慧空仙姑，玉清道人，商量搭救潘智之策，玉清道人知道賽方朔阮平，乃係鐵面僧的門徒，他因前夜鬥劍之時，吃了法明禪師和白雲仙子的虧，如今一聞潘定邦之言，纔知賽方朔阮平，即是紅柳村的人氏，他一想到這裏，以爲鐵面和尙必定住在阮平莊內，當時臉上，亦呈驚惶氣色，慧空仙姑看他神情不對，遂即詢問爲何，玉清道人乃將腹內的話，備細說了出來，慧空仙姑日前夜裏，曾領教過鐵面禪師法術，並嚐試過沉香串珠厲害，如今聞聽玉清之言，心中亦甚吃驚，但因自己是潘智的師父，且當着他父親面前，個人怎能顯出懼怯，令他父子們瞧着笑話，再說此次來到臨汾，實係想交納潘阮兩家英豪，阮平既拜在崑崙派下。做了雲中山飛龍寺鐵面僧的門徒，那便是俺崑崙派的對頭，如今何不趁此事兒將阮平早早去掉，這第一可搭救潘智徒兒出險，第二又能替崑崙門中教

友吐口惡氣，似此一舉兩得之機，俺能平白失掉哩，慧空仙姑想到此點，自己連說有理，遂卽向玉清道人言道：「師兄且勿就憂，只管喝你酒兒，愚妹近日不才，更練有一柄陰陽寶扇。今日下午方纔圓滿成功，那怕鐵面僧那禿廝兒，道術勘深，法力廣大，只要搨上少半扇兒，管教他三魂出竅。七魄離身，任憑俺們如何懲治處罰哩」。玉清道人聽他此言，心中不覺大喜，當卽笑笑言道：「賢妹真乃有心之人幾時練了這柄寶扇，教中俱不知道哩」。慧空仙姑聞說，便微笑言道：「愚妹逢着一位海外異人，傳授秘訣，方纔興此念頭，煅煉這柄寶扇，因非崆峒教中法術，所以沒向衆位告知哩」。潘定邦坐於主人席上，聽他二人這樣談論內心亦甚歡喜，當令手下人們，添酒加菜，敬奉他師兄妹並於即席之上，懇求慧空仙姑，請她探訪潘智下落，玉清道人因聽師妹有此法寶，可勝鐵面禪師，他胆量也就壯大起來，遂卽站起身兒，用手拍着胸口，對潘定邦大聲說道「潘老員外但請寬心，令郎的安全，俱在愚兒妹身上，如今吃了酒兒

，趁着月黑之夜，俺們去到紅柳村中，好歹要探聽一個下落，假定賽方朔回歸家中，欺凌了貴公子兒，貧道除將他好好救回，並把阮平繩網索綁，帶到府裏，任憑員外處治」。潘定邦聽見此言，謝了又謝，當將鐵臂蒼猿潘仁，雙翼虎潘義，翻山豹潘禮兄弟三人，及護院教師青竹蛇褚平，四眼狗徐方，一齊喚出廳堂，對玉清慧空兩全真言道：「二位去到紅柳村中，說不定要大廝殺，犬子三人雖然沒有多大本領，但褚徐兩位護院教師乃是久闖江湖好漢，能耐俱甚了得，二位可要彼等効勞嗎」。玉清道人正在喝着臺盞，如今聽了定邦此言，便連連搖頭笑道：「老英雄此種措置，乃是衝鋒對壘，兩家明白廝殺陣容，俺們今夜前去，却係躡訪虛實，暗地救人勾當，假如令公子不是阮家劫走，而係別人作的案兒，那咱們犯不上打草驚蛇，和阮平明明結下仇恨，就是起心要翦除他家，也只能暗中下毒手哩」。潘定邦等人聽說，齊道：「有理……」

當下又喝一會酒兒，耳聽牆外巡邏拆聲，已敲至二更三點，玉清慧空兩師兄妹

，便即停下玉杯，起身離座，就在潘定邦書房裏面，更換了夜行衣靠，携帶上應用之物，他二人重復走出廳堂，向潘定邦道了一聲「再見」，即行跨步出門，只略略一擰身軀，儼如兩隻紫色燕子，連翩帶翔，早去得無影無形了，如今不說玉清慧空兩個妖道：前往紅柳莊阮平家中，探訪花蝴蝶潘智的下落，只說賽方朔同那韓氏雙俠，戴着寒星冷月，一直撲奔白蓮觀去，到得那裏之後，因為昨夜來了一次，自然是輕車熟路，無阻無礙，他三兄弟在那廟牆外面，作了一度的商量，於是即分三路進去，玉面羅漢韓昭由左路入廟。鐵面金剛韓慶向右路哨探，賽方朔阮平打從正中那條路兒尋覓妹子阮綉鸞的下落，假若遇見仇家廝殺，彼此皆鳴手掌爲號，以便互相幫助救應，三英傑如此分配完畢，各自施展飛簷走壁能耐，跳入白蓮觀中，惟在前後殿宇，房舍廊廡等等地方，尋覓道遍俱都沒有一點聲息，鐵面金剛尋得心頭火起，正沒有一個作計較處，忽見偏西一間平房裏面，兀自放出微薄燈光，他當輕步走至窗前，舐破窗紙對內一瞧，

見有兩個年老火工道人，對面而坐，當中放着一隻小瓦爐子，其中燒得熊熊的火，爐子四外鐵盤兒上，擱着一隻黃銅酒壺，兩個粗瓷盃兒，以及一些鹹肉，燻鷄，落花生，豆腐乾下酒之物，韓慶看的眼裏，心想俺何不闖進房內，詢問他倆一個信兒，豈不比這盲找瞎尋強的多嗎韓慶如此想後，自覺有理，當即抽出背上利劍，推開房門一步踏入進去，那兩個火工道人，正喝得面紅耳熱，頭暈目花，突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手上握亮晃晃的劍兒，當只吓得杯翻壺落，體似篩糠，顛兢兢站立起來酒意多嚇醒了口裏哆哩哆嗦的言道：「好漢爺爺，俺們弟兄是苦人兒身邊沒有金銀，請你揀那闊綽房頭照顧吧」韓慶一肚皮悶氣，聽他二人此等央告言語，是把個人看做強盜，所以纔這樣支吾，當時怒氣往上一撞，用刀指定他們咄了一聲，兩個火工道人見其發怒，誠恐有生命危險，即忙一蹲身軀跪落塵埃，連連磕頭如搗蒜道：「爺爺，您修陰功，……積德性，那刀子千萬別往下落呀」。鐵面金剛見他二人如此昏懵，暗中實是好笑，便即悄聲喝斥道

：「你這兩個混蟲，要活性命，那也容易，只是俺有話問，如若撒了一個誑兒，却沒想有半個活的。那二人聽了這話，可以不死，遂即叩首言道：「爺爺有話請問，俺哥倆決不敢假騙欺心啊」。韓慶開說之後，故意將眼一瞪道：「你家觀主慧空仙姑，今晚到何處去了，她日前捉來的兩個女子，現均藏於何處，爾等若不說出實話，老爺立刻打發你兩歸西」。二火工道人聞聽此言，一齊戰戰兢兢言道：「老爺問俺觀主，他在日色平西的時候，同着玉清仙師被那清風堡潘老員外請她到莊上去了，至於架來之外廂女子，僅有阮家巧兒一人，並無其他姑娘，且於昨天夜靜更深，不但阮家姑娘，被人救走就連潘家四公子兒，聽說也失蹤了，潘老員外方纔請俺觀主，即是商量此事，聽說要向紅柳村阮家一人哩」，韓慶聽了最後此言。心中暗說不好，忙即推倒他們二人，解下繫道袍的絲縑，一齊四馬攢蹄網了，又恐他倆事後叫喊，便用劍割下二方衣襟，堵於口內，然後提起擲於屋角，並說：「明日天亮之時，自有人來放你，現在且忍耐一時

罷」。韓慶如此言罷，隨即吹滅油燈，退出房來，又將屋門倒拽上了，他當急急忙忙，也不向別處哨探，即躡躡房脊，跳出白蓮觀外，因恐慧空玉清兩個妖道，由外面幹事回來，發覺不便，便即將身藏入林中，少時瞧見兄長韓昭，姊丈阮平，相繼躍出鐵面金剛當到跟前，將兩火工道人所供言語，向他二位急急說知，賽方朔聞聽此種信息，誠恐家人老幼吃驚，甚至受了他人危害，當下「啊呀」叫喊一聲，還沒說出話兒，即見林中躡出一人，身材飄逸，秀美已極，行走俐落，顧盼神飛，走到跟前，衝着韓氏雙俠，叫了一聲：「韓昭韓慶二位兄長，尚還認得小弟否」。韓家兄弟聽見此言，乘着瑩晶月光，對來人仔細一瞧，便齊聲高興的叫道：「你敢是鐘號忠義俠陳世傑賢弟嗎」。世傑聽了，哈哈大笑當即連連點着頭兒，並指賽方朔向他弟兄問道：「二位尊兄，此位英雄是誰呀」。韓氏雙俠聽說果是盟弟十分大喜，便請姊丈上前，與世傑廝見忠義俠問是雙俠姊丈兒，且見阮平人才不俗，心中亦甚欽佩，後來談到他的師尊，乃係鐵

面僧人論起來，又是個人的師兄，故尤覺欣快，韓氏弟兄因與世傑將近一年未見面兒，今突見他個人來到此地，當即詢問因何下山，欲往何處，世傑當將師尊打發下山，訪梅花大俠，以便搭救父親等言語向他二人述說一遍，阮平在旁聽見，方知此人即是飛龍真人門徒，原與個人是師兄弟哩，便又忙上前，與世傑見過兄弟之禮，世傑當亦詢問他三人因甚此等裝束，夤夜至此何幹，韓慶聽說當將阮綉鸞失蹤事兒，前後經過一併說出，世傑聞聽慧空玉清兩個妖道，要上紅柳村哨探等語，便很吃驚的說道：「三位兄長聞此消息，還不趕快回家看視，尙在此地說閒話兒嗎」。世傑這麼言畢，當叫阮平前面帶路，他等四人一面忙忙迭迭，急向紅柳村奔回，少時進入莊內，見家內安靜如常，老少不驚，依然如同往昔一樣，阮平聽了，心中一塊石頭方纔放落，當將忠義俠同韓氏雙俠，讓至客堂裏面，然後便令家人等，在中堂東廂房閣兒裏，調開桌椅，陳列華筵，擺酒與忠義俠接風，阮老員外老人因爲惦記綉鸞女兒和阮平出外探訪的下落

，故均沒有安寢，如今聞聽丫環稟報，說大爺業已回家，並同來一個客人，現在啓請您們出去會見哩，阮家二老聽見此言，不知是兒子一個朋友，心裏正猶豫的時候，丫環又來催請二位老人，於是韓氏夫人服侍婆婆，穿戴衣飾，一同出到煖閣兒來，陳世傑因是初次來至阮家，便同二老見了姻晚之禮，少時酒宴擺上，阮平當讓世傑首席，忠義俠推讓不過，只好坐了，其次即是韓氏兄弟，叙入客位，阮平夫婦因有父母相陪，起初不肯入座，後來經世傑一再敦促，方纔在兩旁打橫坐了，他們酒過三巡之後，復又談起綉鸞這件事兒，據忠義俠觀測，只要潘智供的言語實在，果有鐵面禪師白雲仙姑到場，綉鸞決保沒有妨碍，但恐那斯口詞狡展，又受了玉清孽畜指教，成心捏造此等空氣，以安定我等之心理。阮平等聞聽此言，一齊稱說有理，依着玉面羅漢的意思，便若將潘智提煖閣，請忠義俠親自鞠審一番，看其中有無虛假之處，鐵面金剛性情極爲機靈，辦事亦非常精密週到，如今聽他兄長此言，急忙搖着手兒止住道：「哥

哥現在已經四更時分，距離天明沒有多久了，咱們要請忠義俠審問那厮，天明審得許多何必急在此一時哩」。阮平也是誠篤之人，且因搭救妹子的心甚切，今見韓慶阻攔伊兒，不解其意，常即微笑的言道：「潘智那厮十分狡滑，多耽擱一個時候，多增長他一個賊智，令兄主張將他提出，請忠義俠親自審問，二弟爲何反阻攔哩」。韓感聽了阮平之言，便把頭只連連搖道：「姊丈久闖江湖，經歷不少事兒，豈連這點意思不知，原因小弟在白蓮觀時，聞得火工道人之言，說玉清慧空兩個妖道，要來咱們紅柳莊上，探訪潘家小子下落，如今你我趕回家中，不見一點形影動靜，想必是那兩個妖道，未獲一點線索，無從動起手兒，現在我們要審潘智，自然得派人提取，這麼一來，豈不反給賊人一種機會，明白指出收押地點，他們胆量假如稍大一些，卽會截在半路之上，將潘智強硬劫走，胆量稍小些兒，他能等待還押之後，斬關斷鎖，從監內把他救出啊」。韓慶這番至理名言，剛說至此，早把座中的忠義俠，樂得舞掌點頭，連稱

：「有理呀……」但同在此等時候，却將屋上兩個人兒，恨得垂首喪氣，心內只暗暗罵道：「好個機靈鬼兒，眼見這場功勞化為烏有，今夜只算白白辛苦這一趟了」。原來阮家房屋之上，隱匿竊聽的兩個人。一不是作案巨盜，二不是偷物小賊，却正是鐵面金剛韓慶說的，企圖救出花蝴蝶潘智，晝夜來的慧空仙姑和其師兄玉清道人哩。他二人因在九頭獅子面前，誘下海口，要在今夜裏，將潘智平安無事救回，以顯出自己本領手段，惟因來在阮家之後，見各院中戒備甚嚴，防守嚴密，一般守夜巡更之人，真都是無眠無休，梆鑼不絕，他兄妹躡了幾處院落，打算尋得一點消息，將潘智搭救出險，怎奈處處守備特緊，沒有絲毫下手機會，只能乾乾瞪着眼睛，空着急兒，後來慧空仙姑再斃不住，便要揀個清靜地方，跳下房去，捉住一二巡更之人探問究竟，俾便手到功成，早將徒兒送回家去，玉清道人出身崑崙教下，知道鐵面禪師法力，非等閒之輩可比，他怕禪師和那白雲仙子，住在賽方朔莊上，一旦冒冒失失，動起手

來，就憑自己這點道術，僅能敵住白雲一人，那時豈不要吃虧嗎，所以他對慧空仙姑此種意識，便極力的勸阻，叫他千萬不要莽撞，他二人如此爭執一會，還沒得個解決之時，忽見阮平等由外回來，玉清道人伏於煖閣後簷屋上，忽聽阮平吩咐家人，大排酒宴，替忠義俠接風，並爲韓氏雙俠酬勞，玉清道人因聞飛龍真人有一徒弟，名叫陳世傑，綽號忠義俠，現奉其師命令下山，專在江湖之上作些忠義事情，再如韓氏雙傑，英名亦已傳遍海內，阮平添了這幾個人，自然如虎長翅，益發不可柑制他了，玉清道人想至這裏，心中愈加懊喪，當將慧空仙姑衣袖一拉，二人隨即躡房越脊，躍至沒有人的地方，方對慧空嘆口氣兒，低聲的言道：「賢師妹呀，你我命運乖蹇，處處遇見崑崙教人作對，現在賽方朔家裏，又來了忠義俠和韓氏雙傑，俱是藝術高超的人，自然要增加不少勢力，咱們以後要想收拾阮平，總得多多費些事啊」。慧空聽了玉清之言，便亦皺着眉頭說道：「師兄此等言語，實是增長他人志氣，挫滅自己威風，據小

妹方纔聽來，前夜與你對敵女子，乃是賽方朔胞妹，名子叫作阮綉鸞，想那綉鸞在前夜裏，分明被白雲仙子救走，纔得脫離險境，阮平對他妹子行踪，至今尚未明瞭，要提出潘智徒兒審問，這麼看來，鐵面和尙同那白雲仙子，必是沒來紅柳村莊，將綉鸞救到別處去了，師兄對於了這個淺近理兒，怎的還憶想不透澈哩」。玉清聽了慧空之言，一時如夢初醒，當即向她笑嘻嘻的稽首致謝道：「賢妹不要笑話，愚兄想是前日夜裏，與鐵面和尙比賽法術，被他祭出百零八個沉香念珠，望頂直落，致將機靈兒吓飛掉了，所以對於這個淺近理兒，也都忖度不能透澈，好叫賢妹來笑話哩」。慧空聞聽玉清此言，便即高興說道：「師兄，鐵面和尙未在此處，你我少一勁敵，諒那忠義俠和韓氏兄弟，區區鼠輩，能有幾多本領，現在阮平等入飲酒之後，精神俱皆疲乏，咱們二人何不趁此時光，捉拿上夜的人，問出徒兒羈押地點，將他搭救回家如何」。玉清道人從前慎重，原懼怕鐵面僧人的法力，今知禪師不在此處，當下

心中亦自胆大，於是即行點着頭道：「師妹說的話兒，十分有理，你我且揀一處較為僻靜之所，拿住尋邏的人詢問得了」。他二人如此商議方畢，即聽遠遠來了更邏之聲，兩個妖道當將身子一隱，匿藏在太湖山石後面，少時果見兩個巡更之人，一個手執紅紙燈籠，在前引路，一個手提銅鑼兒噹……只顧慢慢敲來，玉清道人見他們一行走着，一行在喃喃的說道：「王老二啊，俺家大爺吩咐下來，今明這幾日兒不管黑夜白天總得處處留心時時在意平日愛喝老燒酒的，這幾天也得覆覆盪兒，喜歡玩葉子戲的，這幾日也得歇歇手兒，大家若能勤奮努力，平平安安，渡過這個緊急關頭，還要賞賜錢財頒發酒肉，讓大家儘情的快樂一天，假如不聽他的言語，出了什麼亂子，當事的主兒，那便是一打二罰，三還要革差辭退哩」。那個王老二的，便是後面提鑼打點之人，他一生所最貪愛的東西便是這杯中之物，如今聞聽伙計之言，頂梁骨上，好比潑下一桶凉水，便忙唉了一聲問道：「趙三哥呀，咱們大爺發下這種命令，端的爲着什

變事哩」。趙三聽了此言，當即回轉身來，照他臉上很狠吓了一口道：「好個醉鬼精糕的小子，你一天只知道灌黃湯，呷燒刀，呷醉了兩條兒一伸即在床上挺屍去了，現在俺們這紅柳村兒和清風堡結下仇恨，一兩天內就要大起廝殺，潘定邦的第四兒子，花蝴蝶潘智，業被我家大爺擒來，天天在審問口供，只因九頭獅子潘定邦手下，也有不少奇異之士，恐怕他暗使能人，打牢劫獄，將那潘家小子搶救出去，方纔吩咐我們，小心提備哩」。玉清慧空兩個妖道，見他二人說到此時，業已走至太湖石前，他師兄妹當即掣出寶刀，護他兩上前數步，隨由石後托地跳出，一人抓住一個更夫，往地上輕輕的一按，便用雪亮亮的刀兒，向二人臉上懼了幾愧，並低聲的喝斥道：「你二人想活性命，就別聲張，要是鼻內出大一些的氣兒，俺們鋼刀下落，即斷送你兩小子殘生啊」。二更夫聽見這般情景，只吓得遍體顫慄，如同篩糠，當忙連連磕下頭去，向二妖道低聲的哀求道：「好漢爺爺，小的們俱是窮苦下人，身邊既沒金銀，又無錢帛，

家中且有白髮老母，懷抱嬰兒，全仗小人們掙錢生活哩」。玉清道人聽了更夫之言，當沒待其說畢，卽行低聲喝斥道：「你這兩個囚囊，不要儘說廢話，只言潘家四公子爺，現在收監何處，若有半字虛假言詞，仔細你吃飯買買搬家啊」。王二趙三聞聽此言，把身子多吓矮了三寸，當由趙三磕頭如搗蒜道：「好漢爺爺，您說那花蝴蝶潘智嗎？他被俺家大爺請到家中，待以上賓之禮，如今還沒有放他回去，只在後花園內，聽秋館中坐地哩」。兩妖道聽了此種言語，心想好個乖巧小子，真會說奉承話兒，敢情是賽方朔爲人機靈，懼怕傷害兩家感情，所以如此款待潘智，留作將來講和地步啊，玉清道人想至此處。隨即冷笑了兩聲道：「你這狗才不用奉承，趕快將聽秋館的道路說出，老爺饒恕你倆性命得了」。趙三聽說可以活命連忙用手向北指道：「二位好漢由此往北，經過一座白石橋樑，再轉向西，行走不到百十步兒，便有一叢很蔥茂的松林，老爺進入林子，隨着小石子路逕穿過去，正北一排五間屋子，那便是聽秋

館了」。玉清慧空兩師兄妹，見他說得如此詳盡，料想沒有什麼虛假，於是即將二人揪翻解下身上勒腰帶子，連手帶足一齊捆上，恰像兩隻大元寶兒，又恐他們等待自己去後，便即揚聲呼喚救人，因又從他二人身上，割下兩塊衣底襟兒，嚴嚴堵入口內，然後輕輕提了起來，扔在太湖石後深草窩裏，他師兄妹方纔依遵所指道路，一直向聽秋館撲奔而去，如今且按下這邊只說忠義俠等宴罷之後，大家在那煖閣裏面，圍爐說了一會話兒，阮平因見天時不早，已有四更左右，當即同趙氏兄弟啓請大家安歇，忠義俠要向廁所走動，遂叫伺候書房的小書僮兒執着一個紅紙燈籠，領導自己前去他舉步兒跨出煖閣，行至外院看天空之中一輪明月，儼如冰盤碧落晴虛，澄澈似洗忠義俠因爲多喝兩杯酒兒，心中覺得十分煩熱，就是臉上也火燙燙的發燒，現在被深夜涼風一吹渾身都感到異常爽快，少時淨手完畢，當即叫小廝兒，先自提燈回房，個人要在院子裏面，來回走走行食，忠義俠這樣踱了幾個圈子，正欲回歸房內的時候，倏見正北屋

脊上面，掠過兩條黑黑影兒，想他學藝多年之人，瞧見此種形景，便知是有綠林人物來到，忠義這麼想後，便也不呼喚阮平等，自己當即一撩衣服，便如同一隻燕子似的，早躍登於北面屋上，他再睜開雙眼，向那兩條黑影去路瞧時，却早沒有絲毫踪跡，世傑看到這裏，心中便大驚道：「我看這兩個兒，夜行功夫如此敏捷，必非等閒之輩，據俺推測此兩個人，一定是韓昭兄所說的，玉清道人和那慧空仙姑兩個妖道了，忠義俠這麼想罷，當亦不再延擱，即行施展躡躍工夫，向西北方向追去，他趕過了數棟房屋，却早來到一個地方，正是阮家的後花園中，世傑到了這兒，方才發見那兩條黑影，閃閃約約，藏藏躲躲，一直到太湖石後方消失了，世傑隱身暗中看得這種情景，知道他二人下面的舉動，後來看見兩個巡夜之人，一面打着更鑼，一面口中喃喃的說話，忠義俠因二更夫所去之路，正要打從山石跟前經過，他知二人此番前往，必定因多吉少，要吃虧兒他於是躡足潛踪，暗暗的尾隨在後面，果然沒有多大工夫即見

兩個妖道兒躍出，一人捉住一個更夫，用刀威脅，叫他說出潘智監押之處，再過不到一盞茶時，兩妖道即行撒開脚步，一直望西北拐去了，世傑且不去追他，尋至太湖石後深草窩裏，將二更夫釋放出來，並把自己和阮平的關係，簡約向其說知，王二趙三聞說是主人的師弟，趕忙雙膝跪落，謝忠義俠救命之恩，忠義俠詢問王趙二人，對兩妖道說的話兒，可是真實言詞，他倆恐怕擔負責任，便即流淚滿面，叩頭不止，世傑知道這種隱情，當叫王二飛速去報信兒，自己即令趙三前面引路，如飛的奔向聽秋館去，到得那裏之後，忠義俠舉目一看，見玉清慧空兩個妖道，業將潘智搭救出來，正然立在院中，準備躡躍走哩。世傑看見之後，大吃一驚，急忙飛步上前，大聲喝斥道：「你這兩個妖道深夜進入府中。偷竊重要犯人，實屬罪大惡極，不要走，吃你小爺一劍。」玉清道人見對面奔來之人，年紀甚輕，面目姣好，當忙掄開手中之劍，往上迎住，並喝斥問道：「爾這小子，姓甚名誰，敢來干涉大爺之事，世傑聞聽，微微

冷笑道：「小爺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姓陳名喚世傑，乃北嶽恒山，大虛玄觀飛龍真人弟子綽號忠義俠是也，玉清道人聞他之言，方知來的少年，正是師叔飛龍真人得意門徒陳世傑，心中便勃然大怒，當即用劍相還，二人便在聽秋館前大戰起來，鬪至七八回合，世傑舉起屠龍寶劍，如同泰山壓頂似的，向妖道劈面砍去，玉清急忙用劍往上一格，只聽唳啞一聲，玉清道人劍尖早被削去兩三寸兒，他心中當下一驚，急忙跳出圈外，起在空中，口吐飛劍，直向世傑頂門刺來，世傑見他施展內功劍術，來傷個人，心中雖是不怎樣的害怕但亦未敢怠慢，遂即運足全身工夫，使用屠龍寶劍，向前抵敵，屠龍寶劍，雖為戰國名器，歷代神物，惟終為鋼鐵鑄成，內功飛劍，乃係道家採集天地靈氣，日月精華，用人體精氣神三種寶物煅煉而成，故能可大可小，可變可化，奧妙神奇，不同凡品，世傑使用人力煉成的外功寶劍，要抵抗精氣神煉成的內功飛劍，自然漸漸覺得吃力，正在此等危急時候，忽見阮平率同韓氏雙俠，及一千家下人等，手執

燈球火把，刀鎗棍棒，由前面飛奔趕到，他胆量不覺一壯，急忙呼喚阮平等人道：「阮大哥，這裏正是玉清慧空兩個妖道，來打劫潘智那個惡徒，你們快些包圍上前，將其擒拿，一個別叫漏了網才好哩」。阮平即與韓昭韓慶二人，大喝一聲，去捉慧空師徒，當見淫尼微微一笑，說聲來到正好，即由鼻中噴出墨葵寶劍，向他郎舅三人進取，阮平跟隨鐵面禪師，學過「八步升空」奇術，當叫韓氏弟兄去捉花蝶兒潘智，他即掄開青虹寶劍，飛騰躍躍，去和空中飛劍搏鬥，他們正在廝殺難解難分之際，忽見由正北天空裏面，飛來一道黃色光芒，將慧空墨葵劍托住，隨有一柄金色飛劍，勢如怒龍，馳到截殺，阮平看這劍的光澤，知是師尊鐵面禪師來到，當下心中大喜，急忙幫助世傑對玉清妖道，不想在此時候，復見東南角上，又有一道紫色電光，突奔狂掣，嘎嘎有聲，瞬息馳來洞內，直望玉清道人飛劍裏去，阮平瞧見這種劍光愈加欣快，忙將世傑衣袖一拉一同跳出窗外，還沒說出話來，便聽玉清道人「啊呀」叫嚷一聲，向慧空急

急言道：「師妹，不好了，今夜來的兩柄飛劍，不僅前宵那個鐵面和尙，俺過去師父烏衣客亦來了，咱們趕快收回劍兒，趁早逃生去罷」。世傑聽這言語，方知二位師伯來了，心內自然歡喜不迭，惟聽慧空妖婦冷笑兩聲道：「師兄不必胆怯，今夜決非昔比，俺正要找那賊禿和尚，報前夜沉香串珠之仇哩」。阮平聽她話方言畢，只聽師父鐵面禪師，由正北方凌虛而至，接着烏衣客道長，亦從東南空中降落，他當率領世傑迎上前去，並跪倒地上叩首言道：「二位師長駕到，弟子等事前不知，未得遠迎，伏祈多多恕罪」。烏衣道長將手一擺，令他二人估立起來，一旁觀看，自己隨向玉清道人厲聲言道：「孽畜違悖教規，忤逆師長，暗中投在崆峒教下，希圖攫取榮華，享受富貴，夥同三五臭獍，攬撥陳永福李過兩個渾人，潛蓄異志，廣植黨羽，不顧天心降祚新皇，人民咸望邳治，一味逞其邪術妖言，煽動蠱惑，以爲功名利祿之階，祖師爺太華上人，聞聽爾這圖謀不軌行動深爲震怒，特令本師飛劍傳書。

告訴一般師伯師叔，務將爾縛回仙山，聽候發落，如今瞧見爲師到來，尙不知覺懍悟，俯首就縛，還敢用飛劍向吾抗拒，這真是狼子野心，連狗彘俱不如也」。慧空聽這道人言畢，玉清面色異常吃驚，誠恐他一時錯了念頭，真被烏衣道長喚去，不但教中短個能人，自己亦缺了大大幫手，她當下沒待玉清回言，即行冷笑一聲道：「烏衣道人休得胡言亂語，煽惑人心，想俺玉清師兄，脫離崑崙，皈依崑崙教下，至今已五年之久，你曩昔雖曾爲他師父目前兩教相隔，判若鴻溝，自然不能再談論了，何況你們崑崙教中，倚仗太華上人勢力，與俺崑崙時時爲仇，卽如前宵今夜之事，爾等復又妄加干預，豈非一個鐵証，現在俺看在玉清師兄一度拜爾爲師之情，不下什麼毒手，爾和那個賊胖禿驢，就應該識時知機，急速退去，別在此地多管閒事，倘若仍恃自己些小法術，執迷不悟，少時貧道動起手來，却是後悔也無及了」，鐵面禪師聽她此言，不覺哈哈大笑道：「妖婦出此狂言，實乃恬不知恥，前夜若非酒家指下慈悲百零八顆

沉香串珠下去，早已壓得屍骨粉碎矣」。慧空聽了這話，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當將空中墨葵飛劍，用手指催得如同歡龍活虎，只望鐵面禪師劍丸進攻，玉清道人投在崆峒教下又經五雲老祖一番指示，劍術自然精進，他因自己既然抓破面皮，便也不顧什麼尊長，忙亦唸動催劍秘訣，向師父飛劍加倍逆襲，烏衣客見他毫不覺悟，且暗暗催動劍術，當時心中大怒，恨不得一劍劈了下去，將玉清道人揮成兩截，方消胸頭忿怒，他們鬪了個把時辰，天色早已明亮，慧空瞧見韓氏雙俠，乘潘智猝不及防，一脚將其踢倒，便又生擒活捉過去，她心中當下一怒，急忙掏出新煉的陰陽寶扇，用陽面對韓家弟兄一扇搨去，當見平地捲起一陣黑風，風內裹着濃烟烈火，火中更起了一個霹靂，便望他弟兄當頭打去，鐵面禪師見了，大吃一驚，連忙褪下沉香串珠，逕向火頭拋去，只聽嘩啦一聲響後，沉香串珠吐出萬道光霞，千層瑞靄，將那黑烟烈火團團圍住，使它不能焚燒出來，韓昭韓慶阮平世傑四人，唬怕妖法厲害，便抬起花蝴蝶潘

智，一徑向前面奔去，慧空煉的這柄陰陽寶扇，原從陰陽掌心雷蛻化來的，因恐自己煉成掌心雷後，人家拿五雷正法來破，不但前功一旦盡棄，且有殃及生靈危險，故她變了一個法兒煉成這把扇子，和掌心雷功用無差，不過她煉了恁多歲月僅採吸九十九個男子精華，成功半片陽面，陰面尚差一位童真男子方纔圓滿，適才世傑爭鬪之時，慧空見他氣宇軒昂，身體雄偉，精神飽滿，目光充足實是一位純真童男，很想將他捉回觀中，圓成寶扇陰面，孰料在此時候，烏衣客同鐵面禪師趕到，自己沒有捉住他人，反將徒兒潘智重行擒去，她心中一陣惱怒，便拿出寶扇陽面搨去，沒想鐵面禪師法術廣大，復又拋出沉香念珠將烈火霹靂一齊圍住，衝突不出，只能在內面往來奔流，到處搏擊，後來轟然響噓一聲，震撼得墻垣坍塌，房屋動搖，鐵面禪師等人聽了，心內均大驚詫，急忙運目看時，見是沉香念珠裏那團黑氣烈火，漸漸往裏收縮，偏得那團黑氣無處退讓，碰在圈中假山石子上面，霹靂驟起，烈火飛騰，轟隆之聲響後，將座

山石擊得粉碎，一塊塊石頭片子，炸起半空，紛紛落在花園裏面，烏衣客同玉清道人見了俱皆吐出舌頭，均道好厲害呀………慧空見這情形，知道

今日又不能取勝只好等待陰面煉成再作道理當對玉清暗使一個眼色，他二人便即騰起身子，借着劍光逃遁烏衣客瞧見他倆走了尚欲追趕，却被禪師拉住言道：「妖婦邪術厲害吾弟不可莽撞愚兄這掛沉香念珠，僅能抵禦她的扇子，不能攻破取勝，只好俟諸異日，再捉拿玉清孽畜不遲」。烏衣客聽了，當即點頭答應，他二人便將手兒一抬，收回飛劍，依然吞入腹內，此時正好阮平等趕來，將禪師道長請出花園，到客廳上依次坐落，阮老員外策杖走出，和二仙長見了禮兒，便陪着一旁說話，問起潘阮兩家爭鬪原因，老者即將巧兒被劫，閨女綉鸞失踪等事，據實說了一遍，俄而禪師聽畢，和綉鸞所述一樣，遂即點一點頭，便把自己和白雲仙子，在白氈觀搭救綉鸞經過，亦向大家重行說出，阮平等人聽了，心中俱皆歡喜，阮老員外尤其欣悅，復向禪師連聲致謝，禪師更說

綉鸞現在雲中山中業拜白雲仙子爲徒，學習一切武藝，並言自己來到這裏，固爲鎮懾慧空邪術，保護紅柳村性命，惟尚有一件事情，係受師弟飛龍真人所託，來向阮老員外懇求，不知肯允賜不肯。阮老員外聞說，趕忙笑笑言道：「禪師乃吾兒師尊，又救了小女性命，別說只有一件事情吩咐，就有千萬事亦當謹遵哩」。禪師聽見這麼的說，心中異常欣喜，當叫世傑來至座前，呈上腰間佩劍，一見劍柄上面鐫的字兒，果是「屠龍」之名。當即笑向阮老言道：「老員外家藏名劍，除阮平所佩之青虹劍外，尚有幾柄」。阮老者見他問到此事，心中甚覺奇怪，當即據實答道：「俺家雖是武將後裔，歷世簪纓，但因祖上爲人清廉，縱得有若干名刀名劍，亦早送國家庫內惟有先祖在世之時，用千金購得二劍，一名「青虹」，卽平兒現時所佩，一名「鳳凰」，目下仍然嚴密珍藏，沒有給與他們，上次綉鸞女兒見了，很愛那柄劍兒，幾次向我討要，惟因祖父當日言過，說這馭風寶劍鑄自春秋戰國，共爲雌雄，雄者爲屠龍，雌者卽爲

馭鳳，並言這柄馭鳳寶劍，較青虹尤爲名貴，千萬不要再糟蹋了，將來孫兒孫女長成之後，俱能克繼祖志，學得全身武藝，更碰到屠龍寶劍出世，假如持劍之人身爲青年女子，便將青虹付與綉鸞馭鳳賞給阮平，使他和那女子匹配婚姻，萬一執劍是個鬚眉，即將馭鳳寶劍付給孫女，令他二人結成絲蘿……

禪師聽阮員外說到這裏，當沒待其言畢，即將忠義俠寶劍連鞘遞過，並哈哈大笑道：「老員外既如此說，請觀這柄劍兒，貧僧這個冰人可作定了。」世傑聽到禪師和阮老員外言語，深服師父見識宏博，且因聞得綉鸞姑娘深諳武藝，近更拜在白雲師姑門下爲徒自己若得這樣一個妻室，不僅技藝相敵，旨趣互投，日後營救父親之時，更多得他兄妹兩個帮手，這是多麼可慶幸的事啊。世傑正想到這裏，便見阮老員外掣出個人寶劍，細細觀瞧一回，隨又就着窗前陽光，審察柄上所鐫的字，他口中剛剛唸出一句「屠龍」，即將被光掃向自己，從頭至脚連瞧數遍，世傑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當只羞得筋暴面紅，趕忙將頭

低了下去韓慶性情極其爽直，聲見這件可喜可樂之事，心花一齊怒放，急忙跳至世傑跟前，將他低着的頭往上一托，並笑哈哈的言道：「老兄弟，俺親爹正要相相面兒，你幹嗎這樣害羞，像你恁般圓蛋蛋，粉嫩嫩的小白臉，還怕人家相看假如生成愚兒這副黑漆漆，疙疸痕的灶王爺尊容，一旦碰着提個婚兒親兒，那不要用屁股作街坊，趕緊往褲襠裏面藏嗎」。衆人聽他這種渾話，俱忍不住鬨堂大笑，阮平因爲上坐兩位師長，恐韓慶再作談諧，有失禮貌，遂對韓昭使個眼色，將他暫拉出去，旋聽父親微笑吩咐道：「平兒你快去上房裏面，向母親稟明原委，並道爲父言語，教取出那口馭鳳寶劍，來和屠龍配一配哩」。阮平心中也很歡欣，領了父親之言。急忙飛步入內，沒待自己開口，便見韓氏兄弟正在向母親述說，安人自從愛女失蹤，沒有一點準確信息，日夜燒香唸佛，叩頭禱告，只望綉鸞平安回家，真連寢食都忘懷了，如今驟聞韓氏弟兄之言還疑他兩係受阮平指示，故意編來安慰自己，韓氏在旁侍候婆婆，瞧見二弟且說且樂，心

裏便也有點相信不及，今見阮平起了進來，又如此如彼重述一遍，不僅他兩昆仲言說不假，並叫取取鳳寶劍配合，老安人獲此佳音，喜得顫巍巍站立起來，兩眼流淚對天禮拜道：「老佛爺啊，您真是有靈有感，有求有應，能保祐俺女兒平安無事，且獲良師，小婦人決在明日中午，謹具葷素牲禮，當空酬謝啊。」

安人拜過之後，即令韓氏指示丫環僕婦，抬過十數餘口皮箱，兩三層木櫃，然後方在一個大櫃裏面，取出一隻紅木長箱，開了箱上鎖兒，其中復有一只狹長皮匣，再撕下匣上封條，套開嚴鋼的鎖，搗啓蓋兒一瞧，早見裏面霞光閃閃。冷氣颼颼，偏得開箱幾個婦人，雙睛昏花連着打了兩三個寒噤，韓氏弟兄趕忙走近跟前觀看，見匣內滿墊碎珠玉屑沈檀蘭麝，上面臥着一柄沒鞘寶劍刃凝秋水，背綻寒霜看那尺寸型式恰與世傑單劍相埒，當即笑向安人作賀道：「細察此劍模樣與陳公子所佩無二，今日龍鳳寶劍配合，這盃喜酒我兩兄弟可喝定了。」安人聞聽此言，心中亦極快樂，當令阮平手捧金花皮匣，將劍與你父親配合，如若分毫

不差，我還要看看那陳公子，然後決定觀事，免得你妹子將來謾怨我哩，阮平知道母親用意，誠恐世儂容貌醜陋，就誤妹子終生，即使寶劍合上也是徒然，豈知韓慶嘴巴更直，復又笑笑道：「親娘，您左右閒着也沒事兒，待俺攬您去到大廳後面，隔着紗窗向裏一瞧，俺那兄弟別說文武全材，就憑他那一張漂亮臉兒，您若瞧個仔細正着，只怕劍合不上也要放定哩」。安人被他的言語慫恿，果真帶領媳婦韓氏，和兩個貼身服侍丫環，隨同阮平等一路出來，經經走至後窗下面，瞧見廳內坐着阮平師父，和一位不會見過的道爺，再看靠東椅子之上，斜坐着一位公子，生得面如秋月，目似春星，唇養塗硃，牙排密玉，真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公子，風流瀟灑的青年，韓慶原沒撒謊兒哩，安人正瞧得心肯意的時候，阮平恰好捧劍入廳，當見老員外先觀出自己之劍，然後拿起案上另一劍兒，抽拔出鞘，纔將二劍合了又合，比了又比，復對劍柄上的字跡，更默默瞧看一回。方纔笑笑向那禪師言道：「師父，這兩劍兒色彩無異，型式一般

，果屬陰陽配合之物，只不知此鞘是原來的否」。安人見他說罷，即將龍鳳二劍配合起來，往鞘中輕輕一放，但聽嘩嘩一聲響後，雙劍齊歸鞘內，直連一絲一厘也沒罅隙，安人見老員外面呈喜色，將劍遞過禪師觀看，他又拔出賞鑑一回，復給那位道長審閱，最後更傳與阮平諸人看了，仍然將劍送置案上，當聽那位禪師笑言道：「老員外，屠龍馭鳳既已配合，貧僧適纔所提親事，量不至於遭拒絕吧。」安人見他這麼說後，即聞老員外微笑言道：「小女蒲柳之姿，得蒙師父特別關照，許配於陳家公子，此乃極爲榮幸事兒，那裏能够再加推却，不過小女自幼驕縱，又學會一點毫末武技，平日自矜自誇，非得強似她的男子方纔匹配，她今遠處師父寺中，不能稍作商量，這事殊令……」。阮老安人早已看中世傑，今聽員外如此答覆心中方自不悅，忽見一個家人山外奔入，向他笑嘻嘻的稟報道：「老員外大喜！小姐現同一位女師父回府來了。」安人聞聽此言，真是喜上加喜，便不顧外面有人沒人，急急迎了出去，果見綉鸞偕着一個中年女

尼姍姍向裏行走，舉目瞧見母親迎出，連忙搶步近前叫了一聲媽呀，想起自己這次所遭危險，九死一生，便簌簌洒下淚來，老安人一把摟住姑娘，說不出是喜是痛，是樂是悲，她見誘鸞珠淚雙拋，也就兒呀肉呀的哭着喊叫，姑娘一面安慰母親，一面請過師尊白雲仙子，和其相見，並簡述逢險遇救之事，安人謝了又謝正擬讓進內宅，即見員外同那一僧一道，率領阮平四小弟兄迎來，安人觀面怎好回避，只得上前見過，便問僧道一齊笑笑說道：「三妹今日趕來此間，想又接到四弟飛書懇托哩。白雲仙子點一點頭，即微笑道：「四弟辦事向來從容，如今却又這麼性急，自從二位兄長會齊走後，復令蒼鷹送來一書，說是奉了太華師尊法語，不但要圓成龍鳳之婚，韓陳之禮，就是郝殷兩方舅舅，亦教咱們帮着剿除哩」。阮員外將衆人讓至中堂，依次坐定，家人又獻上一遍茶兒，齋宴早已備得，綉鸞和世傑雖是師兄師妹，但因正在撮合婚事，相處究係不便，遂隨安人退入後宅去了，少時飲宴之間，白雲問起親事怎樣，禪師即

將阮老員外言語，重述一回，她當點頭笑道：「老衲接到四弟書函，亦曾探聽徒兒志向，她雖是個閨閣裙衩，倒無小家兒女狀態，說這婚姻事情固由父母作主。惟因此乃百年大事，自己有切身利害，所以也要拿出一點主見，她的主見並非苛刻要求，就是想和世傑比比武藝，倘若她比輸了，自然沒有別的話說，萬一稍占勝利，她也決定不再適人，惟請世傑加緊練習，一年以後重行比試，假如三次猶不能勝，她也不再比了，或是遡跡空山，削髮爲尼，或更拔劍自刎，了結一生，以便世傑另求佳耦，老衲聽她說得入情入理，且復可愛可憐，當時未便加以可否還請二位兄長裁奪得了。」鐵面禪師同烏衣客聽了，彼此微微一笑，便把眼光齊望世傑，看他自己作何表示。

第七回

百花亭前英雄仗女
五柳莊上莽漢激奇人

却說黑衣女俠阮綉鸞，要先和世傑比拚武藝，然後再訂婚姻，鐵面禪師誠

恐世傑本領未精，不能尅服綉娘，一旦比輸之後，匪獨婚事擱淺，世傑無地可立，就是師弟飛龍真人亦跟着臉面攸關，要大夫裁個勛斗，所以他也不便作主，只把眼睛去瞧世傑，看他自己如何斟酌，世傑明白三位師伯意思，當即立起身來，紫脹着臉言道：「關於婚姻這件事情因係師父從中作主，弟子未敢多言多語，反招譴責，現在師妹要比試武藝，我倒可自作主張，將這婚姻事情撇開，向師妹請教益，並懇三位師伯從旁指示，阮韓諸兄多多賜教得哩」。禪師見世傑答應比武，心上極爲快樂，阮老員外不但歡喜非常，且深盼世傑勝利，當言後園百花亭下，有片大空場中，正好叫他二人比試，更令莊丁速往灑掃塵土，擺設几席，將齋宴重新備了兩桌，開在百花亭中，一面觀看比武，一面飲酒取樂，這種信息一傳下去，全府之人俱皆鬨動，爭先恐後奔入花園，要看小姐和新姑爺比武，少時亭內佈置完畢，阮平啓請衆人前往，韓慶因和世傑磕頭弟兄，又知綉娘本領了得，所以特別關心，他乘衆人起身之時，悄悄將世傑

一拉，教他落在後面，當把阮家祖傳拳腳門徑，及有幾件驚人絕招，就自己所知道的，簡單告訴出來，俾世傑得以提防，豈知世傑跟隨飛龍真人，早學得藝精技熟，大非昔比，如今雖見韓慶一片熱忱，關照自己，心裏非常感激，便微笑言道：「兄長只管放心，小弟縱然不能贏她亦決不至敗北，」韓慶將頭搖一搖道：「老兄弟，你和別人比賽拳腳，可以作此豪語，俺做哥哥的亦甚寬懷。須知這位綉鸞姑娘，不但天生一副神力，還更機靈俐落得很，她一發了手兒，雙拳如疾雨，兩脚似旋風，並能見招破招，見式進式，俺姐夫幾次比拚，都沒佔到絲毫便宜，你該多多在意纔好哩」。世傑經他這麼一說，想起綉鸞勒求比武的話，便忿然的言道：「兄長休得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俺陳世傑今日比武，若不降伏這位驕矜小姐，枉生爲昂昂男子，今後決不再和兄長相見了」。韓慶因他忿急起來，不便再說，卽同世傑互偕入閣，霎時走到百花亭外，世傑縱目一觀，見一塊廣大場子，上面滿墊沙土，潔白晶瑩，煞是壯觀，空場四

週遍植楊柳，綠葉翩翩，翠絲嫋娜，儼如錦幕重重，綵迴圍繞，再看場東有座亭子，型模八角，瓦覆琉璃，畫樑繪棟，金翠騰輝，亭前滿種奇花異草，仙卉瑤葩，亭內八扇玻璃榻子，一齊開啓，中間擺有兩桌齋筵，十分豐盛，阮老員外，陪奉三位師伯，高踞一等，阮平同着韓昭，正請老安人入席，忽見自己和韓慶來到便笑笑的招呼道：「師弟，你先入座喝盃酒兒，增長增長精神少時同舍妹比拚，務請將她贏了。第一使她知道世上能人正多不要過分驕滿第二愚兒常常和她較練，十九沒得便宜，活該她躊躇滿志，你今日擊倒了她正是給我吐口氣啊」。世傑聽了阮平之言，方知韓昭所說不假，他一面告坐入席，一面微笑言道：「小弟微末之技，那裏是令妹對手，阮兄瞞着別笑話得了」。安人見世傑儀態安嫺，談吐文雅，心上很是高興，當即笑笑說道：「陳公子武藝精純，小女決定不是敵手，還望您拳腳留情，勿和她一般見識纔好哩」。世傑趕忙謙遜幾句，當即入座飲酒，恰纔喝過三五鐘兒，便見一個伶俐華服丫環，先走

入亭，向老安人笑笑稟告道：「啓稟夫人，余小姐進園比武來了」。世傑聞說之後，只聽一陣環珮叮叮，弓鞋雜沓，傳進耳內，他常掉回頭來一瞧，只見韓氏率領十餘丫環，滿是頭縮雙髻，髮簪翠花，身穿桃紅緊身小綢襖，密釘青絲盤雲排扣，下面水綠撒腿騎馬褲子，大紅薄底綉花箭鞋，肩披銀灰英雄綢氅，腰繫杏黃嵌金鸞帶，臂上齊掛彈弓，肘下悉佩寶劍，個個打扮得粉粧玉琢，燕妬鶯慚，一齊擁簇着綉鸞小姐，桃腮帶暈，杏靨含羞，款款步進百花亭中，分爲兩行站立，當見綉鸞行近席前，對着上面三位師長，行了一個禮兒，並輕吐嚶嚶爲聲言道：「徒兒伺候來遲，還望兩位仙師多多恕罪」。鐵面禪師哈哈大笑一聲，即將世傑叫到跟前，令綉鸞和其相見，更笑笑的言道：「你們雖是師兄師妹，究係初次晤面，也該見個禮兒，今就便好常相聚處了」。衆人因禪師語帶雙關，俱忍不住闕然大笑，世傑倒底是個男子，而皮較比厚些，他見綉鸞一經粧飾之後，真有沉魚落雁姿容，閉月羞花綺貌，自己得着這樣一位佳人，

又身擅驚奇武藝實是前生修來福慧，當即紅着臉兒，向綉鸞深深作一揖道：「師妹英名武術，俠肝義胆，愚兄早已聞聽說了，今日更得觀面拜識，又將承賜教技藝，愈使心中快愉無似，惟愚兄一介書生，習藝未久，少時較量拳腳，還請師妹格外留情，多多指導纔好哩」。綉鸞聽他這樣的說，心便暗暗笑道：「一個雄糾糾的男子漢兒，只要唸過幾句詩云子曰，便學得這麼油腔滑調，假斯假文，你既要請姑娘手下留情，那又何必抖起胆兒，答應同我比武哩。她心理雖作如此譏諷，口中可不便照直說出，因見世傑作下揖兒，當亦忙忙福了福道：「師兄武藝超羣英雄出衆，愚妹如何及得零兒，今日要請比賽拳腳，願欲領教一切，希望師兄不吝珠玉，將真本事真能發揮幾手，俾小妹得到觀摩教益，以矯補自己錯誤和不足啊」。韓慶只望世傑早奏凱歌，大獲勝利不但他的婚事成功，自己也跟着露了臉兒，今見他二人且不動手只互相攀談謙讓，當時心內一陣焦急，便隔着座兒大聲嚷道：「你們二人這是怎麼着啊，豈非教俺焦氣

，既然驚人動馬要比武兒，還不痛痛快快揍上幾拳，踢上幾脚，見個誰勝誰負，得媳婦和不得媳婦，如今却又吱吱溜溜鬧假斯文，師哥師妹親做一團這個還比個烏武，賽個烏藝乾乾脆脆行茶過禮，納彩下定，抬嫁粧，搭花轎，拜天地入洞房，撒帳，合巹，愛怎麼比便怎麼比，愛怎麼武便怎麼武，也用不着俺提心弔胆，儘就憂兒，這不活活干烏氣麼……」。韓慶正在滔滔往下扯說，却把綉鸞羞得而泛紅潮，頰生紫霧，只將雙拳插韓氏道：「嫂嫂，你聽二哥又在說歎話了，還不上去搯他嘴嗎」。諸位道長一聽韓二歎子的話，又都大笑不已，韓氏趕忙奔往那邊席上，瞧見兄弟被阮平阻止，正撇着兩張寬厚嘴唇，坐在那裏生氣，當即笑笑數說他道：「二弟，你瞧座中多少人兒，俱在淨等着看熱鬧，誰也沒有多言多語，你幹麼又發起牢騷來了」。韓慶見姊姊這麼的問，便怔怔的歎口氣道：「我心內遭的急兒。只有我自己知道，什麼人皆不明白，非得他們比過了武老兄弟獲得勝利，俺的心內方纔痛快哩」。安人心思正和韓慶一樣

，惟恐世傑比拚綉鸞不贏，匪獨世傑婚姻遭攔淺，女兒亦將大大不樂，因為綉鸞個性非常強烈，平日說出怎麼言語，必定要怎麼辦到，果真世傑連比三次敗北，綉鸞不死也得削髮爲尼，自己僅有這一個女兒，假如到了那種步地，豈非白白養育她一場麼。所以她聞韓慶之言，心裏非常同情，只望世傑得到勝利，便對韓氏將頭點一點道：「兒呀，你兄弟是個老實孩子，處處俱顯直心直腸，他因知道綉鸞武功性情，不由不就憂帶慮，正和爲婆心中一樣哩」。綉鸞雖在和父親談話，對於安人言語却不管我的顏面如何，少時動起手來，俺必拿出所學絕技，將世傑一腿掃倒，寧拚今生今世不嫁丈夫，懸跡空山，或者憤恨自刎而死，也不要敗在他的手下，將我英名一旦掃地哩。綉鸞心內生了這種反感，立時豎起兩道柳眉，圓睜一雙杏眼卸下肩上藕荷綢氅，對世傑拱拱手道：「師兄既願賜教即請下場比試得了」，世傑見她神態突轉嚴肅心中頗爲疑惑，惟因事已至此怎好再作推却，便即陪着笑臉言道：「師妹真的要相較量，愚兄祇好

奉陪來了」。世傑一面說着，一面甩落肩頭外髦，隨即緊束腰間鸞織，整頓頭上沙巾，在三位師長座前告過罪兒，又向阮老夫婦虛擾兩句，即行邁步下亭，逕然前往，瞧見綉鸞猶如亭亭玉柳，立在場心，正在等候自己比試，忠義俠來到跟前，向綉鸞抱拳一笑道：「師妹將門後裔，祖傳武術，還請拳脚之下稍微留情一二，免愚兄在衆目睽睽下面，出乖露醜，永貽笑柄，那便感激盛情於五衷了」。綉鸞見世傑一再謙恭，央求個人讓他些兒，只道世傑武藝欠精，拳脚真正不行，當將柳眉高高一挑，很得意的驕矜言道：「師兄不必多說，請你將真本領多多賜教得了」。她說過這句話兒，即對世傑雙手一拱，說個「請」字，世傑復又笑笑言道：「還是師妹先發招罷」。綉鸞瞥見百花亭中的人，俱已攔盃罷盞，淨瞧比武，聞聽世傑讓她進招，即行足站丁字，拉開架兒，將阮氏門中祖傳萬獸神拳，施展出來，架式一開，便用蒼猿獻菓招子，劈面打去，世傑趕忙將身一偏，一個紫燕穿籠功夫，早躡出去丈餘遠近，綉鸞雙拳擊空，急忙

赶上兩步，復用黑虎掏心姿式，拳頭直撲面胸，世傑不慌不忙待她來到切近，襲的一個白鶴冲天躡躍。離地即有八九尺高，直從她的頭上掠過，綉鸞見兩拳均被躲開，心中勃然大怒，立即轉回身子，瞥見世傑腳剛落地急用黃狼攪尾掃蹀腿，一脚橫掃出去，世傑急中生智，忙使大鵬單展翅的招兒，左足抬起，右足用力望上一蹬，復將掃蹀腿躲過，綉鸞看見世傑身體矯捷，足手靈敏，方纔不敢輕視，後來二人搭上手兒你來我往，右衝右突，均是見招破招，急切難分強弱輸贏，綉鸞見世傑招開之後，一個紫鵝擺兔的姿勢，直望自己抓來，他忙用狡狴舞爪手法，向上破去，世傑連忙縮回胳膊，改使孔雀抖翎，綉鸞更用黑猩猩捕雞，世傑心內一驚，急也餓鷹捕食來救頹勢，綉鸞趕緊將身一伏，閃避開去，跟着使出白馬亮蹄的招兒，一足踢去，世傑何等眼明手快，瞧見這招躲避不過，只好將餓鷹撲食的姿形，改做鐵嘴鋼爪蒼鸞蹀躞子腳，提足望下面踏去，綉鸞見他使出這種毒招，心內吃驚不小，急忙將脚抽了回來，改用阮家百戰百勝

天馬行空的絕招，來贏世傑原來此種天馬行空招式，是觀對方身臨切近，不易躲閃，將身子平空躍起，上面用雙拳擊頂下面用雙足踢胸，敵人能夠招架頂上的拳不能防禦胸上的脚，能够拒格胸前的脚，即不能躲過頂上的拳，綉鸞使出這一絕招，直把阮家父手唬得面容更變，以爲世傑不但要輸給她，並且還要帶傷，就是韓氏兄弟在旁看見，亦吓得連嚷不妙，豈知世傑久聞綉鸞英名，又經韓慶一再警告，並將阮家萬獸神拳絕招說知，世傑纔用鐵嘴鋼爪蒼鸞踩子脚，決非真的要驟綉鸞，僅想將她招式破開，如今見她騰起身兒，果用天馬行空絕招來尅自己，他幸事先有了準備，且生性異常靈敏，急將飛龍真人所授敗中取勝平沙落雁絕技，使用出來，這種平沙落雁功夫，本是逢着拳脚精湛敵手，不能取勝，甚至被他人堪堪擊敗，方纔平地躡起空中，用拳脚一齊進攻，使對方上下難防，遭其毒手，和天馬行空同一功能，施展出去準能制勝，今日綉鸞搶在前面，將此絕招來佔勝利，衆人俱很吃驚不小，世傑亦見綉鸞驕矜過甚，對自

己下此毒辣手段，他心中當時一驚一怒，明知退避躲閃均皆無及，饒你身手怎樣靈便，側身頭上泰山壓頂拳兒，胸膛就得吃上箭靴，護住胸口腦門必定痛遭重擊，世傑在此驚怒之下，也只能拿出看家本領，將平沙落雁反用出來，他見綉鸞颯的躍起，拳脚一併打倒，急忙向前略進半步，身子望後倒去，待等綉鸞拳空脚虛。嬌軀剛下落時，他手足一齊用力，直由綉鸞身下穿過，及至她脚方沾地兒，世傑腰身望上一挺，雙手拚力一按他那兩隻脚兒，恰似生了翅膀，又像一對鋼鐵鉗子，呼的騰躍起來直望綉鸞兩臂夾去，綉鸞不識世傑此招，只道他見了自己絕技，懼怕負傷，成心躺下認輸，縱聞腦後呼呼風聲知他反用平沙落雁招子，心中暗叫不妙，且知回身無及，正待用力望前躡時，世傑雙足已到，颯的夾住她的兩臂，綉鸞猶欲往下褪脫，世傑雙手提起，將他兩隻金蓮往上一抱，綉鸞縱有天大本領，也沒法掙扎，只聽咕咚一聲響亮，這位驕焰萬丈的黑衣女俠，便像淘氣姑娘撲雪人兒，直望沙地對撲下去，亭中觀看比武的人，

瞧見世傑有此絕技，能够於敗中取勝，都齊聲喝彩不止，韓二獸子更樂得只扔盤碟，世傑因爲倒在綉鸞背上，赶忙爬起來，口中一面賠罪不疊，一面忙用手去攙她，纔見綉鸞伏在沙地上面，不但不肯起來，反嗚嗚的哭泣不止，亭上衆人見了，以爲摔傷那裏，俱皆大嚇一跳，到跟前瞧時，見她絲毫沒有負傷，只是悲痛自己失利，鐵面禪師便哈哈大笑道：「你們這次比賽拳術各人有各人精彩，各人有各人擅長，就只最後這一手兒，你用天馬行空絕招求勝，世傑沒有方法應付，只得放出看家本領，將平沙落雁反招來破，好在你們既是師兄師妹，又將配爲鸞鳳婚姻，因甚更悲感起來哩，」綉鸞聽見禪師如此的說，愈加哭泣不止，韓氏率同丫環上前攙扶，只聽綉鸞嗚咽言道：「嫂嫂，請你轉告那姓陳的叫他急速離開這兒，等我練習一二年後，再來此處比試，或者我去找他，倘若又敗在他的手裏，別說婚姻事情答應，就是赴湯蹈火也是不辭，請你快快叫他走吧，」阮老員外見女兒恁般囂張矯情，心中勃然大怒，正擬抽取

丫環所佩之劍，將他一揮兩段，忽見白雲仙子搖首示意，並將眼色傳給烏衣道長，他只好暫忍住氣，聽烏衣道長笑笑言道：「綉鸞師姪，你既自命爲巾幗英雄，脂粉豪傑，怎說話兒不講信義，想當初提婚之時，你會親自對師言及，說要勝似你的方纔匹配，如今世傑比賽贏了。這是場中人等有目共覩，豈能加以混賴，你不慶幸自己匹配得人，從速實踐諾言，反說出那等負氣詞句，希圖狡賴，像你此等惡劣性情，直與玉清孽畜一樣，咱同爾師劍俠門中，決不收留失信寡諾之人，你自己應當細細權衡，不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綉鸞經烏衣客一頓詰誠，只說得無言可答，惟有伏在地上哭泣，鐵面禪師知她女孩兒家，面皮嬌嫩，碰不得一點釘子，如今見她伏地嗚咽，連頭都不抬起，當下想好一個主意，即向世傑笑笑言道：「賢侄，這個禍兒是你闖的，還得你自己收拾，咱們做師長的管不着許多，就是她父母兄弟亦沒有辦法，綉鸞現在是你的人，你對她多賠幾句話兒，甚至屈膝跪上一跪，那倒也沒有什麼哩」。禪師說到這裏

，向衆人一使眼色，便皆哈哈大笑走了，世傑因爲剛走幾步被韓家兄弟倒推回來，並將圍門從外門上，他只好重興走回，瞧見綉鸞伏在沙地上面，兀自風紋不動，世傑沒有法子，只得走到跟前，向她笑笑言道：「師妹，你心裏如若惱怒愚兄，現在他們俱已走了，要打要罵隨你的便，可千萬不要賭氣兒。」世傑說了這兩句話，一瞧綉鸞還不理他當又俯下腰去，握住她的手兒，並笑笑的央告道：「妹妹鐵面師伯的話，想你也曾聽得，既是愚兄一時魯莽，衝撞了你，現在陪着好言好語，你也該不再生氣難道真如師伯說的，要愚兄給你跪下了嗎。」綉鸞經過烏衣道長教訓之後，自己也知理屈今見世傑只說軟話，並握住個人的手央求她心裏早已軟化過來，惟因顏面所關一時不便下台故即將手往回一縮，更把頭臉抱住，仍然一聲也不答應，世傑看這情形沒有方法只好遵依禪師所教，給綉鸞雙膝跪下，口中更笑嘻嘻的言道：「好妹妹，你又不是鐵打心腸，銅鑄肺腑，瞧見愚兄跪在跟前，真個一點都不心痛嗎。」綉鸞聽他如此的說

，側着杏眼一瞧，見世傑果長跪在身旁，她當下心裏一樂，口中忍不住嘆
嗤一笑，世傑聽得之後，忙又連連磕幾個頭，更好姐姐好妹妹亂叫一氣，綉鸞
見他這等纏綿溫柔，那裏像個身懷絕技英雄，當下心回意轉，緩緩抬起頭兒，
對世傑嘆嗤笑了一聲，更用手指畫臉羞他道：「偌大一個鬚眉男子，却跪向咱
們女流，倘教丫環看見多麼笑話」。綉鸞一面說着，一面攙起世傑，他二人隨
往大廳之上，羞赧赧的給三位師長叩頭，阮老員外安人行禮當由禪師指派韓慶
爲男家月老，韓昭爲女方媒妁，即便交換屠龍馭鳳二劍，訂爲婚姻，阮老夫婦心中
大喜，急令家人再備葷素筵席，給三位道長酬勞道乏，並替綉鸞感謝救命之恩，
少刻酒宴排畢，大家分爲兩桌八座阮老員外率領賽方朔阮平，在素筵上陪侍奉酒
，安人携帶子媳韓氏，懇請她的兩個兄弟。在葷席上款待未婚姑爺世傑，綉鸞本
想避進內宅，不入酒席，却被韓慶一眼發見，忙向老安人笑笑說道：「親娘啊
俺爲他倆婚姻之事，不但很耽一些的心：並挨了許多的罵，且受俺姊姊窩心一拳

，如今訂禮也交換了，婚約也成立了，小子雖然愚陋無才，究竟勉承禪師賞識，充當男家月老冰人，現在謝媒酒宴未擺，倒教奉陪嬌客貴婿，這樣來回左右要俺一人，俺又不是以子，由在你們撮弄，可是俗話說得好：「受人錢財，與人消災，吃人酒肉，與人降福」，您若能叫綉鸞妹妹，給俺敬盃酒兒，那怕再與世傑兄弟作一次媒，又給您們奉陪嬌客貴婿，却也沒有一絲半語怨言哩」。衆人聽他這等獸話，還道自己並不渾傻，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安人平日最喜韓慶樸素，今聞他如此的說，即將綉鸞叫至跟前吩咐道：「姑娘，韓家二哥自你失蹤以後，日夜出外尋訪，很受一些辛苦，如今央你敬盃酒兒，亦極應當，你就滿滿斟他一盃得了，」綉鸞本嫌韓慶口裏亂說，惟因母親吩示，不敢違背，只好給他斟上，韓慶端起這鐘酒兒，一仰脖子便嚥的一聲落下，隨又將嘴咂一咂道：「這種酒的味道，真是難得，除開五柳先生家傳秘方，誰也不會讓取啊」。鐵面禪師聞聽此話，忙問五柳先生是誰，阮老員外便笑答道：「老漢門

前種有五棵柳樹，枝葉特別茂盛，自己因慕陶彭澤的文章道德，詩酒閒情，便亦東施效顰，號爲五柳先生，外人更將老漢舍下，稱做五柳莊兒，至於所釀之酒，雖較肆內購的味濃，却也沒有什麼佳處啊」。禪師聽他設畢，心內恍惚憶及一事，尙未十分想明白，便聽韓慶大笑言道：「五柳莊的酒味雖濃，究沒白蓮觀酒味兒香，咱們雖想嚐嚐白蓮觀中佳釀，怎奈慧空寶扇厲害，玉清飛劍高強啊」。三位仙長聞聽此語，一個個面色通紅，做聲不得，阮平見韓慶信口胡調，竟刺激起仙長，心中異常不樂，便沉着臉言道：「二弟既沒多大量兒，何必如此喝酒，」韓慶原是有醉意，今聽姊丈這樣嗔怪自己，胸頭愈加憤怒，當即離了座兒，恨恨言道：「你們懼怕妖道邪術，俺韓二爺却不懼怕」。他說過這一句話，卽行扭頭走出，衆人本待上前攔阻，又恐三位道長生嗔，只好由他暫去，誰知韓慶一去三日，沒有回來，鐵面禪師只道決無妨碍，世傑終究放心不下。

第八回

光怪陸離小俠墮色網
朦朧惆恍青姑蹈情罣

陳世傑瞧見韓慶失蹤數日，音訊全無，心裏甚是遭急，當下瞞住衆人，要往清風堡白蓮觀再去探訪，好在此時正是五月中旬，天空月色銀水價亮，他一路施展飛騰術兒，可消個把時辰便早到達，世傑因爲來過一次，道路很熟，便仍由觀後跳上牆去，隨拾起一塊小小磚兒，扔往下面，聽見沒有絲毫動靜，即行輕飄飄的躍落地上由東邊那個小月洞門，一直行至外院，瞧見院內蒼松夾徑，翠竹盈階，花木扶疏，山石奇巧，果然十分清雅幽緻，世傑因正西還有一個套院，射出紅紅燈光，他當抽出跨下寶劍鵝行鶴步，走了進去，將身貼住窗子跟前，隔着鐵紗向裏一看，見內面是三間屋子，兩明一暗，均鋪陳得異常華麗，世傑見暗間裏面，靠牆鋪着一張牙床，床上繡衾閃灼，錦帳流蘇，顯出特別輕柔香艷，床外擺有一座春臺，滿置脂粉粧奩之屬，春臺前面高張一掉筵席，

對面坐着兩位道衆，一個生得擗眉惡眼，鷹鼻猴腮，形像十分醜陋兇狠，只默默喝着酒兒，正是那玉清道人，他再轉眼看那女冠子慧空，頭梳螺紋妙常髻身穿冰綃禪翼百衲衣，眼如春星，眉似新月，玉頰暈紅，不殊紛荷垂露纖腰款擺，幾疑翠柳臨風，世傑看見這樣美貌佳容，心裏不住暗喝采道：「好個絕世麗妹，真不愧稱玉面狐狸，果然有那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哩，世傑正在暗地讚嘆之際，忽見那慧空手舉玉盞，慢慢斟上酒兒，再悠悠送到檀唇之上，驀然停盃不飲，長長嘆了口氣道：「我也不知那世罪孽，偏偏碰上這個禍害冤家，任奴怎樣欺哄騙詐，威嚇誘惑，他只生生咬緊牙根拿定主意，不答應那個要求，幾次招上奴的氣來，本想一劍劈下，斷送他的殘生，惟因奴的陰陽寶扇，只陽面功成圓滿，陰面尚差一個全真童男方能成功，韓慶像貌雖然醜陋，然尚是個元陽未拋童男，奴只想將他誘到心服口服，二人同赴陽台，取得他的童貞，便將他一劍斬首，怎奈他固執不肯從哩」。世傑聽她這種言語，知道韓慶

果然受困在此，心中便暗暗佩服道：「俺義兄韓慶，真可稱得一個見色不亂英雄好漢哩」。世傑方思及此，只聽惡道忿忿言道：「什麼好阿物兒，你這麼愛他護他，依着老爺主意，先將他用膠汗藥麻倒，使他失去知覺，然後再灌上一杯春酒，便由你任意佈擺，何苦這樣枉費唇舌，向他成日成夜哀求，致令咱們二人夜夜分宿，不能享受一點快樂，這豈不是冤哉枉也哩。世傑聽他說的如此不堪，暗中悄罵幾聲，忽見慧空輕移蓮步，走到王清座前，一扭楊柳腰兒，坐入他的懷中，斜乜着秋波似的眼兒，嬌聲媚氣的欺欺言道：「玉清師兄，奴非愛那醜鬼韓慶，實欲借他童貞之髓，全陽之精，完成自己寶扇陰面，以破鐵面禿驢沈香念珠，你我二人朝歡暮樂，已有好幾年了，豈在乎此數日分居，再說咱那地窖裏面，還關着三個女子，兩名戀童，什麼都隨你的意見，幹嗎還這祥放我不過哩」。世傑聽她說出地窖二字，便知義兄韓慶，一定也關在裏面，後來聽得前面院裏，梆梆打來更聲，他當忙把身一伏，悄悄蹣出跨院，穩在一

叢竹子後面，見一個火工道人模樣，腰裏插着一個紅燈，手裏拿着木槌魚槩，一直打向後院裏去，世傑躡住他的腳跡，跟在後面，等他行至西牆之下，待要回身，便左手握定利劍，右手使個烏龍探爪，一把搯住他的喉嚨，用劍尖往臉一指道：「你要性命，快別喊嚷，否則一劍揮成兩斷，那道人唬得魂不附體，戰兢兢的跪下言道：「爺爺別要動手，我決不敢聲張，」世傑低聲呵問他道：「你家院主新近捉了一人，姓韓名慶，如今關在那裏你若將實話說出，俺便饒恕性命倘如半字不實你就休想活命，那道人見問這樁事兒，不由微微一怔世傑將劍往下一沉，吓得道人抱頭哀告道：「好漢爺爺……我說我說，新捉來的那個男人，他因苦苦不從院主方便，如今關在地窖之中，一間空房裏面，爺爺問他則甚」。世傑低呵一聲，嚇得道人一個瓏躡，忙又哆哆嗦嗦跪在當地，世傑見他這副怯樣，心內着實好笑，復又斥問他道：「地窖設於何處，打從那裏進出一共有幾處門戶」。那道人磕了個頭道：「那地窖子在觀音堂內，一個神案子

的左邊，爺若走進觀音室堂裏，將案上香爐向左一轉，再往右一擰然後用力提了起來，爐底機簧活動，案下自會現在一個圓洞兒便是地窖子的入去處了」。忠義俠揣度他的言語神情，料想沒錯，當用劍尖指一指道：「你說的這些言語如果一字不虛，實實在在，自然沒有你什麼事情，假若存心不良，欺騙小爺，少時趕了回來，手起劍落，將你揮成兩斷，那時休怪小爺不容情了。」世傑說到這這裏，即將道人放倒，由他身上解下一根絲繖，四馬攢蹄網了個結實，提在牆角僻靜之處扔下，又恐其見人呼號，敗露事體，再由他身上割塊道袍，填入口內，然後方拔起步兒，重行奔出外院，見路北一楹大殿。正書觀音堂三個大字，殿門兀自虛虛掩着尙未落鎖，世傑蹇入殿中，乘着半明半滅的海燈光焰，向四下裏細細一看見殿內空空落落，慘慘黯黯，既未掛着綉轎寶幢，復沒設有蠟盞籤筒，僅神座前擺着一張香案，特別巨大，如條泥石砌成一般，世傑看那石案之上，別無供俱，果只擱着一隻香爐，亦係石頭剝鑿成

的，他見石爐體型龐碩，重量約在百斤左右，心知必有奇異，道人之言，決不誑，因急躡步近前，伸手將香搖了一搖譬如蜻蜓撼石柱，那裏能夠動得分毫，他然後插劍歸鞘，運足兩臂氣力，依遵火工道人之言，雙手握住石爐兩耳，先向左用力一轉，說也奇怪得很，那香爐恰像一個活的，隨手也望左轉動，世傑心內大喜，於是又往右一擰，果又沒費什麼勁兒，石爐復往右旋轉回來，世傑將左右兩轉擰畢，只道還似方纔那般沉重，便加倍的將力提足，抱住爐身往上一拔他這不拔則可，如今猛力一拔，忽聽轟隆隆一聲巨響，平地起了個透巖，將世傑吓了一大跳，接着脚下徒然一軟，自己站的地方像要陷落，他心中詫異未了，地上却飛也似的旋轉起來，世傑因聞阮平韓昭說過，白蓮觀內設有秘密地室，十分離奇精巧堅固難破，他二人上次被潘智誘入，情勢極其危險，設非身帶魚腸寶劍，暨郎舅互相爲力，生命一定不保，他今夜拔起案上香爐，地下忽然驟然飛轉，像轆轤一般迅疾，便知着了火工賊人道兒，心內連連嚷叫：

「不妙……」，只能隨其狂轉不已，少時發覺後面那座佛龕，距離自己不到五尺，仍是雄巍巍的立着，並未跟隨轉動，假使個人想一方法，將身躡到佛龕上去，豈不脫離險地，世傑心中雖想有理，怎奈脚下愈轉愈疾，愈轉愈快，不到半盞熱茶時間即如小兒玩的紙糊風車，經過狂颺吹激之後，便唰哪的輪轉如飛，不但難以起式躡躍，且恐一時疏了神兒，擇倒下去，再中其他機關埋伏，性命立刻發生危危，幸虧世傑年齡不大，又係童男身體，平日未曾近過女色，元陽充滿，精髓飽足，所以轉了一二百圈子，頭目尚沒有昏暈，假使是個成年之人，七情六慾纏繞胸臆，縱然練有深湛技藝，精絕武功，也決難支持得住，世傑再被旋轉一忽，亦覺心內怦怦跳動，神經遂漸起了變化，眼看不能再作掙扎，他在此種危急之下，陡然發明一個招兒，要用蒼鷹蹑子腳的功夫，提起一隻腿來，然後將全身的氣力，集中在那隻腳上，隨着地面旋轉，再使梅花點點紅的絕技，蹻起腳的後程，僅用腳尖點滴地上，這麼一來，腳下面積縮小

，身體重量自然較輕，昏暈成分亦定爲減少，且可運用燕子穿林姿式，提起脚尖一點，將身平蹶出去，豈不躍進佛龕去了，世傑打算完畢，急忙提起右足，拿左足尖支住全身，像雨點般只顧跳躍，地下愈轉得快，他便愈跳得快，果然頭目昏暈頓減，不爲旋轉所困，他這樣跳來跳去，即將身子向前微撲，擺出紫燕穿林姿態，然後右足往下驟點，只聽颼的一聲，果真被他平蹶出去，誰知俗話說得正好：「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之外有能人」，世傑這種武功打算却又早在慧空妖道預測之中，原來她裝置此等機關埋伏，即恐遇上武功高深，心思靈巧的英雄豪傑，使用梅花點點紅的絕技，躡出那危險圈子，所以復在四面八方地下，掘了一些刀坑劍窟，水窖灰池，只要總樞鈕被人旋動，所有的機關一齊靈活，只要你躡躍到上面，立刻便會沉墜下去，受刀攢劍掬水淹灰迷等等危險，性命即行斷送不保，世傑因爲圖脫危機，將身躍往龕上。不料那座燦爛莊嚴七品蓮臺，既非金銀銅鐵鑄成，又非土木磚石砌就，却係蘊紮紙糊叮嚀幌子，

他的身體剛才蹀上只聽唏哩嘩啦一陣響亮，脚下站立不穩，便即咕咚掉了下去，一直掉到很深很深的地方，方纔呼的止住，世傑在初墮之時，只道底下準是刀山劍林、鐵蒺藜，梅花椿等鋒銳兵器，自己這樣由上墮下，準得軋個千窟萬孔，皮破血流說不定還要一命喪失，孰意掉到最終之點，不但身體沒有受傷，頭足沒有擗着，自覺自身倒落所在，還是軟綿綿的柔膩膩的，更有一般濃馥馥，溫煖煖的蘭麝香氣，撲入自己鼻關之內，世傑心中尤甚詫異，急忙用手去摸，覺得個人背脊之下，乃是鋪的錦衾繡褥，再用手撲遠一些，確臥在一張大床之上，世傑此等迷惑，簡直如墮五里霧中，真一點莫明其妙，他急忙坐了起來，伸手進入百寶囊袋，掏出夜火電光筒兒，向四下裏匆匆一照，見自己陷身的地方似洞非洞，似房非房，縱橫的面積，約有一丈五六上下，四壁圓溜溜的，毫沒一點輪廓，且俱光滑得如同油壁，世傑看這秘窟裏面，既沒關得門戶，亦未見窗扉，僅正北的一面牆上，高高鑿有二孔，只飯盃大小，想是留着通空氣的，

他再瞧瞧窟內，除有得一張錦被繡枕床兒，並擺有一個半圓紅桌，一隻小小方凳，桌上列着一盞油燈，一隻火石，幾冊精美絕倫小型書卷，一套汝窯蠶刻碎瓷茶具，世傑看到這種景象，心中更是驚吓，當即割燃火石，將燈點上，窟內光熊熊的，頓即明亮，他再執起油燈，向各處細細查察，亦沒找出門戶痕跡，當復抬頭向頂上一看，只見白森森的一個圓頂，亦沒呈現裂紋，自己究由何處墮下來的，也窺不出絲毫破綻，且忖度由地至頂，足有二丈開外個人從上墜落下來，不但沒有擗着頭足，傷着筋骨，而又不偏不斜，不左不右，輕輕的擗在床上，這真使人莫明其所以了，世傑發了一會兒怔，當將油燈放在桌上，拿起書兒一看，見是畫冊裝璜，箋題「六朝金粉」四個金字，下有「唐寅秘繪」，丹硃印章，世傑只聞唐伯虎是一代畫宗，平日並沒看見過他的墨寶，今夜在無意瞧見，便即翻開一看，只見裏面所有畫頁滿是繪的春宮，其中男女交媾之事，一個個神情肖似，毫髮悉呈，穢態活形，栩栩欲活，實是精工細微，出神

入化的了，世傑見到這種東西，脊梁骨上面，不覺冒出一股涼氣，知是妖道平日取樂用的，自己那能着此道兒，墮入萬丈莫拔深淵，因忙扔下淫書，打算逃出險路，惟以四壁堅如鐵桶，滑似鏡面，沒有一點隙縫可以設法，假如自己擅長變化，能有西遊記上孫行者的技能，搖身變個蠅蝶虫兒，或是哼哼嗡嗡的紅頭綠翅蒼蠅，便由壁上通個窟窿，騰翅飛出，那是最容易也沒有了，世傑想到這些上面，只盼師長等人趕來，將自己救出險境，誰想此念還沒完畢，突聽壁上剝啄響過幾聲，即行現出一個小洞，並見由那小洞之內，伸進一塊硃漆金花木盒，盒內放着兩碟冷葷，三盃熱菜，一壺白酒，一盆米飯，那洞開在靠牆桌上，遞進酒菜茶飯以後，却又呼的一聲關上，世傑再走到跟前一看，却又找不絲毫裂痕，他心中詫異之下，突然嗅到酒菜香氣，當即暗暗發恨道：「俺今夜陷身在此，吉凶尚未可卜，如若命不該絕，師長等必來搭救，假使修短有數，應當死在魔窟之中，就是師父諸人趕到此地，亦係束手無策，淫道既然送來

酒飯，俺且痛痛快快喝它三盃，吃它一飽，那怕死在九泉之下，也做個酒醉肉
喝鬼兒世傑這麼想後，當即執起銀盞，斟上美酒，一仰脖子，便囁的喝下一盃
，覺得這種酒兒，十分香甜可口，耐人尋味於是手不停盃，將那滿一壺旨酒，
早喝的一滴未餘，世傑復又盛起飯來，一頓狼吞虎嚥，把菜飯又一掃而光，自己
到了此時，陡覺腹內一陣燙熱，頭目也感覺有些昏暈，他一時酒性豪發，用手
搯着桌上牆壁，口中狂呼怪叫的大聲喊道，「慧空妖道，你是有名的玉面狐狸
，俺便有伏狐的本領，你是出色的百花仙子，俺便有擒仙的技能，你若識時見
機，痛改前非將韓公子釋放出來，交與小爺一同回去，俺念你一片虔誠，不究
既往，饒恕你一條性命，假如妄逞淫威，不聽良言，少時拿到爺手裏，鋼鋒下
去，管教你身首異處，頓喪殘生，那時後悔却也無及了」。世傑只顧口發大言
，瞎嚷一氣，誰知他喝的這種酒兒，乃是白蓮觀妖道慧空，特製的一種春酒，
任你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暗室無欺的魯男子，只要喝入她的酒兒，也得柔

情脈脈，神志綿綿，和她結上百年不解的孽緣哩，世傑只能食用她的肴饌，不合享受那壺酒兒，如今將酒喝了下去，又乾嘔了這一會子，便覺腹內一股辛辣氣味，直向四肢奔流，少時渾身火燙燙的，感到異常炙燥，異常煩亂得很，而個人的兩手兩足，自經那股熱氣流躡之後，更立刻發生作用，俱皆軟綿綿麻酥酥的，懶得轉側動彈，只想倚在什麼地方纔合適，世傑起初感到此種現象，只道酒力濃厚，特別有勁，所以這種特別醉人，誰知他此念頭還沒平伏，而心內又起一種變化，竟令其色慾衝動，全身陶醉，只想將這春宮拿起來看，世傑到此時候，猛然悟到裨官野史上面，常說一般惡霸淫徒家裏，多秘密配製一種春酒，假使由外面搶劫來的婦女，三貞九烈，矢志不從，他們便設着法兒，將春酒騙給喝了，那怕她性情再爲節烈，却也敵不住藥力衝動自然能够移船就岸，任從其所欲爲了，如今自己喝的酒兒只怕也是其中一道，那却怎麼作區處啊，世傑想到這裏，神思愈加麻亂，精意愈加撩撥，使他急攘攘的，不能再想應付之方，正

在此等境地，忽聽壁上吱啦響了一聲，却又現出一個半月形的小門，門將開啓，便有一股蘭麝香氣，自外面直撲進來，世傑覺着今夜事情，忽驚忽險，忽忽忽憂，件件皆是光怪陸離，出乎自己意想之外，如今見門開了，他當運神一看，果見門裏走出兩個丫環，手執紅紗宮燈，在前引導，後面一陣環珮叮噠，却進來一位華粧麗服，姿態曼妙絕世佳人，世傑看這佳人面龐，正是纔和道人對面飲酒，嬌聲浪調的妖道慧空，如今却又改換裝束扮作豪華貴婦模樣，必是前來擺佈自己哩，世傑雖然誤飲春酒，神亂心慌，可是根基深厚，靈性尚未泯滅他見這個妖道來到，本待拔出腰中寶劍，將她一揮兩截，爲地方除一大害，給自己吐口怨氣，爭奈兩肩酥軟，毫沒有一絲氣力，不能遂從個人心願，玉面狐狸這個淫道，目力何等厲害，她見世傑雙眉緊蹙，兩眼圓睜，知非一般泛泛少年，當令兩個丫頭上前，解下世傑佩劍鏢囊，一齊退到房外伺候，可憐世傑生鐵似的漢子，因被那藥力困住，挪騰不得，眼看人家將兵器携走，亦不能向其爭奪，那

妖道將丫頭打發走後，小門仍然給關上了，她即輕移蓮步，走近床前，向世傑禍了一禍，並笑盈盈的說道：「公子尊姓大名，家住何處，晝夜來到荒郊野寺，却爲何事，尙祈一一示明哩」世傑將身歪在床上，本是難受到極點了，今見慧空裝模作樣，來問自己。他當故意鎮定心神，向其厲聲呵斥道：「俺公子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姓陳名叫世傑，人稱忠義俠世居寧武丹鳳村內，你這賤人問俺爲甚。慧空聽他說畢，並不動怒，仍然笑笑的問道：「這樣說來，陳公子原非本地人氏，乃係異鄉作客的人，但你在你的寧武，奴居奴的蕭寺，彼此前世無仇今生沒冤，你却因爲什麼，深夜跳在奴的觀中，私窺密藏強綱更夫，這又是從那裏說起呀」。世傑見她毫不生嗔，還只陪着笑臉說話，當下心中怒氣不覺挫落一半，便微微哼一聲道：「胆大妖道，小爺若不說明，諒你也不知道俺奉飛龍真人師尊之命前來捉拿你這妖道，並搭救義兄韓慶，爾若識勢見機，速速將人放出，交與俺一同回去，並從此洗心革面，懺悔前愆，小爺念在上天好生之德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去，侍婢因獻慇懃，早把靈藥用酒化開，雙手奉上，慧空此時情慾燒身，看也沒看，即行一口喝下，瞧見二婢已將世傑衣服脫落，昏眠榻上，她當命令二人出去，自己亦即寬衣解帶，貼在小爺身旁假寐，只待他的藥性發作，激起強烈性慾，自己便能十足享受，不料今夜煞是作怪，她見世傑服下藥後，不但沒有睡熟，反漸漸轉側蘇醒，而自己喝的藥酒，却竟奔流四肢，週身如同火一般的燒灼，她心中剛自詫異，反倒哆哆嗦嗦的昏睡過去，世傑少時清醒過來，見淫婦玉體橫陳，倒臥自側心內不覺大驚，以爲個人遭了人家毒手，急忙跳起身來，仔細審察一遍，見自己依然本來面目，真元未破，當感到十分慶幸，他再覓轉身子，去看那個妖道，見她雙目緊閉桃頰綻紅，身上僅穿大小中衣，連什麼都脫掉了，仰面臥在綿帳之內，身體兀自掀騰顫動，世傑瞧見這般景象，如墮在五里霧中，實在摸不着一點頭腦，當忙走近床前，將慧空推了兩把，見她昏昏迷迷，仍是沒有蘇醒，他心內更自詫異，繼見春台之上，擺得有兩種藥品，世傑急忙拿起一

看，見二種皆是金丸藥，模樣大小一般，一種是瓶子裝的，上面書着奪陽盜髓金丹數字，一種是盒子盛的標明固精丹三字，世傑正在大惑莫解之際，陡聽室頂上面，沙沙響了一聲，他連忙抬頭一看，便見由屋頂上面，旋轉轉飛下一張紙條，他由地上拾了起來，偏近燈前一看，見上面書着一行草字，乃是師父筆跡，世傑當忙往下唸道：喜爾不凡，顛倒金丹，速縛妖婦，爲民雪冤，世傑唸了這四句法語，真是又驚又喜，又欣又怕，想到自己方纔之時，自己若是稍動邪念，同這妖婦卿卿我我，一相苟合，師父縱然目覩危險，亦決不伸手援救，這真是僥倖到萬分了。世傑依遵師尊訓示，即由房中尋出一條繩子，將慧空四馬攢蹄捆了一個結實，然後拉了一條夾被，又將她連頭帶腳，緊緊裹上，兩端結了一道疙疸，稍在肩膀上面，恰似一只較大大包袱，世傑收拾完畢，方欲動身，猛然想到這個秘窟裏面，門戶做得特別精密，先見慧空進來之時，從右邊壁上闢開門兒，後來自己留神觀察，却又痕迹全無，再找不出一點破綻，如今得到師

父暗助，雖將妖婦捉入手內，爭奈門戶難尋，不能出去，也是白白費這一次力了，世傑正在躊躇之時，復又掏出師尊法語，重新觀看，只想從這十六個字內，再得到出險秘示，他反復唸了幾遍，覺得並無啓迪，後來翻過紙條一看，却把世傑喜得手舞腳踏，笑逐顏開，原來這字條後面，又書着一行小字，寫的是「室爲淫窟，爲師懼入，叩壁三下，門開疾出」。世傑見了這種指示，忙扒地磕了三個頭兒，感謝師父相救之恩。當即紮抹衣服，收拾俐落，將妖道掛在左邊肩上，然後手握拳頭，準備廝鬥，一切完畢之後，方纔騰身起來，走到石壁之下，伸出左邊手兒，輕輕叩了三下，猛聽咯吱一聲響亮，壁上石門頓開，一個丫環探頭進來，方欲觀看，早被世傑抓住青絲，拉入室內，手起一掌，打翻過去，自己急忙聳身一躍，跳至外面，回首看那門兒，却又自動給關上了，世傑吐一吐舌，想到妖道機關嚴密，大是費了一番心思，不道如今反遭擒了，世傑出到密室之外，乘着雪亮似的燈光，向四處一看，見這一個地方亦彷彿地

窟似的不知由何處可以出去，正遲疑耳，突聞一陣哭泣聲音，非常悲切，由牆東角細細發出他心中甚爲驚詫，復又側耳聽去，那哭聲不但十分淒楚，還像好幾個人似的，世傑聽得明白，急忙奔至東牆下一看，見是一堵完整石壁，並沒有什麼裂痕，而哭聲正從裏面發出來的，世傑見這情形，知道東牆之外，又必係一座密室，和西邊差不許多，那韓慶盟兄許其就藏在這密室中哩，世傑因不知開門機巧，深悔剛纔捉住那個丫頭，不該拉入魔窟，應當捉到外面，問她底細，那這一切困難，不都迎刃而解嗎，他這樣正自後悔，世傑來到房中，見一張春台上面，正擇自己那柄馭鳳寶劍，物還舊主心中該多麼歡喜，當忙躡至案前，一手拿起，正擬舉步向外行時，突見北牆下面，鋪着一隻綉榻，上掛藕合色的輕紗蚊帳，世傑聽那帳子裏面，發出一陣嬌細鼾聲，分明內面睡着有人，他當忙蹣至床前，用劍尖挑起紗帳一視，只見裏面錦衾之上，橫躺着一個女子，髮總雙角，是個丫環打扮，世傑仔細對她看去，正是手提紅燈女子，遂即輕呵

一聲，將她由夢中驚醒，看見世傑身揹包袱，手執利劍雙肩倒豎兩眼圓睜，氣概好不威嚴，便即坐起身來，裝模做樣的嬌斥他道：「陳姓公子，你不同我院主歡會陽台，却私出密室幹嗎……」。世傑沒待她說完，即用鋼鋒向她臉上一晃並低頭的喝斥她道：「賤人少耍胡說，且須放低聲音，你若重嚷一嗓子兒，小爺寶劍砍落，爾即斷送殘生了。」那丫頭聽到這裏，明知事有蹊蹺，當即唬得玉面無顏，香汗直落，急忙跪在綉榻之上哆哩哆嗦的言道：「公子手下留情，小女子決不喧嚷得了」。世傑微哼一聲，並悄聲呵問她道：「你家院主捉來那位公子，現藏在什麼地方，迅速對俺說個明白，便饒你一命不死。」那丫頭磕頭如搗蒜道：「俺院主捉來公子少爺，平日甚爲衆多，不知您問姓張姓李姓趙……」。世傑因爲一時倉促，沒有將話說明，如今聽她這麼的說，便即微呵她道：「俺如今所要問的，即是那鐵面金剛韓慶，那丫環聽這口氣，不覺微微一怔，世傑見她故意躊躇，即將寶劍往下欲砍，吓的那女子戰

戰兢兢的叫道：「陳家爺爺，小祖宗，別下毒手，奴說奴說」。世傑將劍按住，聽那丫頭低低言道：「韓家那位公子現在藏在正北密室，爺真的要救他嗎」。世傑聽她此言，又聽東墻裏面哭聲，方知這間屋子裏面，是東北皆有密室當即提起那個丫頭，進到裏間屋內面叫她速將北面密室門戶打開。那丫頭不敢違拗，隨將壁上一處地方，連擊三掌只聽嘩啦一聲響後，壁上即現出一個窟窿，那丫頭再將手伸入裏面，先往左邊轉了兩轉，再往右擰了一擰，壁內一陣機簧發動，却吱吱的顯出一個門來，世傑恐怕自己入去，被她再關在裏面，當令丫頭走進室內，將韓慶攙扶出來，所喜他這幾日之中，沒有受過什麼挫折，身體沒有吃虧，步履均和常人一樣，世傑當將個人履危涉險的經過，向韓慶簡述一遍，韓慶聽了，甚為感謝盟弟相救之情，當下二人再令那個丫頭，將東壁密室打開，見裏面床下，縛着四五個男女，一個個多是赤體精光，半絲不掛，教人看着實難人目，世傑令他們穿上衣服，出到外面屋內問起衆人姓名來由，俱係

良善人家子女，住居白蓮觀附近地方，只因妖道等假名募化，看見衆人生得清秀美麗，便先後劫入觀內，男的由在玉面狐狸慧空擺佈，女的儘那惡道玉清享受他們被劫入這秘室裏面，起初共有十二三人，其中兩個男女孩子，聽說是未婚夫婦，性情較比強烈，不肯接受非禮要求，招得淫婦惡道胸頭怒起，立時拔出腰中寶劍，將那男的一揮兩斷，女的見她丈夫業已身死，假做懼怕懾伏，願意伺候那個道爺，惡道滿心歡喜，即將她是暗用心機，打算替未婚夫報此仇恨，待那惡道褪脫衣服，携手入幃，正欲顛鸞倒鳳的時候，那女子便緊咬銀牙，一把抓住惡道陽物，便死命的用口去嚼，痛得道人喊嚷喧天，因為床上沒有刀劍，只能用拳脚很命踢打詎奈那女子復仇心切，將死置於度外，由你道人怎樣捶打，她只兩手用力，加倍搏擗，很想將他置於死地，惡道痛得難挨，急忙停住拳脚，便沒口的呼娘喚爺，請她饒恕性命，並願大開寺門，將我等旗鑼鼓傘，抬送回家，以後再不作犯法事情，那女子由他央告，充耳不聞，比先更撕擲得

猛烈，道人在剎那時後，頭上淌下涔涔大汗，眼球突突翻白，瞬息就要嚙下那口氣兒，誰知他的命不該絕，石門砰然開處，妖道由外面急急奔入，她手中拿着一柄扇子，只往那女子臉上一搨，她便鬆開兩手，伸開雙足，悠悠的昏迷過去，那惡道爬起身來，對女子咬牙切齒，痛罵一回，隨用兩條軟絲繩子，將她平平縛在床上，身上衣袴撕個精光，然後含口涼水，將那女子噴醒，一面殘酷蹂躪着她，一面更對揮笑言道：「你們若有胆量大的，敢效這賤婢行爲，老爺也是照樣處置，現在，俺給她一點樂子，回頭還有苦頭够她嚐的啊」惡道將那烈女糟蹋完了，果然手拿一把牛耳尖刀，先割去她的雙乳，繼剝掉十個手指，更剝來她的舌尖，這樣沒王法的凌遲碎剮，直把衆人吓死過去，只好由他二人佈擺，不敢一點強拗，沒到兩三個月光景，有的精癩髓竭，身子掏虛，不能得到惡道歡心，便被扔在黑房裏面，活活餓死的奉承不週，稍獲舛錯，經他倆手起劍落，斷送殘生，只有我們這幾個人，妖道看着還可心兒，如有身子虛的，便賜給一

顆丹藥，服下便可精神陡長，不顯衰頹，平日更將鷄鴨魚肉，拿來將養，方才苟延殘喘，得到今日，不過想起未來前途，依然可怕，所以悲從衷來同聲哭泣，好漢搭救我等出來，重觀天日，固然恩同再造，不過這兩個淫惡道人，俱未就捕，他二人本領高強，武藝出衆，尤其是那玉面狐狸慧空，她有一柄扇子，喚作陰陽寶扇，只要施展出來，任何銅筋鐵骨好漢，扳天拔地英雄，但經她拿起扇子一甩，便即乾瞪雙目，懵然栽倒，小爺若擒住那個妖婦，就這樣釋放衆人，倘被她追趕前來，用那撈什子一拋一抖，仍然俱吃捉拿，到那時候，衆人遲早俱是一死，難逃活命，因沒有什麼可惜，但恐小爺耽誤工夫，跟着我們再繞上了，衆人雖死在九泉之下，於心亦不自安了，世傑聽見他們異口同詞，述說完畢，將惡道等更恨得入骨入髓遂即伸手進懷，掏出一柄小扇，便指給衆人看道：「你們知道妖道扇子厲害，豈知現在已入俺手哩」。衆人對於忠義俠此言，似乎還信不及，一個個把眼相看，不能出聲，只聽世傑又微微一笑，便用

手拍着肩頭大包袱道：「你們猜我這包袱內裏的是什麼，却是玉面狐狸慧空呀，如有不相信的，只管伸手來摸，這裏不是腦瓜子兒，那裏不是她的兩隻金蓮嗎」。衆人聽了這句言語，更是驚詫萬分，當有一個胆量較大的男子，上前摸了幾把，果然覺得裏面是人，並且摸着兩隻乳峯，那人便招呼大衆，一齊跪下，連連磕頭不止道：「小爺爺呀，您有此等本領，能將這個萬惡妖道捉住，實是附近城鄉萬民之福，好了，我們能够活命了」。衆人一陣喧嘩喊嚷，早驚動了前面惡道，他想慧空運氣真好，弄到一個韓家公子尙沒勾搭入手，如今却又捉住一位英年，真是桃花照命，喜上加喜，兀自在裏面嘻笑耍樂，盡情盡意享受哩，玉清正在暗暗想着，突見慧空帶去的丫環，奔入一個，對他如此如彼的說了一遍，玉清聽見說了，忙即甩落身上花氅，束腰勒胸，紮抹俐落，懸上綠鯢魚皮鏢囊，摘下鑲鐵薄刃寬背朴刀，疾走如飛，奔走觀音堂的跨院，向室內大聲厲呼道：「好個不知死活的狂童，竟敢如此猖獗，快些出來吃爺一刀」。

世傑忽聞此種聲音，急忙往四下裏一看，當見那丫頭踪跡全無，他當下笑了一笑，叫衆人且莫害怕，待俺撈翻那個道，給地方上斬草除根，永絕禍患，敢情也是一勞永逸哩。世傑安頓過了衆人，本待將妖道放下，深恐廟內尚有餘黨，勢將慧空救走，不但前功盡棄，還要增加一個勁敵，那時雙手難拚四拳，反爲不美，假如將她掛在肩上，去同玉清廝殺，又怕道本領高強，一時掬他不翻，自己身上馱着一個人兒，豈不大是累贅，世傑躊躇到此，突然異想天開，便由懷內取出那柄陰陽寶扇，藏於左邊手內，便撕下小塊包袱，捻成兩個布塞，堵住個人鼻孔，假使玉清武藝了得，甚且戰他不過，便仿効淫婦行徑，搶個上風頭兒站住，用開陰陽扇子，將惡道治翻擒住，雖然不是俺們行俠作義之人應爲，却爲救護衆人性命，給地方除一大害，那又何妨試行一次哩，世傑籌思完畢，遂即吹滅屋內的燈，先抄起一隻椅子，由窗內扔了出去，然後一縱身子，跳至房外果見院子裏面，站着一條獐眉惡眼漢子，似道非道，似俗非俗，手

拿一把雪亮亮的鋼刀，雄赳赳，氣昂昂，突自等待個人廝殺哩，忠義俠來到玉清跟前，仗劍直取。那惡道挺起朴刀，往外迎磕，「並厲聲的呵斥世傑，爾係何方娃娃，汗毛未脫，乳臭未乾，因甚來到俺的廟內，快快說出真情實話，老爺念你年幼無知，手下留情饒恕一條小命倘若支裏支唔，信口黑白，少刻被俺拿住，定叫爾刀下傾生，作那枉死城中的怨鬼哩」。玉清在此時候，還沒知道慧空被擒消息，故其態度極從容，不料世傑沒說別的，便即笑笑言道：「小爺姓陳名世傑，綽號人稱忠義俠的便是，今夜來到白蓮觀中，非爲別事，乃係偷竊一個人兒，玉清聽見世傑如此的說，胸頭烈火高燒，便偷起手中朴刀就式相還，他二人這樣刀來劍去，互相拚殺，戰約十三四個回合，忠義俠因爲肩頭歇着一個人兒，跳躍不利，又因玉清刀法精湛，毫無破綻，自己假和他平手戰去，尙且勝負未料，何況身上更有累贅哩，世傑明知硬闖下去，不但徒耗精力，尙且危險性多，他當搶了一個上風，右手用劍虛砍：引那惡道近前來戰時，他

左手一甩陰陽寶扇，望玉清臉上丟去，那知惡道性情狡猾，乖巧不過，原來他任丫環稟報之時，說秘室困住的那位公子，如今不但出了險兒，更勒逼着釋放衆人，形勢好不兇很威風，玉清得了丫環這種消息，心中頓吃一驚，因問你法院主出來沒有，因何被他誑出來哩，那丫頭本在偷閒睡覺的人，那裏得知究竟，玉清見她兩目發怔，便知慧空兇多吉少，當時唉了一聲，正擬拔刀趕去，捉那脫險青年，繼思慧空陰陽寶扇兒，時刻帶在身邊，不離左右，這青年既將慧空治倒，陰陽扇兒定落入他的手內，自己和他敵對起來，假若他用來施爲，那撈什子一甩開了，溜氣薰蒸，善能刺人感官，俺見慧空治過多少英雄，困過若干豪傑，如今若不早作準備，臨時豈不甘受其縛哩，那惡道爲賊多年，實有過人的機警，他當即伸手入囊，掏出平日用的藥搗，堵入鼻中，今見世傑搶到上風，甩出扇子果然不出自己所料，他當下心內一驚一喜，驚的是慧空機靈一世，武藝超人，不想今天夜裏，反被這個小子困住，喜的是自己先見之明，提前作

了預防，不至中了他的毒手，玉清這麼驚喜之後，復想起慧空隨同自己，業已多年，平日鱗鱗相依，同尋快樂，今夜扇子落入人手，雖不香消玉損，月隕花殘，也該被人捆縛住了，解往當官哩，玉清手中挺刀戰鬥，心內兀自如此的想法，他見世傑將那扇子，只望個人面上亂風亂軌，他起先還不說明，如今實是忍耐不住，便哈哈大笑一聲道：「姓陳的小子，你別作錯夢兒，只望將老爺用扇子制住，須知這陰陽寶扇的煅煉，是俺同慧空仙姑，費了多少天的工夫，製造成功，你欲拿此扇兒傷害老爺，那豈不是可笑可哂嗎」。玉清說了這一段話，便將手中朴刀一緊，直奔世傑上三部兒，沒頭沒臉亂砍，要給情婦慧空報仇雪恨，世傑見他不懼寶扇，又說了那篇大話，當時心內一陣大驚，便忙收扇入懷，依然掄劍向其狠鬥，二人又戰了十來回合，世傑終是及人家俐落，看看招架不住，正在此等時候，突見正南房屋上面，高高站着一個人兒，口裏只哼哼小曲子哩，此時天色業已發曉，世傑玉清聞此聲音，俱都騰起身子，跳出圈

外，乘那微薄晨曦，對屋上用目看去，世傑看見之後，樂得眉開眼笑，心花怒放，喜孜孜的說不出話兒，那惡道抬起頭來，見是一個半老真人，心中大吃一驚，常用目仔細辨認，見這道長頭戴玄青羽士冠，身披黑色破舊道袍，足登烏履，腰繫絲籙，手中拿着一柄塵拂，像鈎魚似的往下垂着，玉清看這道長模樣，十分熟習，惟一時想不起來，他當朝着上面呵斥道：「你是何方野道，胆敢潛入寺院，偷窺玄機，却又假裝瘋魔，在屋上唧唧啾啾，唱個不住，仔細招上老爺性子，用飛劍取爾性命哩」。玉清道人和世傑鬥時，本可運用內功飛劍，速奏功效，惟知慧空陰陽寶扇，落在世傑手內，那寶扇的功能，比內功飛劍厲害得多，並善能將牠破燬，假使自己冒昧用出，被世傑連搥幾扇，豈不前工盡棄，甚至於性命難保，幸虧世傑僅能用扇搥動，不會唸誦咒語，催動玄術，所以沒有什麼厲害，假使世傑哄住慧空將她咒語學得，自己雖有藥攥搥拒腫脾，亦難逃陰陽電火，他今見世傑收扇入懷，再不使用，復睹屋上道人行跡可怪

，故將飛劍說出恫嚇，豈知那道爺不但怕，反哈哈狂笑言道：「好大胆的孽畜，你違背教規，抵敵師長，扶助亂黨欺壓良民，和那妖婦慧空道姑。巧置秘室，劫掠男女，盜取純陰元陽，修煉什麼寶物，希圖將俺崑崙教人，一網打盡，永不復興爾等然後協助郝霸潘定邦二寇，佔山制霸，據寨稱王，響應陳永福李過兩個渾蟲，干戈一起，生民塗炭，城廓田廬，悉化坵墟，孰料上天聰慧，不助亂人，特派福星韓慶來此爲餌，忠義俠陳世傑涉險爲釣，更令貧道運用偷天更日手腕，移山倒海經綸，在黑暗中幫助成功，今幸妖婦業已被擒，陰陽寶扇功虧一簣，僅餘你這無知畜生，尙欲背城一戰，挽回頹勢，真乃可恨亦復可憐，如何瞞見本師到此，還要假充糊塗，裝不認識，並將飛劍大言恫嚇，似爾這等愚昧猖狂，直連狗彘俱不如了」。玉清聽得道爺之言，心中方纔憬然徹悟，原來這位道長並非別人，却係世傑師尊飛龍真人玄機子哩，書中順筆交代，飛龍真人自將世傑打發下山，營救他的父親，且知此刻時機未到，尙要經過若

干明爭暗奪，艱苦危難，直待清帝蕩平陳李二亂，衆俠義大破萬花樓後，他們父子方能團圓，骨肉始得圓聚，故用飛劍傳書，啓請師兄鐵面禪師，烏衣仙客，白雲師姐，一面搭救阮綉鸞脫離災厄，拜在俠門爲徒，一面更使屠龍馭鳳二劍配合，以爲日後佳話，他自己因知崑崙山棲霞觀主黑砂聖母，乃崆峒祖師五雲老祖首席弟子，煉有一種寶物，名喚「天癸診珠寶砂」，顏色深黑砂體細微，若一施用出來，天昏地暗日月失光，膾腥揚溢，奇臭無比，任你身列桂宮瑤闕，太乙真仙，或是與天齊壽劍俠，只要被他黑砂灑着，立時神魂迷惘，知覺頓失，縱不喪身亡命也要打去幾多道行，實是一件極污濁極厲害的寶物，真人知這黑砂聖母，現被慧空敦請下山，爲郝霸座上佳客，並担任保護他們全部，日後攻打萬花樓時，彼此自要交鋒對壘，倘不煅煉一宗法物，破她黑砂，却將什麼來操勝算，真人見到此點，卽往嶗山崑崙峯上元真觀內，謁見師曾太華上人，懇求指示，上人令侍者取來一襲破舊簑衣，賜給弟子，並敦敦訓示他道：「

爾把此襲窳衣拿去，高懸淨室，緊扃門窗，踏罡步斗，朝夕參拜，並按三十六周天，七十二山岳，十萬八千位星神，層層叩首，座座朝參，顆顆都要拜倒，再默誦金光大帝神咒，七七四十九日，然後運用丹田真陽，三昧神火，煅煉九晝九夜，功果卽告圓滿，此衣卽可命名：「九龍仙衣」，將來施用之時，別說異砂不能近身，陰陽寶扇不能摧殘，就是五雲老祖的「乾坤鉢盂」，也休想傷你毫末哩」。飛龍真人秉承師訓，好不歡喜，急忙接過那件窳衣，打算回去便開功果，上人瞧他如此匆忙，微微一樂，當復笑笑言道：「你徒兒陳世傑，因救鐵面金剛韓慶，陷身臨汾城外白蓮觀中，遭受七情六慾魔劫，惟因妖道玉面狐狸慧空，配有一種烈性春藥，名喚「九陽金丹」，善能褫奪人的本性，張熾人的慾慾，世傑根基雖然深厚，到底難敵那種烈藥，必要被妖婦蹂躪，世傑真元一遭吮吸，慧空煉的寶扇陰面，百人數目不但滿足，可收功果，且得世傑這樣童貞補足，日後使用起來加倍厲害，加倍沒有方法破她爾

今趁着時機未失，迅速前往白蓮觀內，善觀方便，暗暗幫助世傑，勿令遭受妖
魔毒手，只要保住他的元陽，涓滴不洩，使慧空寶扇陰面難以圓成，那便是爾
無量功德，倘若行程稽遲，或者營救失策，那麼，世傑徒孫固屬眼前莫保，
立死非命，只怕紅柳莊三千居民，也要頃刻喪身扇下，爲師到了那等時候，
徒具慈悲之心，惻恤之念，目下亦沒法術制止她哩」。飛龍真人見師父說到這
裏，顏色異常嚴肅，不似方纔這般和霽，他當忙匍匐在地，一面答應「弟子遵
命前往」，一面更乞示營救之方策，上人將他叫了起來，附耳吩咐幾句，他便
匆促叩辭上人，來到觀外，口吐青霜飛劍，駕起劍光，一直過赴山西臨汾，霎
時到了青風堡，紅柳莊即在眼前，飛龍真人因救世傑要緊，沒工夫去看三位師
兄，故即使出隱身法兒，悄悄落入白蓮觀內，真人在觀內尋了一忽，果將慧空
修的密室找着，並依遵師父訓示，將燭炷三伸三縮同時幻出紅粉即是骷髏，白
骨原係佳人，令世傑見色見空有所警惕，後瞧徒兒端的不凡，未爲慧空魅惑，

更見妖婦暗囑了環，去取九陽金丹，他又連忙蹣入雲房，將固精丹和那九陽金丹，齊倒出來，對換裝入，直待慧空將藥服下漸漸昏迷過去，世傑服了藥兒，却倒甦醒回來，真人一面欽佩師父袖內玄機，真乃分毫不爽，一面便用柬帖指導，教世傑細綁妖婦，出離密室，搭救韓慶及一千被難男女，後見玉清道人慶戰世傑，苦苦不放，並不懼怕陰陽寶扇，飛龍真人暗中見了，竊笑世傑痴獸，不知法寶運用方法，擅自硬搗硬使，如何能生功效，他恐玉清吐出飛劍，去傷世傑，故在房上暗地保護，及至天色漸次明亮，世傑有些不敵，他方假裝瘋魔，口唱小曲，將屋簷兒權充鈞礮，玉清道人斲殺半夜，眼神朦朧，起先還沒辨識，後聽真人那麼斥責，方纔想到他乃第四師叔，飛龍真人玄機子，當下心內便着慌道：「這個牛鼻子道人法術精湛，心腸亦較三位師兄毒辣，俺往日學道之時，不甚懼怕鐵面師伯，白雲仙姑，以及師父烏衣仙客，惟有瞧見師叔飛龍真人來臨，却凜畏得什麼似的，他今闖進白蓮觀中，不知運用何種伎倆，將俺

慧空師妹制倒，令陳世傑把她縛住，現在復又趕來這裏，要和俺爲仇作對哩。玉清如此想罷，即對屋上忿忿言道：「俺與你們崑崙教人，前世無怨。今生沒仇，爲甚這樣苦苦尋釁，來加逼迫，須知俺們崑崙派中，亦有許多奇異能人，法高深之士，比你等並不荏弱，惟思崑崙崑崙雖然異教，到底齊出一家，何苦同道相殘，彼此魚肉，爲今之計，你將慧空仙姑迅速釋放，陰陽寶扇一併退還，俺亦從此以後，不再向紅柳莊滋生事端，至於阮殷二家糾紛，由他兩家自己去解決，咱們不加干預，並從此停止仇敵，不相廝殺，未知你兩師徒意下如何」。飛龍真人聞聽之後，心中勃然大怒，當即跳落院內，對玉清道人一聲亂喝道：「好大胆的孽畜，竟敢鼓動如簧巧舌，歪曲世理，欺騙貧道，爾乃崑崙教下蠱賊，目無尊長畜類，今日若不將爾擒捉，送往嶗山祖師爺發落，將來必定再生是非，貽禍人民，孽畜不要逃走，看本師飛劍取你」。真人一面說着，一面口吐青霜飛劍，騰起半空，直望玉清頂上下落，惡道到此時期，早將死

置度外，忙喚紫電劍向上抵敵，世傑瞧見師父來了，和玉清比拚劍術，母須自己幫什麼陣，當復奔往石窟裏面，搭救韓慶等人出險，他一躍至小天井內，聽見韓慶破口大罵道：「你們這些亡八羔子，只知狐假虎威，助紂爲虐，少時俺那兄弟回來，他會口吐飛劍，嘴唸真言，只要唇兒略張，管叫爾等身首異處，法咒略唸一齊氣絕喪身，你們若是識時達務，快放老爺出去，大家可以免死。」世傑聽他說此大話，甚是好笑，急忙伏在窗上一瞧，果見報信那個丫環，帶領十數兇奴惡道，一個個手挽強弓硬弩，長戟短矛，將外屋門窗團團堵住，威逼韓慶等人重入密室，世傑再對鐵面金剛一看，見他兩手擎着一隻凳子，兀自罵罵咧咧，不敢往外衝出，世傑當下躍入室內，大喝一聲，手舉馭鳳寶劍，望那督隊丫環落去，只聽唵嘛嚩了一下，紅光噴起，妖媚丫環早已魂赴泉台，那干奴僕見此形狀，吓得一同跪倒，口稱好漢爺爺莫放飛劍，莫唸咒語，饒恕小人一干性命罷。世傑還沒將話回答，韓慶即由內面飛躍躡出，搶過一柄沉重朴

乃，便要將他們完全殺掉，世傑心腸到底忠厚，連說不干下人的事，殺了也沒什麼益處，便叫他們仍攜出被難男女，一一問了姓名，當請韓慶辛苦一趟，將他們送回紅柳莊去，自己等待師父擒住玉清妖道，然後一同回來，韓慶因恨這座密室，因困個人好幾天兒，無論如何不能脫險，故他於臨行之時，尋來一條火種，將裏面床帳點着，何消半頓飯的工夫，即行紅光競起，烈焰飛騰，劈哩剝囉響了一陣，那三座機關密室，連同東院的觀音堂，俱都熊熊焚燒起來，玉清正在前面比鬥劍術，突見東方火光大起，知是世傑等人所放，當下驚得魂飛魄散，手亂脚忙，心中便暗想道：「現在慧空師妹業已遭擒，廟宇復被焚燬，俺一個人營救乏術，孤掌難鳴，實係無可奈何之事，飛龍老道倘若再下毒手，將俺捉住，那不更其大糟特糟了。玉清道人如此想後，急忙駕起紫電劍光，凌虛逃逸，飛龍道長那肯容其漏網，再在世間殘害人民，當亦催動青霜飛劍，跟踪追逐，玉清竄出白蓮觀外，瞧見飛龍不捨自己，隨後掣來，他連忙口唸秘訣，

將劍催得閃電般快，少時奔至一座黑松林外面，他便斂下劍光，藏了進去，果見飛龍真人越過樹林，向北一直追趕，玉清暗暗笑了兩聲，因為自己累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四肢沒有一點勁兒，不能再行抵敵，當於林中森密之處，坐下休息，並打算解救慧空之策，他這樣坐沒多久，即聞一聲嗚咽的哭聲，自東北角上發出，玉清聽了此種聲音，心中極為驚詫道：「這樣荒蕪冷落的森林，如何會有人來哭泣，別是俺徹夜未眠，心神恍惚，將那樹頭草根的鳥聲虫語，當作人聲哭泣啊。」玉清說罷這幾句話，復又仔細傾聽，委實是個婦女啼哭，他因為慧空被擒，白蓮觀付於一炬，自己更殺得大敗虧輸，所以心裏特別煩惱，如今聽見這種悲啼，煩惱之中更加氣憤，很想捉住這個啼哭婦女，手起刀落，將她揮成兩段，方可吐出胸中悶氣，玉清生了此等惡毒念頭，便沿着東北角落，慢慢尋找，當他行了三數十步，不但聲音十分清晰，且聞得悲切切的哭道：「天啊……你自從娶了奴家，一載未滿，半年剛過，便於八九日的前

面，踪跡不見，消息全無，撒下奴家這個人兒，年青水嫩，無依無靠，從此以後，日子天樣的長，地一般久，教奴家怎麼過活哩」。玉清原是邪淫之輩，如今聞聽這般啼哭，心頭氣憤早已消失，並起了一種別的壞念，真是俗話說的：「百尺高竿方脫險，忽然又動妙人思」。玉清乃是貪色魔頭，他一生了肉慾之念，便什麼也不顧了，當即順着那種哭聲，找到切近觀看，果見一位如花似玉少女，身穿靚妝素服，腰繫白綾絲絛，生得眉如遠山疊翠，眼似秋水凝波，臉綻丹霞，膚同脂玉，搦搦腰肢，窄窄金蓮，一面哀哀啼哭，一面解那腰中綾帶，及至將帶解在手裏，然後端詳樹上垂枝，準備將帶拴上，圖個自盡，玉清瞧得此種形景，心裏早就酥癢癢的，不知怎樣方纔合適，纔見女子揀那較高技材，挂好白綾，便又跪倒塵埃，哭拜父母養育之恩，公婆教誨之德，最後復又高聲慘呼道：「奴的薄命夫婿啊你若是身歸天國，命喪黃泉，便請在陰曹路上，緩緩行走等候你這仵伶無依，命薄如紙的妻室，咱倆一道兒赴枉死城中去罷」。

玉清躲在一棵大松樹後面，見這少婦哭拜完畢悠悠站起身來，睜開滿盈清淚的眼，向四下裏瞧了一瞧點頭歎息言道：「人生在宇宙裏面，譬如殘蕉留宿露，弱草棲輕塵，只要太陽煦煦出來，微風簌簌颳起，便被晒得無影無形，吹得乾淨，真比白駒過隙還要迅速，堪笑世間一般痴男怨女，蕩子淫婦，甚有空門中不甘寂寞僧道只知貪那一時半刻歡樂，燈紅酒綠，紙辭金迷，夜夜團圓朝朝款洽，孰料自己可珍可寶的身體，至高至尚的品格，與夫千鍾百鍊的道行，却被輕巧巧一個「色」字，斷送得神昏志亂，污濁臭聞，佛法道規不能宥恕，待等髓涸精枯身敗名裂，多年道行一旦化爲烏有之時，却又駐學乏術，滄浪難洗，懺悔也沒有法子了」。玉清聽到這一段話，儼如空谷啼猿，半夜清鐘，心裏似有一些覺悟，打算撇開已往行徑，割斷搭救慧空的念頭，自己找尋一個深山古寺，懺悔過去罪孽，慎修未來因果以便日後功成道熟，位列太乙散仙，那時與大地齊壽，日月同休，豈不比這採陰吸陽，欲以人工成大道之安穩，玉清想至這

一點上，正欲縣帳勒馬，急流勇退，打算駕起紫電劍光，遠逐天涯海角，忽聞那女子復又幽幽言道：「奴家半載以前出閣，嫁與烏友郎君，鸚鵡相依，鴛鴦比翼，朝歡暮樂，誓共白頭，誰知奴那痴心人兒，於前三五日內，突然行踪杳杳，不見回家，閃使奴獨守香閨，綉衾失煖，問卜占卦，俱告凶危，奴想起數月以來，兩情歡愛，耳鬢厮磨，他今消息渺然，此後光陰怎度。因即背着高堂姑舅，生身父母，來此深山古野，痛哭薄命郎君，只索頸繫白綾，圖個自盡，以期黃泉路上，尋覓奴那如意人兒去罷。」玉清道人重聽這一些話，致將適纔徹悟心情，復又燃起千丈慾火，他想自己背離崑崙，皈依崑崙教下，原是因爲玉面狐狸，和她結了不解因緣，超逾夫妻以上情義，方纔脫却本教羈絆，甚至與師長兵戎相周旋，如今慧空有了災難，被飛龍真人擒捉，俺不想方設計救其出險，反欲臨危兔脫，從茲以後遠颺高山，不與聞塵寰事體，實較這個捨身殉夫少婦不如，恁般說起來，不但慧空枉自和我恩愛，和我纏綿這好幾年，亦教諸位道友

說我無情無義，直連禽獸都不如了。玉清興起此等念頭，當忙打了一個主意，要將這位少婦擄掠到手，馱往崑崙山棲霞觀中，先在那裏成了親兒，然後運用飛劍搏書，通知黑砂聖母，請她速由郝府回歸觀內，籌商營救慧空之法，玉清這樣計算完畢，瞧見那女子手引白綾，正待往香腮下套，他當由樹後急遽跳出來，撲奔到了眼前，口中尚唸一聲：「無量壽佛」，隨又打着稽手言道：「善哉……這位女菩薩，你是那方施主，何處檀越，怎麼這樣小小年紀，頓然萌此煩惱生機，妄興死念，施主啊，俗話兒道的：「人死如燈滅，猶甚湯潑雪，若要回陽轉，水裏撈明月」。可見爲人在世間上，只要走入這條路兒，却是返回不來的，女菩薩芳齡未艾，前途自有無限歡樂，你若尋了這個短見，豈不更是罪孽吧」。那女子驟聞人聲，頗顯驚詫，及至轉過秋波瞧看，見是一位中年道士，方纔莊容正色呵斥道：「你們修真養性道家，只宜端坐雲房，穩居丹室，凝神淨慮，閉目養真，然後方能元神幻化，超脫泥丸，離去五行，皈依大

道，成神成仙，列班瑤闕，不意你這修行之人，却在荒郊曠野，遊蕩終日，瞧見我們少婦孀行，更不遠嫌速避，反到跟前用言兜搭，這是那兒來的道理哩。」玉清聞聽此言，哈哈大笑道：「貧道乃是一片善念，施主爲甚失察，豈不聞佛經上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施主在此尋覓短見，別說出家人心懷慈悲，見生不忍見死，就是虎狼一般兇頑漢子，亦決不能袖手傍觀啊」。那女子聞如此說，無話可以回駁，只能冷笑一聲道：「奴尋奴的短見，既不在師父廟內，又毫無連累之理，你要攔阻奴家不死，倒也好辦，只在眼前一時三刻之內，將奴丈夫尋找回來，使我夫妻團圓相聚，恩愛不輟，那方算救人救到底，假如不能尋回奴夫，道爺啊，你走你的陽關大路，奴過奴的獨木橋兒，彼此不用痛癢相關得哩」。玉清見她說到此話臉生丹霞，好不羞暈，他心內一陣愆念衝動，恨不將這女子摟到懷中，要來歡樂，於是急忙笑嘻嘻的言道：「女菩薩啊！你夫主失去踪跡，教貧道如何尋找，這不成心逗着玩嗎，現在，貧道替

你作個打算，就是失蹤的丈夫，由他失蹤去得了，你自己放着這副花容月貌，玉骨冰肌，很可再嫁一個人兒，卿卿我我，重尋快樂，豈不比這三尺白綾尋求自盡強的多哩」。那女子聞聽此言，訝然變色，當即指着玉清道人，破口大罵，惡道由她胡罵一氣，只不言語便向腰中拔出佩刀，向她劈笑言道：「你這賤人好生無禮，老爺原是慈悲善念，勸你莫死，你反賊長賊短混罵起來，如今，老爺不饒你了，快些跟俺享受歡樂去罷」。少婦聞聽他恁般的說，更加吓得臉白唇青，遍體顫抖，向玉清道人哀哀求道：「仙長爺爺，你是修真養性之人，怎說出這般言語，不懼神佛暗中譴責嗎」。玉清微微一笑道：「賤婢道俺是甚麼人，俺乃崑崙教下弟子，皈依崆峒門中，法名玉清，綽號採花仙客的便是」。那女子聞聽他這法號，不似剛纔那樣害怕，却反回嚔作喜言道：「仙爺的大名，三晉人氏俱皆知曉，您怎不早些說出來哩」。玉清見她說至末句，復對自己橫波一笑他心中當下非常歡喜，認爲這個嬌媚少婦，平日深慕個人英名，故有

此種欣快表現，因將樹上白綾匆忙解下，令少婦伏在自己背上，用綾子緊緊拴住，然後口吐紫電飛劍，駕起流光，一直向崑崙山奔去，霎時到達那裏，玉清按落雲頭，收了劍術，步至棲霞觀外，見山門關得鐵桶般緊，他當忙手扣銅環，將門敲開，裏面出來兩名女童，一個叫作素月，一個喚作彩雲，二童認得玉清道人，連忙往內讓道，獻茶行禮，口中並笑笑稟告道：「敝師現在寧武郝員外府內，師叔想必知曉哩」。玉清聞說將頭點一點道：「令師被郝員外啓請下山，乃是貧道同慧空仙姑保薦，那能不知道呢」。素月又笑問道：「聞聽師叔在半月前，過赴臨汾汾風堡白蓮觀，協助師姑慧空仙姑，聯絡九頭獅子潘定邦員外，進攻崑崙派弟子賽方朔阮平，如今想已大功告成了」。彩雲知道玉清有採花仙客綽號，見他帶來一個少年婦女，生得極其風流美貌，且更聞聽他與慧空有染，二人年來形影不離，現在玉清攜此女子來山，必係瞞住玉面狐狸，否則定和她反了目兒，彩雲想到這一點上，沒待玉清回答素月的話，亦即笑盈盈

的問道：「師叔來到我們敝山，慧空師姑知道了嗎，此位女攬越又是何人哩。」玉清聽她二人詢問，起先是臉上微紅，隨更長長歎一口氣，當把自己前往臨汾白蓮觀內，和崑崙派下弟子如何對敵，如何比拚劍術，一直說到擒住鐵面金剛韓慶，慧空要取他童貞完成寶扇陰面，後來忠義俠陳世傑爲救盟兄，夜探白蓮仙觀，又怎樣看出破綻，將他誘入觀音堂內，更被陷進地下密室，慧空因陳世傑根基深厚，夙慧不淺，假若竊得他的精髓，結束寶扇功德，將來施展出去，任你道行高遠劍客，變化無窮僧侶，以及與天地齊壽的太乙金仙，皆須束手受擒，甚至喪身陰雷之下，不料慧空仙姑舛運衰，反被自己九陽金丹所困，給陳世傑將她拿住，陰陽寶扇亦入他手，本師正待擒捉世傑，奪回仙姑，誰知他師飛龍真人趕到相救，本師因爲對敵整夜，精神困乏，而且一人孤掌難鳴，只能暫時退出觀外，在松林內稍作休息，這位小娘子，因爲丈夫出外失蹤，音息沉渺，正在林內尋覓短見，貧道見她年紀輕幼，十分可憐，想到救人一命，勝造七

級浮屠，所以將她帶來山中，權且居住，更擬教她一點道術，收爲崆峒門下弟子，將來作爲咱們幫助啊。」玉清道人說至這裏，復詢問少婦姓名，據她言道：「夫主姓賈，派名空靈，表字烏友，乃一身入覺門秀士，奴娘家姓陳，小字青姑，今年方纔一十九歲，半載前于歸賈氏，夫妻伉儷彌篤，自從半月之前，夫主出外失蹤，渺無一點消息，奴因痛傷恩愛中較，白首難偕，故在松林投繯圖盡今蒙師父搭救上山，得以不死，寧願皈依崆峒，拜列教下作個換水燒香的童子，心裏也是情甘意願啊。玉清道人聞聽所說，暗喜不已，便即假意答應，允許她收在自己門下，作個唯一女弟子兒，但因目下搭救慧空心切，不能立刻成就好事，遂急修了兩封書信，用飛劍傳遞出去，一封給與郝府黑砂聖母，一封呈齋崆峒祖師五雲老祖，玉清發了兩封書後，便在觀中靜候好音，到了夜內亥時三刻黑砂聖母，卽由寧武趕回，玉清道人將她接進觀內，敘述慧空仙姑失機之事，黑砂聖母聞聽好不失驚，且涔涔的掉下淚來，他師兄妹商量會子，各去安歇

，只待師父來到再定方策，半宿光陰易過，次晨玉清黑砂方纔起來，正在丹室相對閒談，忽睹天空馳來一道劍光，顏色非常鮮紅，直落入棲霞觀內，他兄妹二人誰見，心中十分驚詫，剛要打發人去看視，突見劍光截然收斂，由空中降落一位麗人，生得芙蓉面靨，楊柳腰肢，秋水精神，冰雪肌骨，頭頂高挽螺絲麻姑髻，額上穩戴大紅瑪瑙珠寶冠，身着粉綢滿織金色桃花短襖褲肩披同一花色英雄氅，腰繫紅絲縑，足登小蠻靴，芳齡約有二十三、四，實不同一般凡俗婦女，玉清原爲不識這個女俠，如今見她驟然降臨，心內未免吃驚，惟見黑砂聖母匆匆立起，奔出室外攔住那女子纖纖玉手，喜笑顏開的說道：「今日怪道轉了西北風兒，却爲的是俺桃花賢妹駕臨啊」。玉清聽了黑砂之言，腹中疑團方釋，始知來的這位紅衣女郎，乃是名滿天下的桃花娘子黑砂聖母將她迎入軒內，和玉清彼此引見，他二人又說幾句寒暄話兒，當聞桃花娘子含笑言道：「俺今日來到寶觀，乃係承奉五雲師尊法旨，洽商搭救慧空賢妹之事，並聽二位師

兄帥姐差遣哩」。桃花娘子說至這裏，並言師尊現在飛雲洞內，修煉一宗法寶，準備將來和崑崙派對敵，自己因為分身不開，難到此地商議，特遣我來協助二位，假如再有賭鬪不利，急用飛劍稟報，師父自會馳來營救，桃花娘子說到此時，目視兩旁女童，黑砂聖母會意，急令她等退出，桃花娘子當即對他二人，如此如彼說了幾句，唬得黑砂玉清兄妹面色更變，手足無措，當即不動聲色，將那少婦陳青姑拿下，桃花娘子這幾句話分明崑崙山化作烟火窟，棲霞觀變成硝磺池。

第九回

戴月披星請來梅花使
盜砂點穴攻破崑崙山

却說桃花娘子稟承五雲老祖差遣，來至崑崙山棲霞觀，和黑砂聖母玉清道人，協商營救懸空之策，她因奉有五雲老祖秘語，暗示黑砂聖母屏退左右，即向玉清道人悄聲言道：「師父接到你的飛劍傳書，當時袖內起了一卦，偵知懸

空師妹性命難危，却撞入了一個意外救星，能够將她轉危爲安，逢凶化吉，所以特差我來告訴你二位呢」。玉清道人聽了，心內大喜，忙問救星現在那裏，桃花娘子見問，便又笑笑言道：「師父說你自白蓮觀逃出，已將救星請到手中，現在還要和我裝聾推啞幹嗎」。玉清聞她如此反詰，一時又覺糊塗，忙急微笑說道：「愚兄自從敗陣下來，一路沒有耽擱，即行回到此觀更除修書齋呈師父，及將黑砂賢妹請回商量，別處並未下書求救，師父既是這樣的說，救星必係黑砂聖母，要不定爲賢妹無疑了」。桃花娘子聽他這麼胡猜，當將雙頰一紅，並輕輕啐他兩口道：「師父說你請來這個救星，年紀只有一十九歲，穿着滿身素縞衣服，你將她請到這個觀裏還打算成就百年好事哩」。黑砂聖母從旁聽着，心內豁然明白，想到玉清師兄一生行徑，真不愧「採花仙客」雅號他在被人殺得大敗虧輸之時，還有工夫計算女人，由這一點看來，可見玉面狐狸和他要好，二人如膠似漆一般纏綿却是彼此正對勁哩。黑砂賢母這樣想罷，當對玉

清嘆嗤一笑，笑得惡道滿臉通紅，羞赧無地，只能訕訕言道：「師父陰陽八卦固然精湛，固然算得十分神妙，但有時亦頗昏亂錯雜，和事實小不相符，即拿愚兄救這少婦來山而言，原係出於慈悲善念，並沒懷着什麼野心，師父未知其中實境，却將我說得如此不堪，再者此女異常文弱，怎樣算得慧空仙姑救星，還望賢妹迅速示知哩」。桃花娘子聽他恁般辨白，當亦不加打趣，即行微笑言道：「師父言說此女固是姓陳，但名字喚作青兒；並非叫做青姑，且亦沒有聘字出閣，她乃忠義俠陳世傑妹子侍婢，只因花水蛇白冲，四眼狗龔勝拳了郝霸差遣，往北嶽蟠龍峪劫陳蘭姑，青兒捨命救護公子，身上受了刀劍重傷，後來飛龍真人靈丘聖母往救蘭姑，附帶將她携往山上，靈丘老母見其忠誠可愛一併收在門下爲徒，更令她主僕結作嫡親姊妹，青兒因爲夙根深厚，道術已成。如今承奉靈丘聖母法令，前往臨汾協助世傑作戰，她駕劍光行至白蓮觀外，瞧見師兄敗入松林，勢將向別處搬兵求救，青兒因爲變化萬能，且欲取得進見之功

，故將本身幻作衰繆少婦，打算擒拿師兄前往，師父教我等將她捉住，向飛龍老道兌換慧空妹子，豈非你將救星已請到哩。玉清聽了這種前因後果，心裏又是驚懼，又是歡喜，惟恐青兒變化多端，捉拿不易，更恐捉住又吃她逃跑，桃花娘子聞如此說，急由懷內掏出一張硃筆靈符，說是五雲老祖當我臨行之時，賜了這道符籙，待將青兒擒拿住了，貼在當頂髮內，她自無法幻化，玉清依着桃花娘子所教，喚進一般侍女丫環，青兒跟着靈丘聖母，學得嫡傳武當技藝，更承受聖母金光劍術，以及身外化身一切道法，惟因自己年齡過小，且欲立下驚人功勞，故沒遵依聖母法旨，自在中途變作少年霜婦，想將玉清道人生擒活捉，解往阮府，個人豈不大顯英名，後見惡道奔至棲霞觀內，更用飛劍傳書乞救，青兒擬仗所學法力，將他招來妖道一網打盡，給武當派大大露次臉兒，豈知俗話說道：「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之外有能人」，自己不但沒露得臉，險些將真操賠在裏面，可見爲人做事總要謹慎，總要推步就班去作，行險固方

微倖成功，而十之八九會歸於失敗，閒話只能表一兩句，饒說好話也將令讀者煩膩，現在只言青兒藝高人胆大，沒將三個妖道看入眼內，她見玉清呼喚服役女童，自己已隨亦跟了進去，打算偵察他們行徑，玉清看見青兒走入，絲毫不動聲色，便向她點頭笑道：「陳小姐立意出家，志願非常難得，不過拜在貧道門下爲徒，終有男女之分，現在由本真人作保，列入觀主門牆非常適宜」。黑砂聖母明白玉清之意，成心謙辭幾句，桃花娘子一旁瞧着，便道：「今日乃是黃道良辰，很宜招收門前桃李，陳小姐還不快拜師嗎，」青兒恐人識破玄機，只好望黑砂聖母下拜，玉清道人待她方纔跪落，即由座上躡到青兒身後，一個猛虎撲食抱住，黑砂聖母恐其變化，忙叫桃花娘子按上靈符，然後方用繩索細綁，青兒在吃拿的時候，心中正自格格暗笑，及至髮內貼上符籙，再也變化不靈，這他纔後悔自己過於貪功，過於冒險，不該違背聖母臨別誥誡，現在陷身崑崙山內，師父固然不能知道，阮府中人更是難得消息，可惜自己學就滿身道

法，還沒和賊爭戰交，衝鋒比賽，就這樣輕輕完結，葬送一生，不獨個人異常遺憾，且辜負師尊教授一場哩。青兒正在如此自怨自艾，忽聽玉清道人厲聲言道：「胆大賤婢，本師和你今生沒冤，隔世無仇，你爲什麼幻化美婦，打算暗地行刺，現在既被擒拿，尙有何話可說呢」。青兒聞聽他言，冷冷笑道：「玉清妖道爾乃違悖師長狂徒，禍害人民惡賊，姑娘在山中學道之時，即如食爾之肉，寢爾之皮，如今被你識透玄機，奸計拿住，乃是姑娘命運不濟，活該爾得苟延殘喘，現在我沒別話可說，要殺要剮但憑尊意得了」。玉清見她侃侃而談，不現一點懼怯，又較慧空高勝一籌，當即假意言道：「本師乃是出家之人，慈悲爲本，善念爲門，爾若衷心降順崆峒，陪奉貧道左右，決定饒恕你性命啊」。青兒聞他此言，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向惡道狠狠呸一口道：「妖道不用甜言密語，煽惑姑娘，你要想我皈依崆峒順從於你，除非日出西方海水倒流啊，」玉清見青兒剛烈之中，又含有一種嫵媚，比千依百隨的慧空更覺動人，他乃有名氣

的採花仙客，如今瞧着這個嬌媚處女，怎不垂涎三尺，真個銷一銷魂，他當令幾名婢僕，將青兒押入一間密室，自己即和兩個師妹商量，打算將青兒貞操破壞第一可毀滅她幾多道行，第二使靈丘聖母無顏履世，第三將青兒換回慧空，她自己因爲童貞被竊，必定憤而輕生，否則亦將遠遯天涯海角。不致再替崑崙派出力，豈非一舉而三善備嗎。墨砂聖母聽了此言，還沒加以可否，即見桃花娘子雙頰一紅，將秋波望玉清斜昵道：「師兄這樣打算固極精密，堪稱賽過陳平之謀，只是俺那慧空妹子回來，她肯和你善罷干休嗎」。玉清久聞桃花娘子艷名，只恨沒有機緣碰見，今日在此無意相逢，果然見她妖粧冶態，風流絕倫，現在聞她如此打趣自己，即行哈哈大笑道：「此事好在觀中舉行，僅有二位賢妹知道，假使你倆緘口不說，慧空妹子便無從得知了」。桃花娘子未入崆峒門中，即聞玉清是個採陰補陽淫賊，後來列身五雲老祖座下，更知慧空和他秘密，且纏綿得如茶如火，她因暗忖玉清得到慧空欣快，必有一種非常本領，能

將她迷惑得神魂顛倒，寸步不肯撒開手兒，自己在江湖上奔波多年，雖也結識許多英雄好漢，左道旁門，却沒一個能够暢心如意，五雲老祖接到玉清道人飛劍傳書本擬要派別人前來，却被桃花娘子搶着承應，她一來到棲霞觀裏，瞧見玉清道人眉目清秀，身體雄偉，果是一條健壯男子，當時便按着別的心腸，只沒機會向他引誘，今聽玉清如此的說，忙對黑砂聖母盈盈笑道：「師姐，他要咱們二人嚴守秘密，勿向玉而狐狸言知此事，妹子不管你的意思怎樣，我單獨非要一種酬謝不可哩」。黑砂聖母因爲年歲較長，雖然具有半老徐娘豐韻，到底不及慧空桃花一般妖媚，她對玉清因欲多親多近，怎奈蚌老珠黃，彩色已褪，難得他的青睞，自己早即知難而退，今聞桃花娘子這樣的說，心中早已明白，惟因她和慧空玉清三人，俱是五雲老祖得意門徒，個人怎敢得罪，當即微笑言道：「賢妹既然要索報酬。師兄必定不會空虛，至於愚姊這一份兒，給與不給隨他的便得了」。黑砂聖母說到這裏，復向玉清將眼一橫道：「師兄啊，你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同凡俗之鳥，雖今出離舊巢，翔迴觀上，是有遷來棲止意義，由此可見咱們崆峒教中，今後必將飛黃騰達，興隆旺盛，此鳥是來預報喜訊啊……」。

玉清道人正在如此贊賞，突見孔雀嘎然一聲，由空翔落，直望自己掄翅搨來，他因沒作什麼準備，眼瞧鐵扇似的翅膊擊到，要吐飛劍出來抵敵却已來不及了，只得將身往旁一閃，躲過牠的鐵翅，但被孔雀掄開鋼爪，一把抓住那盞藥酒，望桃花娘子劈面甩去那毒藥性質極爲強烈，又加燒酒化開，如今潑在桃花娘子臉上，儼似錐水一般厲害，將她那副沉魚落雁姿容：閉月羞花玉貌，霎時燒得紫泡重重，黃漿滴滴，她噤啣慘喚一聲，即行傾倒地上，呼痛不已，玉清道人閃過孔雀鐵翅見她抓走手中藥酒，心中不覺大怒，正欲口吐紫電飛劍，誅戮此鳥，但他還沒直起身子，孔雀鐵翅又到，玉清再想側身躲避，却已萬萬無及，當被仙禽颯的一翅，搨在左肩上面，直將他搨騰起來，撞出二丈開外，跌得惡道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被搨的半個身子，更疼痛得非常厲害，他在地下

滾了兩滾，咬牙坐起身來，狠命吐出紫電飛劍，騰空躍起，望那孔雀當胸刺去，好個機警敏捷的仙禽，牠瞥見飛劍來到，嚶然長鳴一聲，奮振雙翼，扶搖入空，和紫電劍搏擊拚鬥，桃花娘子疼痛一會，自己連忙檢出兩種丹藥，敷的敷上，服的服下，少時痛楚略為減退，她便奔至院中觀看，因將孔雀恨入骨髓，又見玉清飛劍不能立刻取勝，當即吐出桃花仙劍，入空助戰，這個孔雀法力果真不小，牠在空中搏鬥兩柄飛劍，只憑一隻尖銳鋼喙，兩道不怕刀削斧劈爪子，左右回旋，上下翔迴，像車燈似的翻滾騰躍，絲毫也沒露出破綻，黑砂聖母一旁瞧見，焉能坐觀成敗，急將牡丹劍施放出來，奔入雲中，圍住那隻孔雀廝殺。他三人一面暗催劍術，一面細究此鳥根原，後見仙禽力漸不支，緩緩向北後退，惡道恐其遁脫重圍，捕獲不易當急用手指着飛劍，喝聲道疾。黑砂桃花二人見了，亦各咒動劍術，向孔雀加緊進攻，正在此等時候，忽聽一聲淒厲鷹啼，震響山谷，接着果見一隻巨大蒼鷹，由北飛來，雙翅掄動，浮雲倒流，狂

颯頓起飛沙走石，地暗天昏，兩個妖婦見此大鷹，俱皆瞪目咋舌稱奇不止，玉清道人瞥見之後，不由大驚失色，急向她倆頓足言道：「此鷹乃飛龍真人所畜，名喚「玄衣使者」，委實有些道行，咱們應當小心招呼」。黑砂聖母聽他如此的說，心中恍然大悟，便對身旁的人言道：「你們趕快去到密室，瞧那女子在與不在，急速前來回話」。玉清道人聽了這話，不知什麼用意，慌忙請教究竟，黑砂聖母攙着兩隻眉峯言道：「此鷹既是飛龍真人所畜，那孔雀必係靈丘聖母所象，孔雀蒼鷹俱已來到，牠倆主人還不跟着來哩」。玉清聞畢黑砂之言，連稱有理，霎時看視的人回報，說那女子尚在密室，沒有發生意外，我已傳述聖母法旨，教一千看守人等，緊閉機關，當心守護，量不至於被人劫走，黑砂聖母聽見說了，略放寬心，便由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網兒，握在手內，只待兩隻仙禽來到，好撒出去擒拿，三個妖道正在小心準備，神鷹却早飛來當空，牠瞪着一雙珠砂似的眼睛，瞧見孔雀往後敗退，當即掄開兩隻鋼爪，去抓玉清道

人飛劍，惡道見其來勢兇猛，急忙用手一指，那劍便滴溜溜的上下飛騰，前後搏擊，只蒼鷹颯疾刺，孔雀因有神鷹助陣，忙也轉取攻勢，向桃花牡丹二劍奮攫黑砂聖母瞧見神鷹饒勇，紫電劍離以近身，她當拿出手內網兒，直向天空撒去，原來她這小小絲巾，乃是天羅地網如今一撒出去，却化作無邊長大，向神鷹孔雀當頭去罩，兩隻仙禽雖有道行，那裏懂得其他法術，如今瞧見天羅地網罩來，赶忙振翼逃竄，只想突出重圍，沒想此網經過三昧真火煅煉，刀砍不斷，剪鉸不開，二禽只憑爪抓嘴啄，如何衝撞得出，逃奔得走，玉清道人從旁看見，急同桃花姑娘收了飛劍，靜俟黑砂聖母捉拿仙禽，後來瞧見天羅地網往裏收束，越收越小，越束越狹，偈得兩隻仙禽東撞西碰，南躡北翔，只是不能突圍飛去，霎時收到極小而積，兩禽飛翔多受拘束，孔雀早已斂了鐵翅，縮回鋼爪，只待羅網向其束縛，神鷹秉性極其暴戾，牠見四面皆被網住，自身霎時即要遭擒，便急拉開牠的鐵嗓，發出號天泣地呼聲，玉清道人深恨孔雀入骨，

今見黑砂聖母將其拿住，正好報復一翹之仇，心中於是十分歡喜，不料在此時候，天空忽然馳來兩道青光，疾如怒龍，快似奔馬，嗤的一聲響亮，便直鑽入天羅地網裏去，黑砂聖母瞧見大驚，正擬撤回羅網，復聽颼颼一陣脆響，網絲齊被割斷，兩隻仙禽振開雙翼，奮飛入空，霎時不見絲毫踪影，黑砂聖母萬分懊喪，且心痛自己法寶，猛見兩股劍光由北馳來，蒼鷹孔雀復又飛到，她和玉清道人桃花娘子定睛一瞧，只見靈丘聖母飛龍真人雙雙來到，黑砂知道天羅地網被他二人破毀，當時口咬銀牙恨恨言道：「靈丘飛龍二位道友，你我雖然派別不同，究是三清門下弟子，齊隸一個道教，你們崑崙武當二派，因甚和我崑崙苦苦爲仇，今日更其變本加厲，竟行闖入貧道觀中，破壞我的珍藏寶物，難道真敢欺俺崑崙無人麼？」靈丘聖母聽她說畢，微微一笑即用塵拂指着言道：「爾等崑崙門中，平日不守三清教規一味只知藏污納垢，尊長生徒可以比翼雙飛，師兄師妹竟能鴛鴦交頸，這是人面獸行罪惡之一，至於爾等修煉內功劍術，不

肯參星拜斗，打坐養元，從苦修苦煉中成就功果，竟敢採用左道旁門方法，吸陰盜陽，傷人害命，煉成那種污濁不堪東西，此是人面獸行罪惡之二，如今國朝初定，萑苻未寧，天下黎民，咸望郅治，爾等復又妄造妖言，蠱惑陳永福，李過二人，使他們慾念怒萌，一個希冀九五之尊皇帝，一個想作分茅裂土王公，遂致彼此互佈爪牙，廣結黨羽，擾得三晉人民汹汹攘攘，不能安居樂業，此是爾等惡跡劣行之三。崆峒門中既有恁般三種大罪，豈獨崑崙武當二教和你爲仇，三晉人士亦當生食其肉，夜寢其皮，將爾等邪教根株絕滅。不能復存天地之間，方才能够杜塞亂源，快慳人心哩」。靈丘聖母這一段話，罵得三個妖道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面赤脖紅，半晌沒有一句話可說，聖母見了他們窘狀，復又侃侃而言道：「貧道今日來到此山，第一點化爾等回心向善，不再作那傷天害理之事，自己即可保全性命，以及個人所有道行，第二貧道徒兒陳青兒，現被玉清道人中途邀截，劫入棲霞觀內，如今更擬破壞她的貞操，毀滅她的道術，此心滯

如豺狼之毒，蛇蝎之狠，今見本師親臨此觀，還不將俺徒兒快快送出，必待本師動起手來，將爾等個個縛住，那時豈不後悔無及呢？」玉清道人深知靈丘聖母劍術高超，道法精奇，在崑崙崑崙兩教之外，別樹一幟實是不可輕易欺侮，何況飛龍真人隨同她來，更如猛虎生翼，越發難以抵敵，惟有黑砂聖母自恃崑崙首席弟子，且煉有天癸珍珠寶砂，沒把靈丘飛龍二人看在眼內，她待聖母將話說畢，便冷冷笑一聲道：「俺們崑崙教中卑污惡劣誠如靈丘道友所言，只是你們崑崙武當二派，亦不見得怎樣清高慈善，現在，咱們什麼言語也不用說，你既索要令徒青兒，我們自可釋放，但須將俺慧空仙姑送來交換啊」。飛龍真人一旁聽了，便插道：「慧空妖道棲身白蓮觀中，擅築秘室，妄設機關，誘劫附近青年男女，禁錮室內，數踰百十，日夜吮吸男女精髓，煉製陰陽風雷寶扇，稍有抗拒不從，精枯髓竭，不能滿足狂淫極慾，即被妖婦凌遲處死，似此上千天怒下千人怨之輩，自當明正典刑，以解人民積憤，爾尙覓顏以求交換，是

真狗彘之不如也」。黑砂聞說之後，不覺勃然大怒，遂又忿恨言道：「飛龍道人，據你這樣說來，慧空仙姑乃是咎由自取，難以送來交換，這倒也罷了，然而本師天羅地網寶物，乃是爾等飛劍破壞，這却不能辭其責任，如在七日之中，能將此寶恢復原形，好好送進棲霞觀內，本師即可釋放青兒，倘若過期齎呈不到，又不將慧空仙姑兌換，到今第八日的清晨，爾等可在崑崙山下揀取她的屍首得哩」。靈丘聖母聞此言語，輕微一笑，即將櫻唇略略張啓，放出靈光飛劍直取前來，黑砂那敢怠慢，颯的吐出牡丹劍丸，將其敵住，飛龍真人見動了手，施展他那青霜仙劍，入空助陣，桃花娘子和那玉清道人，尤其不肯示弱，各將飛劍噴出廝殺，這一場空中鬪劍，鏖戰得好不厲害，直將一座崑崙山峯，繚繞得光華閃爍，霞靄繽紛，冷氣颼颼，寒星點點，山上一般飛禽走獸，木怪花妖，瞧見空中五劍飛騰躍，儼如金龍夭矯，白蟒盤旋，俱皆震懾得匿跡潛踪，彊形斂影，不敢向外面奔馳半步，靈丘飛龍二位真人，瞧見三個妖道劍術猛

銳，不肯後退絲毫。當忙施展幻化之術，各對氣中飛劍默唸真言，喝聲道疾，只見靈光青霜兩劍，由一化二，由二化四，由四化八，由八化成一十六隻，這樣變化神奇，不到一杯熱茶時候，便成千成萬靈光青霜飛劍，圍住三柄妖劍截殺，玉清桃花二人見了，心中甚爲着忙，當聞黑砂聖母冷笑一聲，隨即叫道：「師兄師妹不必惶惶，看貧道破他此術」。黑砂聖母言罷之後，急將手中拿的塵拂，呼的擲入空際，並用纖指彈一彈道：「長……，刷……」，她那一支犀尾拂塵，驟然變了千百丈長，望着靈丘飛劍，橫空掃去，靈丘聖母瞧見，暗道一聲厲害，急向南方嘆一口氣，吐出丹田三昧真火，當見烈焰騰空，紅光千丈，百十丈方圓一團火團，高飛入雲，去燒那支犀尾拂塵，飛龍玉清等人，恐其燬傷自己仙劍，遂各招收回來，儘瞧拚鬥法術，黑砂瞥見真火灼空，急叫不妙，慌忙咬破自己舌尖，向上噴去霎時天空之內，降下一陣血雨，來滅三昧真火靈丘聖母趕緊吸回寶劍，探懷取出一雙鉢盂，擲入高空，去盛她的血雨，更將真火

往回略吸，朝着三個妖道一口噴出，黑砂聖母一見大驚，連忙拉着玉清桃花兩師兄妹，躲過她的火頭，急將背後葫蘆打開，倒出一把天癸珍珠黑砂，望靈丘飛龍二人反灑過來靈丘聖母那種真火，一經黑砂由空洒落，立時撲得無影無形煙消燄滅，黑砂聖母更向良地嘆一口風吹着黑砂望二真人撲去，靈丘聖母知道她的黑砂，乃是女人穢物煉成，別說吃砂打着禁受不起，就是嗅着那股腥氣也損道行，她見妖婦果然心狠意毒，施出此種救命法寶，當下心內大驚，急叫飛龍真人相偕逃命突聽真人說聲勿慌，我有法寶抵禦，忙將肩上包袱匆匆打開，抖出一件破舊蓑衣，擋在他們二人前面，然後駕起劍光緩緩逃走，靈丘聖母一面走着，一面看這寶衣法力，只見衣上放出萬道光霞，籠罩約有百十餘丈，霞光中間蟄伏九條金龍，身上滿蓄烈燄猛火，黑砂飛近金龍身旁，俱被火光燄氣襲住，不能拋入一粒，九龍金睛尚且閉着，赤鬚亦未伸開，雖能阻止天癸珍珠黑砂飛入，尚不能將其擊落融化，靈丘聖母不明其中玄奧，當向飛龍真人詢問，及

至他將太華上人法語述出，方纔點頭嘆息道：「黑砂妖婦平昔誇口，說她煉成天癸珍珠黑砂，決無寶物可以破得，不想再過七七四十九日之後，她的珍寶便要化作飛灰了」。靈丘飛龍二位真人，藉着九龍仙衣之力，逃出崑崙山危險陣地，瞧見黑砂聖母未來窮迫，二人便即按落劍光，坐在路旁休息，靈丘聖母當「言道：「青兒雖然受困觀中，暫時量不至於遭害，只是如何打救她出險哩。」飛龍真人聞如此說，低頭沉思一忽，即向聖母答道：「黑砂妖婦邪術厲害，你我現時不能取勝，何如依允她的言語，將那慧空仙姑前來對換，以俾令徒早脫繯綫」。聖母聽了搖一搖頭道：「青兒小徒此次蒙難，亦係咎由自取，最好令她多受一點折磨，以挫驕於乖張氣燄，你我如依黑砂之言，拿慧空換回頑徒，彼若加功煉成陰陽寶扇，豈非又添一個勁敵哩」。真人聞畢此語，半晌不能回答，最後方才默默言道：「聖母這話果然不錯，輕重得失倒要仔細權衡，即拿貧道擒捉慧空來說，設非妖婦慾念瀰漫，色情狂縱，以及顛倒彼之丹藥，使

其靈性知覺完全消失，又何能輕輕就捕哩，現在，咱們迅速返回阮平家中，看他們有無較佳主意，那時再作道理得了」。靈丘聖母聞說，連連頷首稱是，二真人急忙一聲唿哨，招來玄使彩奴，便駕劍光望南馳去，霎時到達臨汾紅柳村內，世傑正同韓慶在外巡邏，抬頭瞧見蒼鷹孔雀飛來，知道師父和靈丘聖母降臨，急急奔入莊內稟報，鐵面禪師正盼出嵐山上消息，聞聽二位真人來到，忙同烏衣客衆人出迎，及將靈丘飛龍讓至廳內，落座獻茶完畢，阮平帶着忠義俠陳世傑，黑衣女俠阮綉鸞，玉面羅漢韓昭，鐵面金剛韓慶，復又上前一一參見鐵面禪師待等行過了禮，方向靈丘聖母稽手言道：「崑崙崆峒二教正邪不容，訴諸兵革又勞聖母親下靈山，前來助陣，本教中人真是感激無際矣」。聖母趕忙回禮笑道：「崑崙武當名雖異教，實同一家，小徒蘭姑青兒二人，更爲令師侄世傑胞妹，貧道自應竭盡微勞，來聽驅策，方合彼此互助之理，何況崆峒教徒喪心病狂，殘害人類，近更嗾使陳李二將，圖謀不逞，冀獲榮華，貧道更應協

助諸位，滅此惡魔，復有何感激銘謝之足言耶」。鐵面禪師等人聽了，心中愈加欣悅，當由阮朝陳老員外擺設齋筵，給靈丘飛龍二人接風，酒過三巡之後，談起黑砂聖母妖術利害，玉清道人淫毒可殺。烏衣道長又是憤怒，又是羞慚，又沒方法收此逆徒，後來言至青兒陷身棲霞觀內，實在危險已極，若待飛龍真人煉就九龍仙衣，再去破她黑砂，搬救青兒出險，只怕凶多吉少了，鐵面禪師聞聽這些言語，默默思想一會，突然向飛龍真人問道：「吾弟去年秉承師旨，曾言今夏將遭重大難關，阻碍掃蕩盜寇功德，可往東南乞請一個異人，自能破對方妖術，不知師尊可真有此法語哩」。飛龍一聞禪師之言，急得停下手中玉盞，忙向世傑含笑問道：「徒兒奉命下山救父之時，爲師曾經再三叮囑。教你訪請一位梅花大俠，不知現在有無一個消息」。忠義俠聞聽師言，急忙立起回稟道：「徒兒領了恩師法旨沿途留心打聽，惟均探詢不着大俠住址」。鐵面禪師聽了這話，便向衆人詢問道：「諸位有知梅花大俠踪跡，無妨告訴出來，日後賊

破功成，妖氛綏靜。出家的自然有大功德，在家的可邀皇朝封賞，因爲貧僧昨夜仰觀天文，慧星潛入紫微之垣，奎畢纏於太白之尾，定主三晉刀兵競起，大動干戈，自有一場騷擾廝殺，且聞陳永福李過二將逆圖，早爲朝廷派人偵悉，諭命將軍葉臣統率大兵十萬，戰將千員，分六路進攻大同太原，巡撫馬國柱帶兵三萬，征伐汾州，現在陳李二將得知訊息，急同一般妖道幕僚商洽，打算乘皇朝大兵未至，卽於七月一日發難，分南北兩路進窺京畿，假如俺們不乘此時，攻破黑砂聖母邪術，剿除九頭獅子潘定邦惡寇，消滅寧武鎮山西郝霸勢力，將來朝廷軍馬進伐，勢必受此二賊牽制，且處處予以制肘哩」。禪師話方說到這裏，忽見鐵面金剛韓慶眉飛色舞，臉呈喜容，並故意露出驕傲微笑，禪師因爲上次飲酒之事，一向未和韓二獸子交談，今見他笑中有因，便忙向其問道：「韓壯士面現笑容，莫非知道梅花大俠踪跡嗎」。鐵面禪師這一句話，果然猜個正着，原來韓慶那日負氣出走，要往白蓮觀擒捉玉清道人，慧空仙姑，以

便羞臊三位僧尼道長，爭回自己那口氣兒，不料他的酒喝多了，天色復已入暮，更加氣忿得糊裏糊塗，及由紅柳莊匆匆奔出，却走差了方向，一直望東北角上而行，迨他走約兩個更次，還沒到達白蓮觀，而途徑反倒顯得崎嶇險隘，韓慶覺着十分稀奇，當忙睜開惺忪醉目，向四下裏仔細一瞧，方纔辨明自己走的這條路兒，是往榆木縣內行進，却把方向大大走錯悞了，鐵面金剛看到這裏，不由怒上加怒，氣中生氣，當下怒吼一聲，掉轉脚步，正擬住回奔走，忽聽左側山谷之中，呼呼捲起一陣大風，颳得石走沙飛，枝飄木落，山陵嚮應，星月無光，當時心中大驚，將酒唬醒一半，急忙扒登路旁大樹之上，瞧看一切情景，果見那陣黑風過處，躡出一隻白額弔睛猛虎，呲牙眦目，夾尾貼耳，形態極其狼狽畏葸，韓慶看着方自奇怪，當急運目瞧那谷內，只聽霹靂一聲吼嘯，跳出一隻高大人熊頭如笆斗，眼似銅鈴，巨口獠牙，長足扇耳，白茸茸一身細毛，寬厚厚兩隻鐵掌，一擡丈餘遠近，直望猛虎狠狠追來，韓慶看那大虫趕至

平原地方越後失掉躡躍能力，牠當扯回長大軀幹，和白熊拚命撲鬪，二獸爭鬪個把時辰，大虫雖是猛勇靈活却仍難敵人熊膂力強大，韓慶見熊掄開左手鐵掌，一把揪住猛虎脊毛，右手掉起盪大拳頭，望虎腰項一陣搥擊，打得大虫無力掙扎，以嘴觸地狂嗷狂叫，韓慶瞧着老大不忍，急忙探囊取出袖箭，正擬望熊射去，猛聽谷中人聲長嘯，響激霄漢，繼見一道白光飛出，勢若遊龍行空。長虹渡野，直望熊虎爭鬪之處落來，韓慶瞧見白光斂起，現出一位瘦小漢子，面貌清奇，手脚伍短，兩目閃閃放光，恰如發烜火石，他騰身躍至白熊身前，向二獸一聲斷喝道：「你這兩個孽障，竟敢如此掀動風雲，狂爭鬪，將咱老子一場好夢驚醒，俺本待拾起鐵掌，擊碎爾等頭顱，却又傷了上天好生之德，假如推聲裝啞，毫不加以懲罰，爾等長此無忌無憚，嚇畜驚人，更又養成弱肉強食刁風，現在咱老子處罰八兩，饒恕半斤，教爾等嚐試一點厲害得了，韓慶見他說到這裏，聽的躍上虎背，一手揪住白熊耳朵，一手抓緊大虫頂毛，然

後躡下用力一坐，兩脚用力一夾，痛得猛虎咆哮躍起，直望山谷深處奔去，白熊被他將耳揪住，掙扎不脫，牠忙掄起兩隻鐵掌，望那漢子嚙喉抓去，韓慶隲見這種險狀，暗道一聲不好，豈知那漢不忙不迫，回轉抓住大虫那隻手兒，一腿撈着白熊尾巴，再行用力望上一提，那熊便即頭頂衝下，屁股朝上，被虎拖着滿山滿谷亂跑，韓慶看見此人恁般神勇，當只驚得目瞪口呆，魂飛魄散，吐舌搖頭言道：「看來此人膂力，必在千斤以上，要沒怎般大的氣力，偌大白熊豈能屈服哩」。韓慶正言至此，猛虎却又奔回原處。那漢一手鬆了白熊，將牠咚的擗在地下，方自虎背徐徐下來，指着二獸復又罵道：「俺今夜慈悲爲懷，饒了你倆性命，倘若以後惡性不改再行爭鬪，仔細咱老子飛劍斬首啊。」韓慶聽了此話，始知此人乃係劍仙，當下便點頭暗想道：「我說常人那有此等神力，此等本領，却是鐵面禪師等一流哩」。韓慶暗忖至此，見他當先斥退猛虎，後又赶走白熊，自己正擬駕起劍光馳去，忽聽林中一陣哈哈大笑，躡出一條虎形

黑面頭陀，遙向那漢打個問訊道：「梅花俠兄朝遊海北，暮宿天南，今夜更能如此閒在，和二仙獸一同耍子作樂，真令貧僧羨慕到極點了。」韓慶聽見這個綽號，非常熟習，好像往常誰說起過，他正在如此沉思，便聞梅花俠哈哈狂笑道，「俺說誰人來此，却係靜明法師賢弟，真是幸會到極點了。」韓慶見他說畢此句，卽和頭陀席地而坐，並笑笑向他問道：「吾弟來自軟紅塵世，可有什麼新聞見告。」淨明頭陀雙手合十，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然後笑嘻嘻言道：「自從聖帝定都燕京，天下漸次平靖，盜氛日趨消滅，可笑崆峒門中幾個弟子，無故編造流言，假製蜚語，煽惑三晉前明守將，又要大動干戈，妄興兵革，幸得崑崙教下一般門人，本着慈悲心腸，菩提善念，要挽救人民水深火熱，所以處處撲滅妖氛，翦除禍患，和崆峒教人爲仇作對，近來寧武之明爭暗鬪，臨汾之殺伐攻奪，表面雖係陳郝二家，阮潘兩族，實際則爲兩教火拚，小弟日前路過臨汾郊外，瞧見清風堡至紅柳莊一帶，燁光閃爍，霞彩繽紛，四支內

功飛劍，正在空中搏擊狼鬥哩。⌋淨明頭陀方言至此，即見梅花俠撫掌大笑道：「怪！半月之前，五雲老祖忽然降臨太行，造訪寒舍。彼此接談之下，他盛贊太原陳永福侯爵，像貌生得如何隆華隆顏，待人又是怎樣折節有禮，最後復行慇懃懇見，尅日拋棄山野生活，速往太原輔佐陳侯，愚兄平日甚惡其人，兼鄙他教中一切行爲，所以當時即加拒絕，今聽賢弟如此的說，正是他們煽動陳爵，擾害地方，更擬將兄拉入渾水啊。」韓慶聽他這麼的說，心中十分欽佩，又見頭陀哈哈笑道：「小弟奔波十數餘日，涓滴酒兒沒嚐，久聞吾兄佳釀甚多，如今更其近在咫尺，不知東方大嫂肯以瓦甕相贖耶。」頭陀此語方纔說畢，梅花大俠即行笑諾，韓慶見他二人挽背疾行，足下如同托有雲霧，霎時便即踪影毫無。如今聞聽鐵面禪師詢問，他當將自己所見之事，一五一十敘述出來，禪師聽了將頭點點，即向飛龍真人含笑言道：「愚兄忖度韓慶之言，絲毫沒有虛假，那梅花大俠必是隱居太行山上哩。」飛龍真人聞說，亦即笑笑言道：「

大俠居處既已明瞭，兄長可速派人前去啓請，只恐此人性情孤傲，不肯輕履塵世，像拒絕五雲老祖一樣拒絕咱們，那纔是往返徒勞哩。」靈丘聖母聞及此言，隔席笑笑說道：「若依貧道之見，飛龍道友此時速歸寶山，趕快鍛鍊九龍仙衣，假如梅花大俠拒絕下山，不肯幫助咱們攻破黑砂，那時飛龍道友仙衣煉成，自己即可獨奏厥功，好在爲期只有四十九日哩。」鐵面禪師見她說得有理，即行頷首言道：「貧僧想這梅花大俠，既然深知順逆，洞明禮義，謝絕崆峒教主，不爲妖言妄語所惑，此人必是獨具卓見，深識天道循環之理，咱們如派人去誠摯懇請，量不爲其堅執拒絕哩。」衆人聽了這一段言，齊道有理，當下飲宴完畢，禪師升座理事，特派阮平世傑郎舅二人，前往太行啓請梅花大俠，韓慶因爲自己認識俠爺，堅請一同前往，他三人遂即攜帶行囊，收拾啓程，好在臨汾距離太行不遠，他們又都擅長飛行之術，一路星夜奔馳，飛騰躡躍，何消四五日的工夫，即早來到太行山下，阮平因爲年歲較長，外面經歷更是豐富，

他在途中逢着一個樵夫遂即向其笑笑打聽道：「借問樵哥一聲，此山有個東方先生，綽號稱做梅花大俠，不知住在什麼地方哩」。那樵夫聽了他三人幾眼，歇下肩頭擔子，一手插住腰際，一手指那雲屯霧聚的山峯道：「三位官人問俺東方先生，那是極其容易之事，您們只順着俺的手兒，向正北方定睛一看，那裏雲山屏列，峯巒疊嶂，樹大蔥蘢的所在，便是俺東方先生養靜之處哩。」

阮平聽了樵哥之言，便即順着他的手勢一瞧，果見前面崗嶺層疊之中，樹木窈映之下，露出幾間茅草房屋，景象十分清幽靜雅哩。他當謝了砍柴樵夫，和世傑韓慶一齊奔走少刻來到茅舍切近，看見路旁遍種奇花異草，仙卉瑤葩，那竹籬圍繞的園圃裏面，更點綴得山石錯落，亭榭脩然，一股泉水自內流出，聲韻淙淙，儼似天造地設音樂，阮平聽了這等蕭瑟風景，即對世傑微歎息道：「老妹丈呀，你看這位梅花大俠，果然不同一般左道旁門，只顧自己貪圖祿利，妄想榮華，不惜拋却清幽境界，世外桃源，竟向紅塵之中鑽營，他們那種卑污惡

劣心性，怎能及得此位俠爺高尙哩」。世傑看見這些山林景物，泉石靜幽，早已動了離塵出世之感；今聞阮平如此的說，便亦長歎言道：「小弟自從解事以來，卽對宦途十分冷漠，尤其無心和人競爭迨至爹爹陷身賊窟，自己入山習藝，以迄今日來請梅花大俠，頻年不知受過多少驚恐，歷過幾許危難，更鬧盡了若干滄桑，現在小弟唯一希望只求上天神佛憐見，將俺爹爹平安救出，至於日後破了賊人，直搗匪窟，甚或幫助朝廷蕩平烟氛三晉從此安如磐石，將來大軍凱旋帝都，皇室論功行賞縱有高官顯爵頒下，小弟亦決不妄邀天功，享受利祿，寧願歸隱深山，侍奉父母，以贖這數年失養之罪哩」。韓慶見他二人一面走着，一面說出這些言語，便仰首哈哈大笑道：「你兩郎舅一沒年老歲高，二沒精衰力微，三更沒有作過芝麻大的官兒，如今好端端說出這種話來，也不嫌個顏喪……」

韓慶之言還沒說畢，突聞林中響聲大起，唵喇跳出一隻白額弔睛猛虎，他因認得此虎形狀，正是那天夜裏所見，忙叫阮平世傑不用

慌張，待俺和這看家大貓答話，阮平見他也不掣出腰中佩劍，也不掄起兩隻拳頭，只笑嘻嘻望虎迎去，他和世傑一旁看得，急忙抽出背上寶劍，並齊聲阻止。他道：「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你快些拿出兵器來罷」。阮平二人說過此言，韓慶那裏肯聽，當見他躍身近前，朝着奔來猛虎雙手一拱，唱了一個肥喏道：「俺們三人既非強徒，又非暴客，特地來訪你家東方先生，你不好好出來迎接佳賓搖頭擺尾表示歡送，故意做出這等兇惡形態，少時告訴你家主，拿大鞭子抽你，教白熊攔你嘴巴，看你還這樣唬人不唬人哩」。韓慶這幾句言語，等於一道伏虎符籙，異常神效得很，當見大蟲頓煞威勢，立止雄風，乖乖的伏下身去，搖頭擺尾，表示歡迎，阮平世傑見了，心中俱道奇怪，暗地佩服韓二怔子真有神通。真能制得猛虎匍匐在地，常見韓慶移步近前，用手摸撫虎頂白毛，口中並囁咕言道：「你這幾根花白毛兒，那夜若非俺在樹上瞧着，早被白熊拔得個精光，只因俺這一副眼神射出如同利箭，那夜射在白熊掌上，使她痛得不能

用力，所以沒將此毛拔去，你還不應感激我嗎，如今，俺教給你一個乖兒，以後白熊若再欺負，仍然來拔這一撮毛，牠必是躡起身子，立在你的身前，你便大大張開嘴兒咬牠，裏那條搖擺的烏，一咬住了千萬別要撒口，任牠怎樣嗥叫也只別鬆，你若依着俺這法兒，包將白熊制得躺下，一躺準是千百餘年，你便不受牠欺負了」。阮平世傑聽他這般教導，俱都笑得前仰後合，因見那虎連連點頭磕腦，好像領會這等指示，便又笑責韓慶不當如此，鐵面金剛將話說畢，復又笑笑拍着虎頂道：「俺教了這個好主意兒，你還不快去報告主人，說有貴客來拜訪嗎」。猛虎聞了此話，果真躍起身來，向家中歡忙奔去，阮平世傑連稱奇怪，亦同韓慶緩緩踱着，只待茅屋裏面出來人兒，後見那虎去了甚久，依然沒有人出迎接，他們當即放開大步，向前逕奔，在距茅舍半箭之地，便聞得一縷瑤琴音韻，自內飄出，阮平世傑俱乃書香後裔幼時亦均習過絃索，現在開得清澈琴聲，赶忙一齊停止脚步，韓慶雖然不懂音律，聽見他們不往前進，自

己亦忙把脚縮住，世傑見他如此識趣，心內尤其歡喜，便即側耳聽去，嗣聞有人在內高歌道：

我所居住兮，太行之陽，我所遨遊兮，宇宙洪荒。

撥雲爲衣兮，擘霞爲裳，樂兮復樂兮，終老是鄉。

薛篔盈壻兮，芝蘭滿庭，麋鹿爲友兮，猿鶴相親。

餐霞爲飯兮，吸露爲羹，月兮復月兮，照我古今。

鼓我玉瑟兮，撫我瑤箏，寄我幽思兮，雲水冥冥。

松風掃戶兮，皓月當庭，歌兮復歌兮，聲入長清。

我有旨酒兮，龍吸鯨吞，我有寶刀兮，虎服熊寶。

朝發嶺南兮，暮宿丹宸，遊兮復遊兮，一任縱橫。

世傑聽見這等歌聲，音節鏗鏘，詞韻高古，心中十分欽慕，並暗暗的想道

：「這個歌唱之人，必是梅花大俠，若非此等超凡入聖英雄，誰羣出衆豪傑，

誰能譜製恁般詞句」。世傑方纔想到這裏，室內歌聲突然停止，琴音亦如裂帛似的截住，當聞一個男子在內言道：「琴音驟變微激，戶外必定有人竊聽，待俺吩咐童子看來」。阮平等人在外開得，心內俱各吓了一跳，齊稱梅花大俠果是神奇，能由琴音中知有人來，又比等閑劍俠高一籌了。他三人正在如此贊歎，即聞扉呀的開啓，走出一個頭總雙髻童子，阮平趕忙跨步上前，向他拱手笑笑言道：「煩勞仙童通稟一聲，說有臨汾城外，紅柳莊中，已故虎威將軍阮國藩嫡孫阮平，偕同寧武丹鳳村，前吏部侍郎陳顯祖曾孫陳世傑，以及靈邱韓家莊前龍騎校尉公子韓慶三人……」。阮平方言至此那童子便即皺起眉毛，連連搖着頭道：「你滿嘴裏說的什麼，我連一句也聽不懂，你們三位姓甚名誰，到此何事，不妨直截了當的說，什麼醋毒叢生，李杜詩唐，雄雞交尾這幾句話，俺也常聽廚房大奶奶嘮叨，書房二先生誦諗，只有雄雞交尾還沒有親眼看見哩」。小童這樣一說左了，只把阮平三人笑得打跌，韓慶更是前仰後合不止，阮

平見小童瞠目咋舌，不知因爲甚麼，當急拭去笑淚，向他直率言道：「煩你稟報梅花大俠，說有阮平陳世傑韓慶三人來拜」。童兒聽了此語，便將手一擺道：「俺大先生出外雲游數日未歸，你們待他回家再來拜罷」。世傑聽了不肯見，便即笑着說道：「適纔尙在引琴高歌，如今怎說雲游未歸哩」。童子見他回駁自己，便將兩眼一翻道：「漢子說話好不通達，你知撫琴是俺大先生呢」。阮平見他不耐煩了，趕忙陪笑言道：「我等聞聽琴韻高古歌聲清雅，實在不知鼓者爲誰啊」。小童見他談吐斯文方纔據實言道：「俺大先生名叫東方楚，外號人稱梅花大俠，這撫琴的乃俺二先生，裊號雲中玉鶴東方夏哩」。阮平聽了復又笑言道：「煩你啓稟東方二先生，說我等專誠拜訪」。那童子啣了一聲，即對阮平瞪兩眼道：「你這人倒也乖滑，聽說我家有二先生，便又拐着灣兒來胡纏了」。韓慶見童子異常刁難，心中早已不耐，當即大聲喝斥道：「什麼大先生，二先生，老爺今天要拜定了，你再一味歪纏不報，左手扭過小丫角兒，右手提起

小狗腿兒，了你娘的帳兒往裏一扔，怕那烏二先生不滾出來」。韓慶罵罵咧咧未畢，門內即行轉出一位青年，阮平見他儀表不俗，知是雲中玉鶴東方夏，自己趕忙喝住韓慶，上前拜見，並通過三人姓名，東方夏聞係來訪兄長，當即讓進草堂，少時獻茶完畢，阮平即將來意說明，雲中玉鶴便微笑道：「家兄因為伏虎法師邀約，出外遊翫未歸，實在有負令師推薦，崑崙門中能人甚多，足可攻破黑砂妖術，三位壯士何必遠遠跋涉哩」。阮平復懇東方夏前往臨汾，協助一臂之力，他便將頭搖了一搖，也不回答，最後即行抱拳言道：「家兄外出未歸，不敢久留車騎，待其回來轉告得了」。阮平見他如此堅拒，當亦不便勾留，即同世僕韓慶立起告辭，雲中玉鶴送至門前，道聲「得罪」。便將些扉緊緊閉上，韓慶心內氣更大道：「好個東方烏二先生，怎這般沒有禮數，俺們弟兄不辭勞苦，星夜跋涉，前來這烏太行山，他哥子縱不在家，亦當留住咱們，設宴款待，方纔合乎敬賓之禮，似他此等驕矜傲慢，得罪俺韓二太爺，一時怒氣上冲

，點起他娘的一把野火，燒燬幾間茅屋，看他還彈一個烏琴哩。阮平恐怕韓慶肇事，連忙勸阻言道：「他們修仙煉氣之人，性情多事冷淡，如同閉雲野鶴一般自由自在，若將你我留住家中，勢必追隨奉陪飲酒攀談，豈不耽誤他的功課，再說梅花大俠既然不在，咱們亦應趕快回去，稟告師尊，另想方法搭救青姑哩。」。世傑聽他說得有理，亦遂點頭稱是，當下匆匆趕回臨汾，向鐵面禪師敘述經過，靈丘聖母聞說大俠不在，心內十分焦灼，便與烏衣白雲等真人商議道：「黑砂聖母所倚恃者，僅爲天癸珍珠寶砂，你我明日分作兩路，前去攻打使他手尾不能兼顧，只要一路攻入觀中，即可救出小徒青兒了」。衆人聽她說得不差，俱皆點頭稱善，當於次日巳時前後便一齊起身前往，靈丘聖母偕同白雲仙子，作爲一路，攻打崑崙山棲霞觀的前面，鐵面禪師烏衣仙客兩師兄弟，作爲一路，去襲棲霞觀後，他四人出了紅柳莊個個施展劍術騰空躍起，何消半個時辰，即早到達崑崙山上，黑砂聖母聞報之後，微微笑了一笑，當請玉清道人桃花娘

子敵擋觀前，自己便往觀後拚鬥，斃禪師仙客見她來到，當時也不答話，即行吐出飛劍殺出，黑砂聖母賺得雙劍猛勇，一面放起牡丹仙劍抵敵，一面悄悄掬出寶砂，望二仙長當頭洒去，鐵面禪師嗅得黑砂飛起腥穢難聞，且知自己無法可破，當和烏衣仙客駕御劍光，望南逃遁，黑砂聖母微微一笑，也不追趕，急將寶砂收了回來，覓往前山，瞧見玉清桃花二人，抵敵不住靈丘白雲堪堪要敗陣兒，黑砂聖母趕到跟前，照樣洒出一把寶砂，將她二人擊得抱頭奔走，四位道長敗回阮府，齊道黑砂厲害，實在無術可以抵敵，世傑聽了尤其煩惱，想到師父叮囑之言，除非請得梅花大俠下山，方可即時救出青兒要不乞求大俠協助，須待九龍仙衣鍛鍊成功，始能攻破她的黑砂，救得青兒出離龍潭虎穴，世傑正在如此憂慮，忽聞鐵面師伯尋找，他當急忙走入淨室，瞧見禪師手內拿着一通東帖，遞給過來，世傑趕緊接過瞧看，心中好不歡喜忙找韓慶如此如彼一說，他也樂得哈哈大笑，於是二人收拾兵器，穿好衣服，扮成兩個武生模樣，匆

匆前往臨汾河下，尋訪梅花大俠，這日適值五月初五，節慶端陽，河內正自竟賽龍舟，忠義俠看了一會熱鬧，仍然沒見大俠踪跡，後因天色入暮，正擬回轉客店，韓二怔子目力甚尖，瞧見河畔走着一人，正是梅花大俠，當向世傑說知，他二人便急忙趕到跟前，雙膝跪倒，口中並懇切切的言道：「東方俠爺鶴漫源遊，渺無定所，小子二人天涯地角，到處尋訪，俱沒絲毫消息，今日在此臨汾河下，不期相遇，誠乃三生之大幸啊」。梅花大俠聞此言語。急對兩位好漢瞧看，覺得均無半面之緣，當急怔怔問道：「某家雖有些小英名，但與二位從未謀面，何勞各地尋訪哩」。他口內這樣說着，隨即請教他倆姓名，世傑韓慶聞聽詢問，即把姓名籍貫說出，並急呈上法明禪師書信，梅花大俠雖未出家修道，原與兄弟雪中玉鶴東方夏，伏虎頭陀淨明法師，同爲天河鈎叟慕容杰三大弟子，這位慕容老俠爺，乃是少林正宗傳人，他合崑崙祖師太華上人歐陽懋，武當領袖臨卽散客鍾離信，各掌一教，鼎足而立，情感極其融洽，並皆發下洪誓大愿

，要將妖言惑衆穹窿教人，荼炭生民崆峒弟子，一齊掃得孑遺無存，永遠不能危害黎庶，方纔顯得真假虛實，邪不勝正，所以三大派中門人，也俱同心協力，互相幫助，從沒鬧過一次意見，惟有雲中玉鶴東方夏性情特別高傲，他上次拒絕阮平等人的央請，第一囑怪飛龍鐵面兩師兄弟，自己不去太行山上拜訪，僅派幾個晚輩前往，韓二怔子更於山莊附近，唆使黑虎報復白熊，爭差傷了仙獸性命，再言他們三人到了山莊，指名拜請梅花大俠，更沒一人提到自己，索興落得不聞不問，其實心中何嘗那樣堅決。如今只言梅花大俠東方楚，拆開鐵面禪師書信看了。將頭微微點了一點，便對世傑笑笑言道：「你同阮平韓慶前往太行，見舍弟雲中玉鶴東方夏，怎不央他下山幫助哩」。忠義俠聞聽此言，即把那日情形說出，韓二怔子更忿忿的找補幾句，大俠復輕微一笑道：「你們離去我家之後，舍弟已有書來報告，說有一位姓韓的假充熟人，異常粗野，並刁唆熊虎二獸狂鬥，書中囑我見着那個韓姓蠻子，千萬不要放走，將他拿到手中之後，

送往太行極高雪峯，教他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必待六月三伏亢熱，太陽晒得雪峯融化，那時一同冰解下來……」。大俠之言還沒說畢，唬得韓慶目瞪口呆，顏色更變，啊呀大叫一聲，急忙抹回頭去奔走，俠爺便哈哈大笑道：「韓慶小子……你今夜要想逃走，勢比登天還難，不要走，看你俠爺寶貝來了」。梅花大俠口中言畢，隨即噴出劍光，儼如一條青色素鍊直望韓二怔子捲去，世傑恐傷他的性命，急忙跪下央告，懇求大俠救他愚齒，東方俠將手一搖，吩咐世傑站起然後口中微微一吸那道青光便即往回收斂，韓慶正自死命奔逃，突覺身後青光大起，且含有冰森鐵氣，他恐俠爺放來飛劍，要傷自己性命，當忙掉頭來看視，果見一道澄碧劍光，逕撲後頸，如同風馳電掣一般迅疾，他心中暗叫一聲：「不好，我的性命要嗚呼哀哉了」。韓慶暗地驚詫未已，見那光中沒有飛劍，僅是幾條霞彩繞在身上，他以俠爺不會飛劍，將那燐光火筒來唬自己，當時胆氣不覺一壯，並擬大大嘲笑幾句，忽聽俠爺吱的一吸，自己

便像一只風箏，那光恰似放的蕪線，如今人家往內一收，焉能支撐得住，便即連障帶跌撞了回來，大俠又往外面一嘆，自己復又蹦蹦跳跳倒栽出去，這樣一呼一吸兩三次兒，早把韓二怔子碰得嘴青臉腫，滿身滾成泥母猪了，世傑又跪下地央求，俠爺方纔將其放起，小爺更言崑崙，武當，少林三派能人，現正聚集三晉之地，一面消滅崆峒，穹窿兩教妖孽；一面消除陳李二將黨羽，最後言至阮潘二家爲仇，崆峒派下助紂爲虐，慧空妖婦鍛煉陰陽寶扇，想攝俺兩弟兄真元，不想反被擒拿，玉清惡道敗陣逃走，遁入深林，恰遇青姑妹子棄奉師命，下山助戰，她見惡道兇狠不堪，便想將其生擒活捉，於是幻化良家婦婦投環圖盡，玉清乃是採花浪賊，看見他的姿容秀麗，復起野心調戲，青妹不合妄貪大功，隨他前往崑崙山上，致被妖人覷出破綻，銅禁幽室，並用符籙鎮住髮頂，使其不能變化逃脫，俺師飛龍真人，協同靈丘聖母諸位師長，一再前往營救，怎奈黑砂聖母珍珠寶砂厲害，數次俱皆敗績，太華祖師傳下法柬，謂要搭救青

妹出險，非請梅花大俠不能成功，鐵面師伯奉到此諭。即令我等四出尋訪，沒想今夜方纔遇着，伏祈師伯鑒察愚忱，光臨紅柳莊阮平家中，商議援救青妹之策，梅花大俠聞聽完畢，將頭略點一點。隨即偕同世傑韓慶，前往紅柳莊中，少時到達阮家門外，鐵面禪師等人聞報，急忙迎接入內，並向大俠致謝言道：

「只因黑砂聖母妖術厲害，無法可破，故差世傑韓慶二人，恭往汾陽河下，請大駕，今得師兄來到，穹窿崆峒二派妖孽，自當束手就縛，一掃而清」。梅花大俠聞說，遜謝不迭道：「崑崙武當少林三派，名目雖異，意旨則一，諸位道兄掃蕩妖氛，已盡許多氣力，小弟自應略竭棉薄，往擒玉清黑砂等衆，救出靈丘師姊高足得了」。大俠言至此處，便又詢問廝殺情形，及經飛龍真人說出，他便笑笑言道：「師兄九龍仙衣如若煉成，黑砂聖母便無足懼，現在惟有將其法寶盜出，然後再破妖觀得呢」。衆人聽如此說，一齊舞掌稱善，當由鐵面禪師升坐首席，發動命令，即請梅花大俠先行啓程，前往崑崙山中，棲隱觀內

，盜取黑砂聖母天癸珍珠寶砂，隨命飛龍真人，靈丘聖母，仍由前面攻打，烏衣道長，白雲仙子，直搗她的觀後，一面捉拿廟內餘黨，一面搭救青姑出險，鐵面禪師調遣完畢，即與阮老員外端坐莊中，靜候各方捷報，如今且說梅花大俠，辭了衆人，當先出發，離了阮家之後，駕起劍光，一路來到崑崙山上，瞬息抵達棲霞觀外，他當收斂劍氣，隱住身形，運用早年偷桃手段，悄悄進入觀內，瞧見黑砂聖母等人，正在大排筵宴歡呼暢飲，且笑崑崙門中弟子，好無能耐，只要天癸寶砂洒了出去，便一個個抱頭鼠竄，奔走不迭，那裏敢再前來廝鬥，大俠瞥見座中有個羽士，知是玉清道人，愁眉不展，咳聲歎氣，對着黑砂聖母桃花娘子言道：「我這兩日心驚肉顫，坐立不安，莫非慧空師妹發生不測。」桃花娘子嘆味笑道：「慧空妹子縱有不測，你也不至孤悽，再說西耳房內鎖着的人，尤其是你心愛，明日將她勸得醒悟，成就好事，豈不比那慧空漂亮萬倍。」大俠聽了此言，知道青姑不但未死，且沒喪失貞操，心中自然歡喜

，他當匿影藏形，蹣進雲房，吐口三昧純陰真火，運用丹田劍氣，暗暗催動，致將屋內無形燒熱，黑砂三人那裏知曉，只道飲過數盃之後，酒性蒸發，體內十分煩燥，因即摘下腰中囊袋，背上葫蘆，一齊脫卸外面長衣，猶自叫喊「好熱……」大俠見她那支葫蘆，知盛天癸珍珠寶砂，如今雖擇下來，還將手去時刻摸撫，不能盜入自己掌中，當復想個主意，急行蹣往廚房裏面，瞧見兩個火工道人，正在趕做三碗湯麪，給黑砂等送往壓酒，他便捉了三隻蠅，用術咒過，雖經熱湯不會燙死，乘着火工道人沒有措意，分別摺入碗中，少時送到席上，三人正自飢餓，便一咕嚕吃喝下去，蠅經過術咒，湯燙不死，到了腹內更是活着，且因驟獲溫暖，十分歡騰，一陣鑽觸蹦跳之後，俱皆振羽抖翻，咯咯……嗚叫起來，黑砂等人初經鑽觸，尙沒介意，後被躍跳厲害，方始驚心，如今更聽蠅嗚聲，在他三人肚裏，便都叫喊一聲苦啊，不知高低，後來還是玉清道人高明，想出吐的方法，叫人舀來一勺養汁，各人喝了兩口，一

陣臭氣沖心，便俱出至房外，大吐大嘔不止，大俠乘此時機，急將天癸寶砂全都傾出，用布包好，掖在腰上，更把帶來黃黑泥土，灌入葫蘆，悄悄退出棲霞觀外，瞧見飛龍等人俱皆到達，他們便喊啣一聲，各吐口中飛劍，重向棲霞觀殺來，黑砂聞報敵人大至，慌忙穿上外衣，揩起葫蘆，偕同桃花玉濤二人，出觀應戰，她見四面劍光閃灼，勢甚威猛，便叫他倆毋須鬥劍，待我用法寶一齊收拾，及至洒出天癸寶砂，不但毫無光華，且俱紛紛墜地，她心中一陣大驚，赶忙掃數傾出一看，見是許多紅黑土子，寶砂業已不見半粒，黑砂聖母驚詫之下，正擬吐劍迎敵，却被梅花大俠躡到跟前，一指點倒，桃花玉濤見勢不佳，返身逃走，亦被大俠輕舒鐵腕，完全點倒地上，靈丘聖母瞧見妖人俱擒，觀內業無餘黨，便將青兒救出，令她叩謝東方俠爺，飛龍真人尋出三條繩索，綁了嵯峨妖孽，便與衆人駕着劍光，返回紅柳莊內，鐵面禪師復命小爺世傑，叩求大俠，將他父親救出萬花危樓，骨肉始慶團聚，後來陳永福遣兵太原，李過作

亂大同，郝霸潘定邦兩個惡賊，果然互相響應，清帝委派將軍葉臣，巡撫馬國柱領兵進剿，幸得陳世傑等從旁協助，大破郝霸萬花樓，生擒九頭獅子潘定邦，許多情節，異常驚險熱鬧，因不屬於殲滅蟒蚺妖孽，崑崙武當，少林三派劍仙合作傳內，只好留待續集裏面敘述得了。

(完)

